罗常培

苍洱之间



书趣文丛……③



辽宁教育出版社

苍洱之间

罗常培

书趣文丛……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洱之间/罗常培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9
（书趣文丛；第三辑）
ISBN 7—5382—4534—0

Ⅰ．苍…　Ⅱ．罗…　Ⅲ．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824 号

苍洱之间

罗常培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5.875　143千字　插页：2
印数：10 001—16 000
1996年9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马　芳　王之江　　技术编辑：华　德
装帧设计：陶雪华　　美术编辑：谭成荫
特约校对：张家玮　王郁文　　责任校对：马　慧

ISBN 7-5382-4534-0/C·160
定价：8.00元

《书趣文丛》第三辑序

过去说过，因为能不能以读书为趣，惹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于是产生了这套《书趣文丛》。现在，这套书编到了第三辑，作为编者，是不能不诚惶诚恐地感谢各位读者和出版家的厚爱了。

单说“书趣”，不免会有种种“别解”。“趣”之一词，现在时髦得紧；当然，越是时髦，越是会生歧义。究竟来说，“趣”毕竟是属于形式一类的东西，因何生“趣”，原因各异。可以说因书生趣，但书又何其多也。报刊上有句流行话：过去无书可读，现在有书不可读。那么，过去不能谈书趣，现在又何尝可谈书趣！当然，此话太绝对。现在之不可谈书趣，只是说不可笼统谈，而必须辨其趣之所由，如此而已！

由是，我们觉得何妨再编几套“书趣文丛”，让大家看看那些读书大家，由何得趣。这一来，似乎就得板起面孔写高头讲章，其实不然。在读书大家手中，思想和趣味是自然统一起来的。因为，凡认真读书的人，大多会同意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名言：

>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
> 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不盲从，不趋时，不随俗，不成为一个机器人，一个情欲奴隶，而是认认真真地从书中汲取思想，并且以之为“趣”，以“趣”谈书——这是我们的标的。自然，时代各异，情况多歧，所谓“思想”，不可一概而论，不能以今日之模式，规范昔日之种种，此理易明，读者诸君，幸鉴谅焉！

脉望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书趣文丛
第三辑

音尘集　黄裳
书与回忆　周越然
清明集　周劭
苍洱之间　罗常培
欧游三记　宋春舫等

瓜蒂庵文集　谢国桢
愉快的思　叶秀山
寻常的精致　杨泓　孙机
书城黄昏即事　董桥
天鹅之歌　郑异凡

苍洱之间

目　录

蜀道难

苍洱之间

书趣文丛……③

苍洱之间

蜀道难

谢 序

《蜀道难》是西南联大教授罗莘田先生，在民国三十年五月至八月，自云南昆明至四川东川西川和川南旅行的游记。他的游伴有梅月涵校长和郑毅生教授。行期三个月，所用的交通工具有九种，参观的学术机关十余处，会到的老友新交更是不计其数。无怪他写来洒洒七八万言，有声有色了。

我和罗莘田先生熟识，是在民国二十七年秋日。那年我们自北平南下，罗太太托我们带几套寒衣，到了昆明，把寒衣送出，罗先生就同陈雪屏先生来访。文藻和罗先生是旧友重逢，当然高兴，那天谈话相当的多，我才得机会充分的领教了罗先生的言论丰采。自那时起我们过往很密，能够把罗先生加在我们知友的名单上，我觉得是非常荣幸。

罗先生是北平人，充满着燕赵的气息：诚恳、忠直、富于正义感，同时三十多年的读书，又把他造成一个纯粹的学者。恬淡洒落，霁月光风。同文藻谈起文字语言来，若非有人制止，他可以达旦不寐；和我提到诗词歌曲，也是眉飞色舞，有时还引吭高歌，大有"唾壶击缺"之概。但他也能同小孩到山下积水池边"打

水漂儿”，也能同厨娘灶婢谈北方小吃。罗先生一到我们家里，真是上下腾欢，这种秋月春风般的人格，现在是不多见的。

这篇游记里，便充分的表现了罗先生的人格：三个多月困难的旅途，拖泥带水，戴月披风，逢山开路，过水搭桥，还仓皇的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抗战期中旅行的苦楚，可是他的豪兴一点不减，他研究了学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友。路见不平，他愤激而不颓丧；遇见了好山水人物，他又欣赏流连，乐而忘返。这篇游记，显然不是一个“回忆”，一个“心影”，而是从他精密详细的日记里扩充引申出来的，读之不厌其长，惟恐其尽！我以为将来若有人要知道抗战中期蜀道上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学术状况，人物动态的，这是一本必读的书籍。

承罗先生嘱为蜀道难写序，我真是受宠若惊。我以为人生有三大乐事：一、朋友，二、读书，三、旅行，罗先生与我有同感，假如最近的将来，罗先生在读书之余，能再出来旅行一次，使忝居友末者，又得亲其言论丰采，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希望了。

冰　心

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歌乐山，潜庐

自 序

刘彦和《文心雕龙·体性篇》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隽，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可见人的才性是不能强同的。生来不是文学天才，更加缺乏素养，写出文章来连自己看着都觉得不够味儿。况且人的智慧本来越用越灵，越搁越钝，十几年来把仅有的一点儿聪明才智整个的都用在搜集排比，归纳推研上面去，即或偶尔发生一点文艺的灵感也被堆积在胸里硬得消化不了的材料给压迫得一会儿就没影儿了。记得民国十五年住在厦门，有一回和鲁迅先生谈天，问他近来有没有创作。他说："因为要编文学史讲义不得不沉下心去搜集材料，处理材料，心思一集中在这上面，自然而然地不会胡思乱想也就写不出什么文艺作品来了。人的才智沉下去就浮不上来，浮上来也不容易沉下去。照我看创作和研究是不能同时兼顾的。"假若我要引这段话来解嘲，那么，这就是我不能成文学家

的原因。

明白我的立场，那就请读者们千万别把这本小册子当文学作品看。它只是个人生活的片段纪录，有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既没深湛的寄托更没顾虑到修辞的技巧。至于为什么要写它，却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去年从四川兜个大圈子回来，朋友们见面总要问："你们在峨眉玩得痛快罢？"好像那么长的三个月，我们都优哉游哉地消磨在峨眉山里似的。为使关心我们的人明了此行的真象，我情愿花一些功夫把我们的游踪记下来。第二、回到昆明我就大病几殆，病后经医生嘱咐不许多看书，不许作严重的工作。可是，我生平最怕空闲，尤其在这孤独的病后，假如没点儿事情消遣，说不定一病方愈，一病又起。惟一的排解方法只有住在乡下整理这一段的笔记，作为"雪泥鸿爪"的留念。由于这两个动机，我就每一礼拜写出五六千字来送给《当代评论》发表，连自己也没想到下笔不能自休地居然扯了这么长！

本来拿这样拖沓冗长的文章占了《当代评论》许多篇幅，我已经很不自安地应该向编者和读者道歉了，现在陈雪屏先生又让我把它结集起来印成单行本，格外使我有殃及手民的惭恧！有一位朋友尝说："俗语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太太是人家的好。'我希望上句对，它偏不对；我盼着下句不对，它倒对了！"我对于这位朋友所说的下半句，因为太太远在天涯，已经久别五年，姑且保留不谈；对于他的上半句我却有充分的同情，深刻的自觉。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自诩文章好过，尤其是对这本东西。可是，既承雪屏的好意要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好坏只好任读者们去估量罢。反正它也不够"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乐得随缘流布，听它自生自灭？是为序。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离平五周年纪念，在昆明

蜀道难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节录李白句。

一 缘起

我这次虽然没经过夔门剑阁那样艰难的“蜀道”，却在坦途中饱尝了现代蜀道的艰难！

这次的旅程经过了东川西川和川中川南的大部分，行期延长到三个多月。所用的交通工具一共有九种：最进步的是飞机，最原始的是鸡公车，介乎两者之间的还有小汽车、木炭汽车，酒精卡车，轮船、柏木船，黄包车，滑竿等等。行期的大部分都耗费在等车，候船，汽车抛锚，山洪冲断公路……许多想不到的事情上面，真正花费在想到的地方，想作的事，想看的朋友，乃至于想游览的山水等等上的时间，却并没有多少。

我这次的旅伴有梅月涵郑毅生两先生。旅行的目的是为到重庆向教育部接洽西南联大的几件校务，到叙永视察分校，到李庄参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并且审查北大文科研究所三个毕业生的论文，到乐山峨眉成都各处参观武汉、四川、华西、齐鲁、金陵各大学，并且访问几位现在假期中的联大老教授劝他们返校，顺便还看看北大清华两校的毕业同学在各地服务的状况。自然，在公事方面他们两位是主角，我不过负着一小部分任务罢了。

二　从昆明到重庆

从五月初起就开始为定飞机票忙，连自己带朋友不知跑了多少趟中国航空公司，好容易才买到五月十六日的三张票。哪知道到了那一天下午在飞机场等到四点半钟，可是“南京号”飞到后，因为载重过量，驾驶员只准上两个客人，结果只有梅先生和军事委员会一位姓施的空身走成，连一件行李都没准带，毅生和我，都被“刷”下来了！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五点，毅生和我又接到中航的通知，让我们当天夜里三点五十分以前到公司。我们匆匆忙忙的把行装收拾好，刚想睡一会儿觉，没想到晚上十点半毅生又接到公司的通知把他一个人推延到二十八日。挨到夜里三点钟，我独自叫工友挑着行李，步行到宝善街，等到公司的职员慢慢的起来，把邮件和行李过完磅，天已经快亮了。五点钟到了飞机场，又候了四十五分，“南京号”才从腊戌飞来。那天照公司所排的座位表，我列在第一，可是，这一班的邮件因为积压了两次已经有七百多基罗，飞机还没来，公司里的一个职员就在那儿说：“今天恐怕又只能走一两位，无论如何罗先生反正走成了”。我心里也在那么想。哪知道飞机到了以后，当真只许上两位客人，同行的里头有一位不

大不小的官儿就站起来说:“我们的票是拿卢比买的，难道不让我们走吗?”于是就同他的秘书带着从仰光买来的大大小小十几包舶来品，气宇轩昂的大踏步走上了飞机!公司的人既然不敢惹他，只好自己把自己所定的位次表根本推翻。当时我心里气愤非常，很想揪住他问一问:“你所花的卢比难道不是耗费的国帑?你既然从腊戍买的通票，到昆明就不该下来，既然要下来就得跟别的客人一律看待”。后来一想，他虽然是贵人多忘事，至少我在南京和北平也还跟他同过几次席，说起来总算是熟人。况且他采办了那么多来路货，万一奉有上命或阃令得克期赶回重庆去交差，若是错过一班，岂不耽误了他的要公?这样一想，只好忍气吞声的仍以礼让为本。横竖秀才遇见官，有理也含冤，他们既然不尊重社会秩序，你可有什么法子?这样一扫兴，我真想根本打消到四川的意思了。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我和毅生又到了中航公司，这一天有一架容二十七个座位的大型机“嘉定号”飞渝，昆明可以上十个客人，四点十五分我们居然走成了。同机的熟人只有高韵琇女士和林君文奎给我们介绍的一位彭碧生师长——据说他是在昆仑关立过战功的。六点四十分飞机在重庆南纪门外珊瑚坝降落，我们总算安安稳稳的到了陪都。

到重庆后住在黄家垭口中央饭店，当天晚上立刻给梅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们的住址。他住在通远门里市民医院，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第二天早晨他就来看我们。这两个礼拜里他要办的事已经办完，在这里等得很心焦，早就托付重庆清华中学傅任敢校长替我们定舱位，只要有船，立刻就到泸州转叙永。可是这一等又是一个礼拜。直到六月四日晚上十一点钟才算在朝天门外磨儿石民生公司第七囤船上了民文轮。

民文轮是民生公司前年新造的船，官舱很干净。不过这一次正赶上有一支从前方调下来的队伍，要到乐山去休息，甲板上横

躺竖卧的都是武装同志，简直挤得连走道都没有了。舱里非常闷热，外面又没有回旋的余地，再加上“飞机”和“坦克”上下夹攻，这一宵压根儿没睡着。

三 从重庆到泸州

六月五日上午九点十五分船开。太阳被乌云遮着，江上不时的吹来阵阵凉风，比在重庆那几天舒服多了。

下午四点半船到江津，稍停即开，八点半刚到白沙还没靠岸，在朦胧的月色下，忽然传来紧急警报的消息。事后推算，这正是重庆大隧道窒息案发生的时候。昨晚上船以前，舒舍予孙伏园约我们看川戏，假如船期晚一天，同时还有这个约会，说不定我们已经作了窒息鬼了。

在抗战以前凡是坐过民生轮船的，都知道它设备完全，招待周到，注意卫生，伙食适口；并且处处为旅客的方便设想，连寄信，打电报，到码头的接送全都照顾到。可是我们这两天在船上所感受的却和从前大不相同。头等舱也还设备着洗澡间和冲水马桶，不过洗澡盆变成统舱客人洗衣裳的工具，冲水马桶壅塞的涓滴不通、臭气薰天。假如你有点感冒，只要到厕所方便一下，管保不吃阿司匹灵就可以蒸的发汗，至于在这米珠薪桂的时候，伙食当然推板，那更用不着说。民文算是民生公司现在顶好的一只船，它尚且这样，其余的更可想而知了。自然，在这抗战的时候，船只缺乏，旅客拥挤，不能照太平年月那样，也是势所必至的，可是假使员司得人，管理得法，在可能的范围里也未尝不可整顿一下，好维持民生公司已往的令誉。现在听说卢作孚先生要摆脱一切，仍旧整顿公司的业务，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佩服。个人对于他手创的事业，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得像爱惜自己子女那样的亲切。自然卢君现在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超出这个初创的事业以

外，不过对于这个头生爱子总得要始终爱护的。

六日晨四点半船从白沙开，下午三点半到合江。这个地方出产荔枝，每斤索价三元。听本省人说，现在还不大熟，味酸不好吃，所以没敢尝试，回想起增城的挂绿和广州的糯米糍来，真不禁馋涎欲滴。五点半到泸州，靠馆驿嘴码头，叙永分校同事黄中孚来接。上岸后他押着行李找旅馆，我们先到中平远路峨岷体育社去等他。这个地方是杨子惠作永宁道尹的时候建筑的，里面有茶社、酒家、宿舍、理发店、沐浴室、照相馆、体育场等，颇有小公园的规模。待一会儿中孚来了，一同到体育社对面的中央酒家吃晚饭。这家馆子的老板是绍兴人，堂倌是常州人，听着吴语的腔调，尝着下江的口味，真不禁有“忆江南”的感想。刚吃完饭，第七区张清源专员来看梅先生。张专员是河北定兴人，在北平的时候曾经和马伟青等合办平民中学，说起来也是同行。去年分校成立时，承他帮忙不少，九点二十分，街上忽传有预行警报，店铺纷纷闭门，我们到峨岷社后面的上海快活林去喝茶，预备有空袭警报再一同到专员公署去躲避。在月色朦胧楠木高耸的露天茶座里品茗清谈，不由得想起古柏参天，朱甍碧瓦的北平中央公园来了。后来知道所传的警报是一场虚惊，我们便回到江边大来宾馆去休息。

六月七日上午九点，中孚领着我们登中山去答拜张专员，谈了半点多钟，就从三岩脑渡江搬到蓝田坝中国旅行社。这里房间清洁，招待周到，定价低廉，比旁家旅馆好的多了。经理薛卓钧，南开出身，人很精明强干。十二点五十分有空袭警报，我们躲在房后山上一间茅屋旁边的楠木底下，没多大工夫就解除了。

六月八日中午纳溪泸州的清华同学会在旅行社公宴梅先生，约毅生和我作陪。饭后，梅先生报告西南联大的近况，并勉励清华同学努力作社会上的中级干部，不可想作大官。五点多才散会。承李忍涛先生答应借我们一辆小汽车，九日就可以到叙

永了。

四　叙永的一周间

六月九日十点半从中国旅行社出发，顺着川滇公路南行，路旁遍种着桂圆树，绿莹莹地结实累累，颇有点儿南国的风味，这天正赶上个浓云蔽日的阴天，车开起来，风飕飕地吹动了衬衫，身上登时爽快好多。过纳溪县后，沿着永宁河纡曲前进，水转澄碧，山渐奇峭，田禾盈畴，地无隙壤。连山坡河埂都密匝匝的种满了庄稼，真正可算是善用地利了。毅生说，诸葛武侯在北伐以前，恐怕拿一隅的蜀地去抵抗中原，资源或有不济，于是先休养生息三年然后出兵，所以《蜀志·后主传》有"二年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记载。地利的开发，或者从那时候起。途中经过渠坝驿、大洲驿、上马场、九鼎山等。九鼎山上有关于吴三桂的遗迹，因为要下车过河，颇费时间，我们就没能去凭吊。下午一点五十分到江门，午尖，两点半继续前进。路过马岭，是前北大教授张真如的故里；兴隆场，是黄季陆的故里；车子都匆匆开过，没能停留，四点半到叙永车站，有联大分校庶务员罗岐生来接，他已经在中国旅行社替我们定好房间了。旅行社是就着古万寿寺改造的，清洁幽静，胜于泸州。经理虞伟如比泸州的薛卓钧还透着干练。他在院子里给我们佈置了一个露天客厅，席棚虽然没遮好，可是铺着地毡，摆着藤椅，亦堂皇，也雅致，简直不像是僻处川南的内地样儿。

当晚会到杨今甫先生，国文系的同人也找我来谈这一年来大一国文的授课情形。夜里下了很大的雨，盖着棉被还嫌冷，这是我入川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的一点儿秋意。

"万寿朝霞"算是叙永八景之一，可是第二天起来仍然落雨，因此我们虽然住在古万寿寺的遗址也不能领略这个风景究竟有什

么好看。我们因为急于想看一看分校的种种，九点钟就冒着雨进城，道路泥泞非常难走。叙永有两个城：永宁河东是旧永宁县城；河西是旧叙永厅城，关于他们建置的沿革，吴辰伯在《星期评论》上有一篇很详细的考证，这里就不再复述了。联大分校所占的地方一共有六处：东城两处，总办公处在县文庙，女生宿舍在帝主宫；西城四处，先修班在府城隍庙，教室和工院宿舍在南华宫，教职员和大部分学生宿舍在春秋祠，图书馆和实验室在天上宫。春秋祠原来是陕西会馆，建筑得很宏丽，朱甍碧瓦，画栋雕梁，真有点儿像北平的几个大祠宇。其中有一座祀神的戏台，栏杆上刻着全部关羽事迹，雕工精致的很，拿它来作宿舍未免有点儿可惜，我们九点半到总办公处，由杨今甫褚士荃领导着视察各部分，并到春秋祠拜访各位同人。下午四点钟梅先生在寓所召集分校校务委员会，报告常务委员会对于下年度分校问题考虑的经过，今甫因为突发高热没能出席。

六月十一日十点四十分我在县文庙里的第二十教室讲演“中国人与中国文”，为是让一般学生知道大一国文的重要性，并略述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学系的近况。听众约五百人，一年级的学生大部分都到了。十二点二十分有空袭警报，下午三点紧急，三点四十分解除。这里的同人和学生对于警报看得并不十分严重，除去少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的朋友，大部分都不躲避。这种镇定是不足为训的。大凡住在一个没被轰炸过的城市里的人们，差不多都有这种态度。可是一旦遭遇空袭就会受很多无谓的牺牲。以往的嘉定泸州便可以当作殷鉴。所以梅先生在第二天的国民月会里郑重的提出这个意思来请大家注意。四点梅先生约分校全体同人和各家眷属在中国旅行社茶会。七点中国文学系同人在四川旅行社招待我晚餐，席间就便问起讲读的进度，作文的次数，分组的标准和各组学生的程度。我很高兴本系这几位同人都能在杨今甫彭啸咸两先生领导之下，努力合

作，各尽本分。

十二日上午十点冒雨进城到南华宫参加国民月会梅先生报告总校状况，并告诫学生对于选择院系应就个人才性学力和整个的学术前途着想，不可很短视的只注意到眼前的出路。午后三点清华同学会在南华宫招待梅先生，北大同学会在城东公园复兴亭招待毅生和我。毅生报告学校南迁以后的状况。我说学校是一个有机体，要求它的发展，得仗着每个细胞都能各尽本分。大家应当继续发扬北大的"大"处，贯彻蔡孑民先生遗留给我们的"博大和坚贞"的精神，还得要不流于散漫懈怠。此外译学馆的老同学谢孜端（式瑾）和吴之椿程毓淮两位教授都有演说，程先生的话尤为诚恳动人。

十三日天已转晴。下午三点历史学会代表许受谔约毅生和我在二十教室演讲。毅生讲"研究历史应注意的几点"，摭出叙永史地就近举例，颇为动听。我的讲题是"读书八式"，共分涵泳自得、采花酿蜜、剥茧抽丝、磁石引铁、披砂拣金、郢书燕说、过眼云烟、捋撦饾饤八目。第一式为爱好文艺，或性近玄思的来说；第二式为铢积寸累，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的来说；第三式为钻研一题，逐渐深入的来说；第四式为学有重心，左右逢源的来说；第五式为信手翻检，摭拾菁华的来说；第六式为穿凿附会，自欺欺人的来说；第七式为随眼滑过，不求甚解的来说；第八式为剽窃陈言，因袭堆砌的来说。这无非想指出几种念书的方法来好教学生知道怎样抉择。听众约三百余人。讲毕汗流浃背，辰伯在西南餐厅招待冷饮。晚六点访今甫谈总校中国文学系近况，并询问分校大一国文的各种问题。

十四日决定返泸州。上午十一点从中国旅行社出发，黄中孚陈耕陶同行。下午一点半抵大洲驿，茶尖。大洲驿的对岸就是护国镇，从前叫做叙蓬溪。民国五年护国之役蔡松坡的司令部曾经设在这个地方，因此才改成现在的名称。在大洲驿河边的"护国

岩”上面还刻着蔡松坡的题字。两点多钟到花背溪参观汪殿华主持的化验室。李忍涛、杨昌龄、姚筱端三位昨晚从古宋赶来，也在这里等候我们。这个地方楠木高耸，丛竹遍山，背岭临溪，非常幽静。六点半渡河登车，忍涛领导我们到双河场参观他所领导的一部分学生们住处，所有寝室、游艺室、讲堂、厨房等都作到纪律化、整洁化的地步。参观完了和忍涛握别，送昌龄筱端回纳溪。八点多才赶回蓝田坝。

五 十二天的沉闷生活

回到泸州以后，原定遇着便车先到成都，转峨眉，过嘉定；然后坐船顺岷江而下到叙府，再转李庄，返重庆。可是从六月十五日到二十六日不幸碰上八天阴雨，不单公路局的客车一律停开，连其他的运输车或商车也找不着一辆，中孚一向有“泸州通”的雅号，他走在街市上，过不了三步就得碰见一个熟人，大部分店铺对于他都有个点头的交情；而且张专员是他的老师，警察局长樊奎是他的亲戚；到了西南运输处和航空委员会，他还可以拿出客家式的广府话来叙一叙乡里。因此去年分校成立的时候，教职员学生在泸州找车，很得到他不少的帮助。——可是这一回他虽然费尽了“牛”劲，想尽了方法，结果还是急得一筹莫展。在这十二天里，我们天天作走的打算，可是天天走不成功，濡滞焦灼无可如何，在我们这次旅程中算是最沉闷的一段。

六月十五日早八点，吴敬直派人约梅先生和我们三个到罗汉场去玩。梅先生坐滑竿先从小道走了。我和毅生中孚渡江到泸州，再从馆驿嘴过渡到罗汉场。刚登岸就看见“敌机入川”的黄旗，十二点半接着发了空袭警报，我们赶紧步行五里多路才到了吴宅。这里门禁森严，遇到警报尤其紧张。中孚在门口给敬直打电话，打了好久，杨幼民和吴宅的佣人才把我们领进去。罗汉场

是泸州最宽敞的田坝，敬直管领的一部分，占地一千八百多亩，面江环山，远离市廛，是一个可以安心工作的地方，在这里会到许多研究化学工程的朋友，大致都是由清华北大和浙江高工三校出身的。下午淋浴一次，把几天来的黏汗和污垢都洗净了。晚间住在青冈寺新建筑的宿舍。天气闷极，电扇一直开到十二点钟，还是热的睡不着觉。

在罗汉场的第二天，由那里的几位朋友引导，看了许多地方，得了许多知识。像我这样和理工隔离很远的人，才知道蔗糖、食盐、棉花、硫磺有那么许多妙用。颇悔自己在故纸堆里翻了半生筋斗，对于自然界许多现象却完全忽略了。

到罗汉场后曾经打过几次电话接洽车子，但是毫无结果，心里着急非常。十七日一早起来就想回蓝田坝去亲自进行。八点半敬直和幼民冒着雨送我们到码头，大家的周身衣服都淋湿了。这时候大雨滂沱、江流汹涌，眼看着一只小船从小米滩打落到泰安场。梢公畏难，不肯开船，我们也面面相觑的略有戒心，于是敬直又挽劝我们折回他的家里。午饭后再返寓所休息。下午三点半幼民带着三架滑竿接我们到码头，敬直和许多朋友又都冒着雨送行。四点十分船开。船上共有九名船夫：掌舵的梢公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小老头儿，留着两撇小黑胡髭，戴着斗笠，披着蓑衣，一边把舵，一边摇橹，态度非常安闲。其余的八名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体格健全，精神活泼，身上只穿着短裤和背心，周身的筋肉很壮美的暴露着，假使我是个画家或雕刻家，眼前便摆着几个现成的“模特儿”。这时候江水高涨，势颇险急，逆流而行，很感觉紧张吃力。沿江一共经过五个险滩，现在还叫得上名儿来的，有小米滩、黄滩、土地滩等。每到过滩的时候，梢公在后边定准舵的方向，控制着纤绳的长短，还得高声喊叫，指挥伙计。这时候他的脸部表情虽然没有平常那么安闲，可是急而不迫，忙而不乱，很够一个遇到艰难困苦时候的领袖样儿，另外一个人在

船头执篙支撑着船身，不让它撞到石头上，遇到滩更险急的当儿他便跳下水去，用手来推挽。其余的七个人都上岸去拉纤，有时候全身俯伏地上，手足并用，竭尽全身的力量和梢公呼应着，才能渡过难关。过了险滩后，梢公的态度照常安闲起来，那拉纤的七个人也一齐跳到船上摇桨唱歌，其声"邪许"，词意不甚可辨；每到兴至的时候，他们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锐声急呼。这不过是精神发扬起来，好抵抗逆流的阻力罢了。合起这九个人的力量来，虽然尽力支撑着，可是船到了泸州的民生码头已经六点多了。梢公因为天晚流急，不肯再把我们送到蓝田坝。不得已冒雨登岸，乘车到三崖脑，匆匆忙忙的上了一个渡船。这个船上的船夫年老性贪，正赶上他渡客的"轮子"，一定不肯"单推"。在江流涨得这么大，天这么黑的时候，他还不怕载重过量，极力招揽客人；而且一个人独力支撑着，闹得前后不能相顾，走了没多远就搁浅了。幸而仗着一个同船的帮他在前边摇，他在后面撑，才勉勉强强的放到金鸡渡。在黑暗中冒雨上坡，几乎失足落水。金鸡渡离蓝田坝还有五里，我们登岸后，在大雨中，上头淋着，底下趿着，暗中摸索的走了这么远的陌生的泥途，这真是生平第一次经验。八点四十分到了蓝田坝，简直淋得像水鸡子一般，赶紧跑到一家北方馆子一品香去吃晚饭，喝了一点烧酒，回到中国旅行社又洗了一个热水澡，幸而算是没得了 Pneumonia。

十八十九两天在旅行社闲待着，更觉得沉闷焦急。二十日上午四点多钟起来解手，忽然觉得右脚作疼，起床以后更加厉害，用热水烫洗也不见效。十点多钟社中纷传有空袭警报，我勉强拄着手杖，一瘸一拐的走到后面的坟山里去躲避。十一点果然敲了紧急警报的钟，刚过十分钟就听见机声隆隆在云层里飞向西南去。十二点二十分又有敌机四架从头上飞过去，过了二十分钟有三架又折回来，不知究竟是敌机还是我机，下午一点半回到社里吃午饭，没有多久警报就解除了。三点，中孚催我们过江说是在

那边等车比较方便。于是带着行李从蓝田坝过渡到澄溪口。我走路时右脚疼极了，上下船更感觉困难，过江后雇着一辆车才到了福来饭店，这家饭店里人声嘈杂、茶房傲慢，费了许多时候，也找不着合适房间。后来中孚托某侦缉队长向账房去谈，他们才答应在一点钟后给我们腾出三间房来。暂时先开了一间房让我们休息一下，这时候我的右脚还疼，于是跑到后面浴室去洗澡，让一个搓背的用虎骨酒揉了几下居然松快许多。晚饭以后房间仍无着落，毅生索性搬到大来宾馆去了。中孚又向柜房交涉算是给我让出一间房来。这间房潮湿湫隘，蚊帐离着床有三尺多远，此外只有一张打牌桌和四个小凳，我因为脚疼带累的非常疲倦，急不暇择的就住了。谁知睡下以后，店中附设海国春饭馆喧嚣狂喊，简直吵得不能成眠。夜里大约一点多钟忽然有人来敲我的房门，和茶房吵着要房，我只好充耳不闻置之不理。这个饭店是当地师部某处长开的。我在民文轮上的时候，同舱一位彭参谋就介绍它是泸州第一家旅馆，我前一次过泸州还有些“心向往之”。现在才知道这原来是泸州的“租界”，对于我们这班过路的老实客人是不大欢迎的。

三十一日上午我和梅先生也搬到大来宾馆，以避喧嚣。在这里一直等了五天，到内江的车子还是渺无消息。这几天真沉闷极了。每日三餐差不多都在本地小馆子“成都味”饱尝过江豆花、甜咸烧白、麻婆豆腐、豆瓣鲢鱼等等川味。二十二日上午冒着雨在中央银行躲了一次警报；二十三和二十六两天又在新村东华建筑公司躲了两次警报，把饶辅民和唐邻岳两位工程师搅扰的不轻，而且在土人所谓“蛮子洞”（实际就是最古代的崖墓）里躲避过三个钟头。二十四日冒雨登白塔寺废墟，俯瞰长江沱江会流的状况。起初一股黄流，一股碧流，各不相混的显然分开；乍会合的当儿，碧流还没完全汩没了它的本色，渐渐的因为黄流水大，原来的澄碧终于变成浑黄，再想分别哪是长江，哪是沱江，就很不容

易了。二十五日好不容易碰到了晴天，我们便乘兴到三崖脑湖北茶社去临眺长江，看看不舍昼夜的滚滚江流，持续的在动，不停的在变。当它遇到滩石，碰着暗礁，也会激起些波旋，可是转瞬间还不是立即消逝吗？悟得此理，那么人生还有什么值得沾滞？

二十六日躲完警报以后，实在不愿意再这样不进不退的沉闷下去了，我们三个人商量的结果，决定第二天跟辅民邻岳结伴先赴李庄。于是这十二天的僵局才算打开了。

六　闷热的板栗坳

六月二十七日，夜里三点半，从大来宾馆赶到合众码头，上长丰轮，中孚来送行。长丰是往来泸州叙府之间的小船，每礼拜可以往返三次。船上客人挤极了，我们把行李下舱后，勉强在尾楼找到四个位子，坐下去立刻就转动不灵无回旋的余地。五点二十五分开船，太阳没出来以前，江风吹得颇有寒意。沿途经过纳溪、大渡口、二龙口，并没有客人上船。到了江安突然上来二十几个香客，大约有廿多人，船上越发挤得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这时候船身有点儿载重过量，两边的客人站得稍欠平衡便常有倾侧的现象。一个秃顶的老旅客急得打着川腔大声唤起同船人们的注意，怕是出了意外的危险！幸而下午一点二十五分到南溪，又过了两个半钟头就拢了李庄。船到李庄并不靠码头，仍然“开慢车”走着，只有一个小摆渡用竹篙钩住船帮，旅客先匆匆忙忙的下到小船上，然后才能拢岸。这种下船法，船上人叫做“递漂儿”；乍一听起来颇有点儿耽心，及至身临其境，也就平平稳稳的登岸了。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址在板栗坳，离李庄镇还有八里多。我们下船后雇了两个挑夫担着行李，慢慢的跟着他们走。离开市镇，先穿行了一大段田埂，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到

了半山的一个地方叫木鱼石，已经汗流浃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躲在一棵榕树荫下休息了一会儿等汗干了，才继续登山。又拐了三个弯儿，已经看不见长江了，汗也把衬衫浸透了，还看不见一所像样儿的大房子。再往前走到了一个众峦逃拱的山洼里，才算找到板栗坳的张家大院。

板栗坳的住户都姓张，他们的祖先是在张献忠乱后搬到此地的。它的区域里房子很多，史语所一共租了桂花坳、田边上、朝门口、牌坊头、戏楼院、新房子等六所。我和毅生住牌坊头的花厅院，梅先生住在朝门口的李方桂先生家里。牌坊头是清朝咸丰年间奋武校尉张繁先建造的。他的官虽然不大，房子却盖得很堂皇。只可惜当年对于通风透光的设计太不讲究，所以大部分房间差不多是既闷且暗。那天晚上温度表始终没降到九十度以下，热得我通宵没睡着。

二十八日上午董彦堂先生引导我们参观戏楼院第三组办公室，他的房里遍处都是天算材料，这位甲骨文专家的兴趣，至少暂时是从乌龟壳儿跳到天文台上去了。后来又到新房子参观别藏书库和第一组办公室。下午四点，方桂领我们到田边上参观西文书库，第二组办公室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生留在李庄的有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四个人。马刘两君受李方桂丁梧梓两先生指导，李君受董彦堂先生指导，李董丁三位先生对于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致忘记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薰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这一天听说有空袭警报，但是史语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并没受影响，专从这一点来说，就比住在都市里强的多。天还是照常闷热，汗不断的在淌，中午太阳晒在背上好像火烤一样。

二十九日上午九点，彦堂领着我们到石崖湾社会科学研究所。毒花花的太阳在头上晒着。走了四里坑坎崎岖的小路，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拄着杖，在狭窄的田埂上走的时候，虽然不至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恐惧，可是两只眼睛老得看着道儿，时常有“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的戒惕。这时候即使有好的风景也顾不得欣赏了。十一点到社会所，会到陶孟和先生并参观汤象龙梁方仲两君的工作室。孟和先生的住处和社会所的大部分本来在门官田，那里更偏僻难走，假定关在家里不出门，简直就可以和外界隔绝，所以社会所同人管这一个所长官舍叫做“闷官田”。我们走到石崖湾后又热又累，休息许久，还止不住出汗。幸亏这几位社会学家晓得民间疾苦，他们用凉水浸湿了手帕，换替着让我们揩汗。可是中午到镇上吃了一次饭，刚吹干了的汗衫又湿透了。十点多钟有空袭警报，十一点和下午一点半听见两次很厉害的轰炸声音。据住在李庄的人说，这是轰炸重庆的回响，第二天一对报纸所记的空袭时间，果然不错，可是我们在泸州为什么反倒听不见呢？下午到羊街去看李济之、梁思永先生。思永的胃病好多了，精神也颇好；济之还像从前那么胖，在这室内温度高到一百零六度的热天，他未免有点儿受罪。

三十日，上午九点，方桂陪着我们到上坝参观中央博物院和营造学社。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女士搬到四川不久就患气管炎，缠绵病榻已经半年多了。我们看她去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躺在帆布床上晒太阳，虽然脸色稍显憔悴，声音略带喑哑，可是还像好着时候一样的健谈。说起她的弟弟在成都殉国的情形来，又兴奋又伤感，在我们告辞以前简直没法儿止住她的谈锋。十一点十五分又听见轰炸重庆的声音，比前一次更显着清楚。当天留在济之家里并没有回板栗坳。

七月一日，上午十点，再到石崖湾访孟和先生，在极热的天气下，听梁方仲谈陕北的情形，凌纯声谈滇缅勘界的故事，好像

服了清凉散一样，给我们祛除了不少的暑气。下午七点，返牌坊头，和十位北大同学谈到十点多才睡。

二日上午，约刘君念和来，评订他所作的《史记汉书文选旧音辑证》。关于中国音韵史的研究，清代几位汉学家在周秦一部分已经有过很大的贡献，汉魏以下从前还没有人注重过。顾亭林作《唐韵正间》或采取《经典释文》，洪亮吉作《汉魏音》仅只收集一些读若譬况的旧读，都不能算是系统的研究。我所从事的《经典释文》音切考和汉魏六朝韵谱，周君祖谟从《万象名义》里钩稽原本《玉篇》的音系，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刘君这种工作，从前吴承仕的《经籍旧音》也收集了一部分，不过《经籍旧音》只印了《叙录》一卷，其余的究竟作到什么程度，一直到吴君已经盖棺论定我们还没看见。所以刘君不妨仍旧作他的独立研究。他这篇论文一共收了服虔、应劭、郑氏、李奇、苏林、如淳、孟康、韦昭、晋灼、郭璞、徐广、裴骃、邹诞生、萧该十四家，每家各分上下两卷，上卷为音录，汇列直音和反切；下卷为音证比勘当人读音和广韵切语的异同。可惜各家的音切最多不过四百多条，少的才三十几条，要想把各家的音切系联成贯借以考见他的声韵系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就大体上看来，各家和《广韵》相同的十之六七，不同的只有十之三四。不同的原因，一曰字有假借注家以本字读之（例如《汉书·杜周传》“因势而抵陒”服虔注“陒音羲”。案，抵陒义为击，广韵作㩙，与羲音同，注“击也”。《集韵》陒有虚宜一音，为㩙之重文，注“毁也，通作㩙”）；一曰义有难解，注家改字读之（例如，《汉书·礼乐志》“吟青黄”，服虔注“吟音含”。案吟之音含，非拟其音，乃易其字，此与郑康成注《三礼》之读为例同。服盖读吟为函容之函，或含嗛之含也。）；一曰字具数义注家分别其音（例如，《汉书·高纪》“高祖常告归之田”服虔注“告音如嗥呼之嗥。”案，《集韵》告有乎刀一音，重文有勂注“休谒也，《汉书》告归之田，或从刀作勂。”休谒之告音读为嗥，服氏当时盖

有此语以别于告语之告，故据以释《汉书》，此即异义异音之例)；一曰人名地名随其方俗之呼(例如《汉书·地理志》"乐浪郡黏蝉"，服虔注"蝉音提"。案，《集韵》蝉有田奚一音，注"黏提县名，在乐浪"。又《汉书·古今人表》"冷沦氏"，服虔注"沦音鳏"。案，《集韵》沦有姑顽一音，注"姓也，古有冷沦氏"。)：凡此四类其读音之异俱不足以为推究作者当时声韵之据。刘君最初的目的，本来想"考镜汉魏六朝之音读"，可是最后所得的结果只是"辑成专篇，易于省览，慎审比勘，正其讹文。世之治汉魏六朝音韵学者欲取三书旧音以为佐证，略省翻检之劳，稍减校雠之苦"罢了。本来整理史料的工作，只要能"如实的"把它胪列出来，在这门学问的本身上就是一种贡献；若是超出材料的范围牵强附会的去臆断，即使有非常可喜的意见也等于在沙漠上盖房子。因此我认为刘君的研究结果还是成功的，只批示十点意见让他依照修改。

下午看杨光先所作的《不得已》两本。去年冬天我整理昭雪汤若望文件里的罗马对音，急需参考这部书，一直到这时候才能看到，可见现在作学问的困难了。清初这场教案闹了许久，株连的很多。要判定它的是非曲直，第一牵涉历法问题。还诚如当时议政王大臣所说："历法神微，难以遽定。"在他们争议不已的时候，康熙帝深感"己所未学，不能定其是非"，于是"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可见这件事是不能凭空臆断的。关于这一点我很希望彦堂能够发表一点儿意见。第二还得明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在杨光先一方面斥天主教为妄言惑众，蓄意谋叛；在南怀仁一方面又说杨光先依附鳌拜、紊乱历法、诬陷无辜。他们的真相如何，我在这里且不多说外行话，留给研究清史的朋友去解决。我只根据何大化(R. A. Antoine de Gouveau)所印 Innocentia Victrix 里面的对音材料作了一篇《耶稣会士在中国音韵学上的贡献补》，为是和我从前根据《程氏墨苑》里利玛窦的罗马字对音及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所作的那篇文章互相印证，好把

清初的官话系统弄得更清楚一点儿。我所以能写成这篇文章，还得谢谢向觉明先生供给我那一批珍贵的材料。

晚上和史语所十几位老同事在牌坊头的堂前聚谈。上弦月穿过乔楠的枝叶，疏影洒在地上，大家有说，有笑，有唱；也庄，也谐，也雅。不由得想起广州东山的柏园，北平北海静心斋的叠翠楼和罨画轩，蚕坛的"董西厢"，东单牌楼的洋溢胡同，上海小万柳堂的帆影枞和南京的北极阁。一晃儿又过了快十年了。

三日，上午，约马君学良来，评订他所作的《撒尼倮语语法》。撒尼是倮倮族的一个支名，他们居住的区域以云南的路南，宜良，泸西，陆良等县和昆明近郊的几个村落较多。这篇文章的材料是从路南县城东南三十里的黑泥村得来的。前人关于撒尼语的研究当以法教士邓明德(Paul Vial)所著的 Dictionaire Francais Lolo Dialecte Gni 一书，所包含的材料最为丰富，并且还收有倮倮的文字，这是研究倮倮语言文字不可少的一部书。但是这部书里关于语音的记载并没有详细的说明，有些地方还有把不同的音类混而为一的嫌疑。而且据他自己说，他的字典不是根据一个地方的方言，有时采取甲一个地方的读音，有时又拿乙一个地方的方言作标准。他为各地实用方便起见，原没有大妨碍，但在音韵系统上就未免有些混乱了。马君在二十九年春天曾经跟着李方桂先生由昆明到路南县的尾则村去调查撒尼语言，回昆明后，李先生就让他重订 Vial 氏的字典。后来他又找到一位黑泥村的发音人把这部字典重理了一过，并且增补了许多词汇，另外又记录了五十几则故事和风俗谜语等，这些材料足够他研究撒尼语言的音韵、词汇和语法之用。现在所提出的只是音韵和语法两部分，约占论文全部的二分之一。他根据李先生研究汉藏语语法的新见解(参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演集》第一辑《汉藏系语言的研究法》)把词类分为名词、数词、谓词、助词、感叹词五类，把句法分为主要成分，附加成分，疑问句，复句，重叠语五项；

完全从这种语言本身的结构去归纳各词的形式和作用。单就这一点来看，就比因袭印欧语语法去照猫画虎的强多了。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经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自从几个文化团体流亡到西南后，大家对于研究藏汉系的语言颇感觉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们却不想一个人包揽好些种语言，我们只想训练几个年轻的朋友各走一条路，然后汇总去作比较的研究。这几年来，除马君外，还有陈三苏女士治苗语，傅懋勣君治倮倮语和么些语，张琨君治摆夷语和民家语，那庆兰君治仲家和水户语，葛毅卿君治苗傜语，高华年君治纳苏语和窝尼语，都有相当的成绩。当这抗战期间，图书仪器俱感缺乏的时间，这也算是我们这一行的一点儿意外的收获。

下午四时毅生约集方桂彦堂梧梓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会议决定任马刘三生的口试办法，天还是照旧热，室内温度上午九十二，中午九十六。

四日上午，约任君继愈来评订他所作的《理学探源》。他在论文节要里自述宗旨说："治哲学史首在辨其异同。同者何？心也，理也。异者何？象也迹也。凡人同具此心则同具此理，语其真际东圣西圣若合符节。万民虽众，即是一人之心；百世虽久，即是当下之理。万象森然不碍其为一本，此即所谓同。理诚一矣，然其表诠之际，其语言文字之习惯，当前所受之尘境，问题之结症。则各民族社会不尽同，各人亦异，故西洋印度各有其精神面貌，则所谓象也，迹也，此其所以异也"。"既明理一分殊，则见千万变化而不离其宗。先秦诸子开后来各派之先河，虽多引而未发不若后来哲学之精析详明，而其规模大体已具，所见者大，所涉者广，此肇造之基也。先秦诸子开其规模之大，两汉诸儒绎其

条目之繁，先秦众派分流，两汉杂融并收，其开拓之功亦不可忽。魏晋玄学会通儒家大易，道家老庄，超出汉儒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谶纬之说，由宇宙生成之研究进而究心性之要旨与宇宙之本真，旨弥远而义弥精。而佛家空宗东渐，正值此土玄风昌炽之时，不谋而合，相得益彰。无佛法之东来，玄学或将不如此之盛；无玄学之基础，佛法纵来亦不能行：此种演进，诚乃必然而自然，隋唐之际，佛教大行，东土固有学术反似暗然无光，习而不察，莫不知此为中国文化中绝时期，实则不然。隋唐时最大宗派有四：天台、华严、法相、禅宗是也。仅法相一宗极近印度宗风故不久即消绝而不复振。其余三宗皆为中国思想，谓之为佛学影响中国，勿宁谓之为中国改造佛学，为更近理也。宋兴百年，儒家复振于五代禅学鼎盛之后，袭魏晋之玄风，承孔孟之余绪，于理气性命心体善恶之问题，作一空前之总结束。从此内之如心性之源，外之如造化之妙，推之为修齐治平，存之为格致诚正，无不极其广大精微。此仍为一理一贯发展之迹，非自外来也。”他又说：“哲学思想发展之序莫不相反相成，迭为消长。后一时期之得，即前一时期之失，此前一时期之失，即是由于修正其以往之失误而来。先秦诸家引而未发，两汉诸儒推演其修理之极致，调和其门户之异同，自有其长，其失则流为繁芜，将哲学之理致说成科学之知解，即阴阳五行之天道观是也。强为调和门户之异同，则失之杂糅而不能融化，吕览淮南是也。魏晋玄学救叱流失，去其固执繁琐，廓清其牵强附会，而济之以清通简易，由宇宙论进而为本体论，汉儒之蔽去矣。其失则在外世遗俗流为空谈，侈于虚胜，乃有本末夷夏之争，常现大小之辩，六家七宗各标悬解，南北两统竞立宗风。是以隋唐佛学代兴，虽不黜发义解，然其救玄学之流失故尚章句之学，重禅戒之行，立判教之义，和诸家之争，此又一修正改进之迹也。其失也，则为滞守文句，养成经生，将失蹄筌之旨；专注禅定又易流于偏枯，判教之

说与义理关涉甚少，矫此流失，禅学以兴。禅学初祖菩提摩达似不能与天台之智顗，华严之法藏，法相之玄奘相提并论，且为魏境文学之士所不齿，及五传之后守则蔚为大宗，风靡天下。盖其直指本源，明心见性，易简工夫正可对治前期支离之失也。然行之既久，不免走作，疑似之际则有浮光掠影之讥。一棒一喝，可作一时权教之药饵，疑不可为长久施教之法，为求解脱，反增系缚。是以宋代理学发轫，首排禅学，比之为贼仁害义之杨墨：此又为一改进发展之迹也”。最后总结道：“凡此数端皆此本文所愿阐发之义，求其考订精详则有所未遑，求其史迹纂述则力所未尽，但就问题发展为中心，各家各派为纬，以明其逐步演进之迹，沿流而求源，不以貌似而信其同，不以迹乖而信其异，就哲学思想之本身以显示吾国文化之真精神，此为本文立言宗旨”。任君在汤锡予贺自昭两位先生指导之下，两年的工夫居然深造自得，穷源竟委的作出这样一篇论文来，足见他很能沉潜努力。论文全稿虽然还没抄完，看过旨要和纲目也约略可以窥见一斑了。我和他谈完话觉得很满意，只对于全文结构上表示几点意见。

李君孝定今年春天才到李庄，他的研究范围是古文字学。彦堂教他先把甲骨文现有的材料编成一部字典，等完成后，再定论文题目。他能够跟着董先生看到外边罕见的材料，受到踏实谨严的训练，将来的成就应该很有可观的。一晃儿在板栗坳又住了八天。在这酷暑郁蒸的天气下，关在四面不透风的山洼里，也算把要作的事勉强办完了。要想换个地方风凉风凉，决定七月五日还搭长丰轮到叙府去。

七　叙府的三日乡居

七月五日早晨五点钟起来收束行李，七点半从牌坊头动身。史语所的同人有的送到半山茅亭，有的送到上坝，还有一直送到

李庄的。下山后又看了看徽因和济之，下午一点半才到江边的轮江茶社去候船，最不敢当的，连那七十多岁的郢客老人也亲自来握手江干，表示惜别的感伤！三点长丰轮到，还用"递漂儿"的法子上船。船上并不太挤，可是好位子都被别人占完了。五点二十分到叙府合江门码头，并没看见熟人来接。刚要下船，忽然有一个老头儿嘴里念念叨叨的说："哪一位是梅校长？"原来是辅民派来接我们的。据他说：邻岳到威远包工去了；辅民和一位邓君廷法已经来接过好几次，全都扑了空。

上岸后，雇黄包车到西门外两路桥白庙子，在路上就看见"敌机入川"的黄旗，到唐家没多久，空袭警报就响了。这里的情报台就在唐家斜对面的翠屏山上，放警哨用手摇机，长短音的界限很不清楚，放哨以外还有四根挂短灯的高杆，遇到警报的时候，按照杆子的顺序，分别警报的缓急，各挂一个红灯：预行挂在第一根杆子上，空袭挂在第二根杆子上，紧急挂在第三根杆子上，解除挂在第四根杆子上。这天晚上空袭以后并没有继发紧急警报就解除了。可是在七点多钟，疏散的群众们都仰着头眼巴巴的看见第三根杆子上的红灯已经挂出来了。不过还都没露出撒腿就跑的慌张神态来，仍旧站在那儿期待着；我想他们这一刹那间的紧张情绪大概也和我差不多，不多一会儿第四根杆子上的红灯，往上一系，蓦然间就听见大家弛放的笑声了。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叙府的防空司令部还应该参照昆明或重庆的办法改良一下才好。否则既费杆子又费灯，晚上还得费蜡烛，尤其增加人民不少的紧张恐怖焦急的心情。不知在当地有什么困难没有？

警报解除后，我们和辅民、廷法、唐太太，在房子外头乘凉，微风习习的比李庄舒服多了。

六日上午八点半发空袭警报，不大会儿就解除了。天气忽然又闷热起来，早晨室内八十八度，中午升到九十三度。热得无可奈何，跑到江边去看游泳，也不觉得凉快。四点多钟到两路桥附

近青年服务社附设精益饭店去喝茶。一进门就看见有劈劈拍拍打得正欢的七桌麻将！参加的人物有穿黑烤绸短衫裤的，有穿军服的，有赤着膊只穿一件汗背心的。尤其引我们注意的，其中一桌有四个青年，三男一女，都穿着蓝布长衫，年纪大约在二十上下，看样子很像学生，他们的钞票虽然没有另外那些人的充裕，却也聚精会神的努力从事"上肢部运动"，似乎比预备考试勤恳多了。我颇佩服这个饭店对于"青年服务"无微不至。麻将散场之后，那些穿短衣的摆了三桌酒席大吃大喝起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面带烟容的瘦汉子站起来报告新旧会员的人数和捐款的多少，报告完了，并没听见什么讨论，他们抹抹嘴儿散了，我们也就回去了。这一群人是不是所谓"胞哥儿"呢？

提到"胞哥儿"，我们几乎还得借重他们弟兄们呢。五日晚上听说，民生公司到嘉定的船还照常开行。可是六日上午又听说公司里因为好几天没下雨，岷江的水落下六尺多，上行船已经停驶了。假如还继续不下雨，复航的希望简直很少。这个消息传来让我们非常焦灼。要想急着动身，只有坐滑竿走陆路的一个法子。这样不单费钱，吃苦，而且为求路上平安还得"找舵把子"写保险信。"舵把子"是四川哥老会首领的称呼，在会的弟兄叫做"胞哥儿"，据说叙府的胞哥儿有仁义礼信四派，下面又分三十六帮，以"叙荣乐"帮人数最多，它的舵把子在叙府是很站得起来的人物。每帮里有大哥，三哥、五哥，没有二哥，四哥，三哥是担任交际的，五哥是管理事务的。像我们在精益饭店看见那个瘦汉子，大约就是五哥之流。

没想到我们在叙府会碰着抗战四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料想不会没警报，果然，七点五十分空袭的哨子就响了。八点多听见两次轰炸的声音，据说这还是从重庆传来的回响，和我们在李庄所听到的一样。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在泸州以北从来没听见过这种回响，何以往南到了李庄叙府反倒听得清楚了呢？这得请

研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物理学的专家们给我们解释一下。

警报解除后，辅民从城里回来说，民生公司八日有民教轮上行，不过是差船，不卖客票。我们听见这个消息又喜欢，又耽心，姑且拿出泸州中国旅行社经理薛卓钧的介绍信来托人去试试看。下午两点居然买到三张票，并且还饶上中央博物院夏君作民的一张。不过因为上游水浅，只到竹根滩为止，而且还没有舱位。可是，无论如何总比在毒花花的太阳底下，坐着滑竿去拜访“胞哥儿”毕竟强的多了。

下午八点钟，晚饭还没吃完，翠屏山上已经挂起一个红灯来了。九点续发空袭警报，我们一直等十一点解除后，才叫唐家一个工人挑着行李，打算到洋码头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为是第二天清早上船方便一些，谁想刚走过西门里的大观楼，紧急警报突然又响了。吓得我们仓皇失措的急忙花很贵的价钱雇上三辆黄包车又折回白庙子；等了好久，作民和挑夫才走回来。到夜里一点二十分警报才解除，可是时间太晚了，到城里也找不到旅馆，只好还在唐家休息到三点钟。

八　民教轮上

七月八日夜里三点起来，从白庙子步行赶到洋码头，天还没有亮。叙府是川南没经敌人破坏的一个大都市，我们虽然在这儿住了三天，可惜黄昏到来，黎明离去，走马观花简直没能瞻仰它的真面貌。到码头后船还没来，听说是昨晚开到别处避警报去了。四点半船才拢岸，上面拥挤不堪，连站脚儿的地方都没有。我们请梅先生在码头上看着行李，毅生作民一件一件的往船上运，我拿着几张凉席和油布去占位子。结果，好不容易挤上船，却没有方寸地被我占到。跑到船顶，看见烟突旁边有很宽敞的一

片舱面，并且放着好些竹机，却阒无一人；于是自作聪明的把凉席和油布摊开，占了很大的一片领土，又搬了几张竹机把它围起来，当作“防御工事”。谁想到五点二十五分开船后，还没过两分钟煤灰已经布满了舱面，我的头发上，脸上，和刚搬来的行李上，都洒满了黑渣子；可惜我辛辛苦苦布置的“防线”，就这样轻轻易易的被突破了。幸亏曾经骑着骆驼，走过撒哈拉大沙漠的田野考古家夏作民比较机警．他和机器匠交涉，给我们匀出四张铺位来，每人得要另出三十五元，比票价只少十元。铺位租定，总算稍微可以喘息一下儿了，可是床窄舱矮一共挤下十二个人，流品不齐，人声嘈杂，闷在里头也不大舒服。走出来，在甲板上，背着风向，眺望了许久才觉着爽快一点儿。岷江夹岸虽然没有“崇山峻岭”，可是随处都可以看见“茂林修竹”，满眼绿莹莹的，苍翠可爱。可惜江水仍然浑黄，对于“蜀江水碧蜀山青”那句诗只可以证实一半儿罢了。沿途经过泥溪、月波、麻柳场、么姑沱，并未遇见什么险滩。下午六点五十分拢河口，这个地方离叙府二百六十华里，再过二十里就可到犍为县了。

船停后，登岸到河口街上想找点东西吃，结果只有“豆浆稀饭”可以充饥，这是岷江沿岸很普罗的食品，我颇欣赏它的物美价廉。饭后坐在江边的沙滩上望月谈天，非常凉爽，不大会儿乌云遮住月光，闪电不住的在远方晃，九点回到船上，十二点就下起大雨来了。这时候，卖出铺位躲在舱顶上睡觉的机器匠，都跑进舱里来，地面上的走道全铺满了行李。舱尾的一位女客因为她铺位上的舱顶漏雨，把行李淋湿，便向一个机器匠理论，想找还票价；惹得那个机器匠用轻蔑的口吻讥笑着，好像对于她的职业有相当了解似的。

九日，早晨五点从河口开船，六点半便到了犍为。由这儿到竹根滩只剩下六十里，可是沿江却有好几个著名的险滩。七点过乌角墨，江面下潜伏着不少的暗礁，波浪很大，船身有点儿颠

簸，水手禁止旅客站在甲板上，一共走了十五分钟才算渡过这重难关。十点二十分过道士观。这个庙建在江心里的一个山崖上头，水从上游来，冲到山崖下，激起很大的波漩，所以江流非常险急。从前上水的柏木船到这儿往往出事，幸而我们的轮船却平平稳稳的渡过去了。走了一会儿又经过岷江中一个有名的险滩叫岔鱼子，不过水势并不像传闻的那样湍急。十一点半就拢了竹根滩。

九　从竹根滩到嘉定

到竹根滩登岸后，因为检察行李耽搁了半点钟。十二点从船码头走到“车码头”，雇黄包车到乐山，每辆价十八元。竹根滩是岷江沿岸的一个大码头，市面繁荣，街道整齐，比起小县城来还显着富庶。对岸就是五通桥，可惜我们赶路太匆忙，也没能过去看看；事后听说，那里有好些人在期待着我们。沿路看见对岸有好多盐井，老远望起来，又像吸水塔，又像警钟台，恨不能叫车子停下来，过河去看看这个流传已久的制盐土法子。离开竹根滩大约二里多，车子过了一个小渡口，就一直顺着公路走。下午一点五十分到牛华溪，这里比竹根滩还要繁荣。车夫领我们到“盐码头”一家叫“味腴”的小馆子去吃午饭，我们四个人随便叫了三个菜，每人要摊到六块多钱；他们几个人尽量吃“帽儿头”的大碗饭，另外还有菜有汤，每人只出两块钱；两下里的收入和消费恰成反比例，难怪有人要叹息“十年寒窗不如一辆胶皮”了。两点五十分离牛华溪，三点四十分过瓦场坝、茶歇；又翻两个坡就到了乐山县。

乐山是旧嘉定府的首县，城在岷江西岸，南有大渡河，北有青衣江，把它三面包围起来，颇占形胜，我们从大佛寺底下的凌云义渡坐船到对岸。因为四川旅行社没有房间，于是就住在县街

的嘉林公寓。晚上武汉大学高公翰方芦浪吴子馨来谈。

七月十日，上午九点到文庙武汉大学去看王抚五朱孟实陈通伯三先生。抚五穿着一件灰色罗衫，头发全白了，脸下还有好些黑痣；回想二十年前，我在北平汉花园的红楼里听他讲科学方法论的时候，他正在革履西装，精神饱满，那是何等少壮英俊！几年没见就变成这样，可见在学校里管行政事务也会让人老的快。孟实虽然两鬓斑白，精神却还焕发。那位好说“闲话”的西滢，虽然唇有黑髭，鬓杂白发，背部也稍微有些拱起，可是一穿起亮纱的蓝衫来，还依稀有点儿当年住在北平东吉祥胡同时候的风度。梅先生向抚五表示联大盼望孟实返校的意思很恳切，抚五正颜厉色的说，“武大对于朱先生比联大更需要，请你们就暂时借给我们几年罢”。于是这一场交涉就这样谈判中止。

下午一点半有空袭警报，等到两点半解除后，武大的陆凤书和桂质廷两位领着我们先到李公祠参观理学院，后来又到观斗山参观工厂，到三育中学参观工学院的实验室。这几部分的仪器和设备都是从落伽山直接搬运来的，睹物念旧，不禁想起当年武汉大学那样宏丽的建筑，希望不久的将来这些仪器还能装设在他们原来的实验室里。工学院内附设有公路研究室，是武大和乐西公路局合办的，现在对于路面的配合已经得有相当的结果。生物系在北斗山上，他们所采集的标本，有许多是别的地方所罕见的。主任张镜澄在武大的资格最老；教授锺心煊，民国十五年，曾经和我在厦门大学同过事，当年是很英挺的，现在也显出老态来了。这天所遇见的几位老朋友都是我自己的镜子，我只看见别人年纪大了，若一反省自己岂不也是华发生颠，年逾不惑了吗？其实，这是不足顾虑的，最可怕的是“不学便老而衰”，只要我们发愤努力，现在正是终身事业的发轫，有几根白发又有什么关系？哪里值得感伤？胡适之先生在美国有一首自题照像的诗说：“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作了过河卒子，只有努力向前！”这是

我们一班中年人应该矜式的。

从北斗山下来，俯瞰大渡河的湍急水势，远远的还看见巍然坐镇在河口的大佛和绿油油一片苍翠欲滴的乌尤山。记得张船山的诗说："凌云西岸古嘉州，江水潺潺绕郭流，绿影一堆漂不去，推窗三面看乌尤"。到此实地领略，更觉亲切有味。这时虽然汗湿重衫，反倒感觉不出炎暑来了。晚七点，抚五孟实在公园路中西餐馆设宴招待。

早晨七点半，到嘉乐门外，去看孟实，并会到陈通伯、朱东润、徐天悯、杨仁楩几位，和北大中国文学系二十四年度毕业生丁贤书。东润对于传叙文学很有兴趣，他近来所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有相当的价值。武大的中国文学系除东润天悯以外还有刘博平、刘弘度、苏雪林、徐哲东、黄耀先、李稚甫几位，因为行色匆匆，并没能一一访谈。十点多，吴子馨谢文炳普施泽几位到公寓里来，领着我们从安澜门外的萧公嘴渡江到乌尤寺。船到了岷江和大渡河会流的地方，只能看见大佛的下半身，不免有仰之弥高的缺憾。不久，"绿影一堆漂不去"的乌尤山也呈现在眼前了。走到近处一看原来在苍松翠柏的中间还夹杂一些使君子的红花，红绿相映替那岁寒后凋的孤高品格增加了不少的鲜艳。可是在我看起来，却还赶不上凌霄的可敬。关于这一点，我和李笠翁的感想相同；他在《闲情偶寄》里说："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然望之如天际真人，卒急不能招致，是可敬亦可恨也。欲得此花必先蓄奇石古木以待，否则无所依附而不生，生亦不大。予年有几，能为奇石古木之先辈而蓄之乎？欲有此花非入深山不可，行当即之，以舒此恨！"这里既然有很像样儿的"奇石古木"，倘再有可敬的凌霄攀绕着翠柏苍松岂不相得益彰，更为乌尤生色？相形之下，使君子就平凡的多了。偶涉遐思，不觉在船头上痴立了许久！弃舟登岸后，一进山就看见迎面一个石碣上刻着赵熙所写的"离堆"两个大字。常听见四川的朋友说："峨眉天下秀，剑阁天下

险，离堆天下奇”，可是在四川省，连这儿一共有三个“离堆”究竟什么地方真，什么地方假，至今还是四川史地上一个聚讼的问题。不过就“奇”字来说，乌尤孤峙中流，周身都被苍翠掩盖着，天上的云影映衬着江面的波光，乔楠蔽日，修竹成林，时闻松涛，时见竹韵，虽然不是真的“离堆”，我却觉得这是入川以来第一个值得流连的地方。进了乌尤寺便到复性书院去拜访马一浮先生。正赶上马先生在山下的乌尤坝休养没能会到，承张君立民引导我们参观图书馆、藏经阁、尔雅台和马先生讲学所在的旷怡亭，并且在客堂招待茶点，又送给我一全份讲录。寺里的方丈徧能，是北平柏林寺台圆和尚的徒弟，谈起来还不俗气。我自从民国二十三年在杭州见到马先生后，一晃儿已经七年，想起他的修髯道貌来，不禁心向往之。可惜我们中午必须赶到大佛寺，时间已经不允许我独自到乌尤坝去拜访他了。

十二点下乌尤山，过渡后再登凌云山到大佛顶，从顶上俯瞰，只能看见大佛的上半身，他的右颊稍微有点儿浮肿，据说这是民国二十四年叔侄阋墙的内战的时候佛爷被机关枪把嘴巴扫掉，事后又用水门汀重修的。天王殿前有明永历十年重修凌云寺碑记。案明永历十年相当于清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就这个碑记来看，足征清朝入关十几年后，嘉定一带还在南明统治之下，人民并没奉清朝的正朔。再过五年，清兵入缅甸、永历帝被执，明朝才算完全灭亡了。下午一点嘉定清华同学会在凌云寺客堂公宴梅先生，约毅生和我作陪，主客共二十八人。四点才渡江返寓。

从嘉定到成都，本来天天有汽车往返，可是两天设尽方法都买不到票，我们打算先到峨眉绕一下，然后再从夹江搭车到成都。

十 峨眉四日游

七月十二日上午九点，从嘉林公寓坐黄包车出嘉乐门，顺着乐西公路向峨眉进发。十一点十五分到青衣江(土名雅河)徐灏渡口，天忽然下起雨来。这里水势很大，公路局用铁筋洋灰修的桩子已经冲坏了好几次。过渡后，等雨稍微小一点儿又往前走。到了峨眉河(一称文符水)边，因为公路的桥梁还没修好，改走小道，经过怀苏镇，渡十七墩桥，到苏稽，十二点十分午尖。怀苏镇和苏稽是因为唐朝苏颋曾经贬居在这里得的名，土人相传和东坡有关系，未免先后倒置。这一带是青衣江和峨眉河冲积的平原，沿路桑园相接，绿荫密翳，土人从事纺织的很多，所产棉绸，拿来做夏天的汗衣颇为舒适。在苏稽吃过午饭，因为车夫“打兑”(就是北平的“倒车”)。延迟到下午一点二十分才冒雨动身。两点半到高山铺，峨眉山的面目渐渐在烟雨迷濛里，像米家山水那样，隐隐约约的露出来了。四点四十分到峨眉县城南门喝了一会儿茶，就往山里走，这时虽然斜阳欲坠，彤云半天，可是雄奇秀拔的峨眉山直立在眼前，立刻换了一番境界，不觉得胸襟开朗起来。在普贤寺前面邂逅着徐中舒和张洪沅两位，据说茀斋已经到成都招考去了。六点半“拢”报国寺由沈太太和饶余威招待我们住在庙里的带月山房。这一天大约走了三十五公里。

从七月十四日到十七日，我们乘便逛了四天峨眉山，这是我们全部旅程中惟一的闲情逸致。因为滑竿伕子每一名一天要十八元，各庙里两餐一宿也言不二价的标明二十元，结果把各人荷包里所带的一点“私”钱都消耗完了。可是当年王羲之认为“登岷岭峨岭而旋，实不朽之盛事”，那么我们既然来到这儿何妨附庸风雅的“不朽”一下子？好在这年头儿钱本来不值钱，花上两三百块还不够阔老们一餐盛筵，司机们几筒香烟，既然是自己血汗挣来

的，并没耗费公帑，就是到峨眉绝顶站在舍身岩往下望的时候，也觉得心宁神贴，不怕分心失足，葬身幽壑。

现在逛峨眉山有大小两条道：自从马路开辟后，山下在保宁院分歧，山中交叉的地方是清音阁，山上会合的地方是莲花石，全路的形状好像一个阿剌伯数码的"8"字。大路从伏虎寺入山，经雷音寺、纯阳殿、大峨寺、中峰寺、清音阁以至万年寺、华严顶、莲花石，再登钻天坡，经洗象池、白云寺、雷洞坪、接引殿，就可以直登金顶；小路从龙门洞，至清音阁，涉黑龙江，经洪椿坪九老洞、遇仙寺，到九岭冈和大路会合，再由莲花石以登金顶，上下一周大约有三百里。逛山的人如果从洪椿坪九老洞的小道上去，先欣赏深幽的风景，然后直登绝顶，纵目满瞩，凭高俯瞰，再领略雄奇的形势，那是最理想的途径。我们原来本打算这样走，可惜连下几天大雨，黑龙江水涨不容易过去，只好还从大路上山，从小路下山。

十四日上午九点。冒着小雨从报国寺动身，同游的还有方欣安夫人张近芬女士。当晚住在拔海一〇四三公尺的万年寺毗卢殿。第二天上午因雨未能登山，只看了看附近的砖殿和新殿。下午一点十五分雨止；从毗卢殿出发，晚间宿在拔海二一一〇公尺的洗象池。第三天早晨七点二十分从洗象池出发，十二点半就到了拔海三〇〇〇公尺的卧云庵，当天下午到金顶转了一下，盼望半天佛光终于没能看见。晚上住在卧云庵里的睹光楼。这三天，我们每天升高一千公尺，算起来比昆明的马市口，已经高出一千公尺了。第四天早晨六点从卧云庵出发，到九岭冈后转入小路，下午六点十五分一口气赶回报国寺；这虽然把两天的道儿并作一天走，可惜太匆促一点儿，对于后山清幽的景致没能够流连的尽兴。

关于峨眉风景的描写，掌故的考证，在前人山志或今人的导游里已经有详细的记载，用不着我来说，专就游记而论，古今人

也不知作过多少篇了。在这里，只拣出几项来写一写我个人的印象：

峨眉的山　大家都知道"峨眉天下秀"，其实它在秀拔以外还兼着雄奇。专从奇峰怪石一点来看，它不单赶不上黄山并且还比不得阳朔；可是一提到它的雄壮伟大，我们试想一想，要是站在黄山的天都峰上看金顶那得欠着多高的脚？假如再从华严顶上俯瞰阳朔的诸峰，那不和一堆堆的小盆景差不多吗？况且在遇仙寺以上，遍山都被奇花异卉掩覆着，满眼只看见苍翠欲滴，几乎很难找到一两块没涂上青绿的岩石；假如这就可以叫做"秀"，那还不算是秀到极点？明释梦観有几句诗说："峨眉高，高插天，百二十里烟云连，盘空鸟道千万折，奇峰朵朵开青莲"，颇能写出一点它的"雄秀"样儿来。赶到晴天的时候，站在峨眉县的郊外来远望，可以看见群峰起伏有序，层次井然，劈面当前的，右边是凤凰坪，左边是伏虎山，其次是新开寺诸山；再看进去，右边是观心坡，左边是大峨诸山；更进一层，右边是华严顶，左边是九老洞诸山；倘若再望过大乘寺洗象池的几个峰头，便可以看见悬岩一列，三峰鼎峙，那就是峨眉的主峰：金顶千佛顶和万佛顶。进山以后，若是在马鞍山过去一点的慧灯寺去凭眺，对于金顶以下的许多山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游山的人总喜欢住金顶，在我看还是卧云庵比较清幽。几间客室，建在悬岩的边上，小小的厅房三面都是玻璃窗，一片平台周围圈着栏杆。凭栏临眺，左边有盘陀石、印心石、睹光台；右边有象鼻石、金刚岩、舍身岩；抬头远望，还有罗汉峰、观音峰、天池峰、兔儿峰等都直立在你的面前：有的翘首云中，矫健不群；有的两峰对峙，嵯峨争秀；看着像城垣上的雉堞，又像绣成的九叠屏风。由玄武岩结成的山石，因养化变质，微微呈现出一点赭色，在一片浓绿当中借着日光映出这一点对称的颜色来，格外显着美丽：这是我们在半山所看不到的。往下一看，陡壁悬

岩夹着一眼望不见底的万仞深壑，在蔚然深秀的浓绿中间，不知什么时候几缕白云偷偷的从岩岫里溜出来，一会儿塞满了深壑，一会儿遮住了群峰，一会儿布满了平台，一会儿侵入了卧室：直闹得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这时候才体会到古人所说“风云变幻”和“啸傲烟霞”的味道。正在云雾迷濛的当儿，天上忽然晃出太阳来，几个峰头慢慢地钻出云端，好像虚无缥渺的海上仙岛，骋目四望，只觉得白浪滔天，波涛汹涌，一会儿风吹云动，忽像滚雪，忽像翻棉，变化万千，诡谲莫测，闹得人不知道究竟是在天上？在人间？在海中？在岩际？渐渐团团的白雪又变成缕缕的流霞，五色鲜妍，光映岩谷，芒彩闪烁，好像置身琉璃世界！等到雨过天晴，抽冷子了无一物，依然现出蔚蓝的天，苍翠的峰，幽深的谷，旷远的平畴；铜河、雅河、峨眉河蜿蜒着像三条小白蛇；嘉定峨眉两个城廓渺茫的像几个黑棋子！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站在卧云庵的平台上，才知道，身旁还有月涵，毅生，近芬三位游侣！

晴明的早晨，站在金顶的岩头去远望，天上蓝莹莹的净无纤云，几个高峰拥现在眼前．好像刚出浴的美人披着绿绸浴衣在那里争妍斗艳一样！朝两边看，晒经山像座屏风，瓦屋山像块覆瓦，中间还有海拔七千五百公尺，比峨眉高着一倍的大雪山，雪山现得最明的时候，莹澈像水晶，灿烂像琉璃，粉装玉琢，比棉堆雪球还要洁白：真可以算是峨眉绝顶的一个奇观，寺僧又指点我哪是大凉山，哪是大小蛙山，哪是火焰山，哪是大峨和二峨，说的人虽然口若悬河，如数家珍，可是在我看起来，却不免有些依稀仿佛，若隐若现。

此外使我印象很深的．还有雷洞坪和华严顶。雷洞坪建在阎王煸高头的平台上，北边是白云寺，南边是接引殿，海拔约二四〇〇公尺，离金顶还有七里。前临绝壑，悬崖万丈，沉黯不见底，左边是弓背山，右边是金顶，中间还有一列峻岭，把它三面

环抱起来。每逢岩下打雷的时候，因为回响作用常常使雷声格外砰訇，于是就造出许多神话来；明万历年间还立过一个“禁声”铁碑，以警行人。其实，说破了是不值一笑的。这一带云雾很多，终年阴霾，怪木槎枒，顽石狞恶，还有鬖鬖像乱发的苔丝，长约一丈，缠挂树石间，土人叫做“普贤线”，游离飘逸，倒也有点风致。

从大路上山，过了磴道凌空的上天梯，迎面有孤峰突起，高约一九〇〇公尺，那就是华严顶。在金顶没有开辟以前，它就算是峨眉山的最高峰。到了这里显然有云封岩谷，树插层霄的感觉。低头往山下瞻眺，南边有铜河，中间有峨眉，以北还有雅河，像三条白练纡曲迤逦的向下游走。由他们冲积成的平原，布满了稻田到处都像铺着绿绒毡似的。仰天长啸，不觉心旷神怡，胸襟开朗，沉闷郁抑的情绪早就躲在一边去了。

上下山所经过的道儿，有些地方很难走，过伏虎寺刚一里多，就要爬上一个石磴险仄，高约百尺的解脱坡；到上头往下一看，真会有尘念顿消，解脱一切的思想。离毗卢殿大约十里，有一观心坡，这个坡长约二三里，既斜且陡因为石磴太高，每登山一步磕膝盖就得顶到胸口，所以又叫做顶心坡或点心坡。过了这里再往上走，一路上怪石嶙峋，排列的像牙齿，逼窄的小道，两边都是往下溜的悬岩，形状好像鱼背一样，这就是所谓“鬼门关”。在它上头走的时候，两旁有树木翳蔽着，并不觉得怎样危险；走过去往回一看真不禁有点后怕，闯过鬼门关，越过息心所，还有一个很陡的放光坡，拐过初殿又得爬上天梯，每一级石阶差不多有一尺高，简直累得喘不过气来。快到洗象池，有一个耸立的危坡，那就是所谓“鸦鹞钻天”，一般人也叫做钻天坡，这个坡长约五里，高约二百公尺，途中有两个供人休息的亭子，本来磴道危仄，很不好走，后来有一个上海人叫顾嘉棠的，捐款二千元修筑，现在稍微宽舒一点儿。由大乘寺往左走，还得经过一

个很危险的陡坡，叫做阎王编，这个堆高约一百五十公尺，往上爬的时候，往往得拄着拐棍，攀着藤条。相传从前有一个胡僧，缚木架石，以引行人，所以又叫胡僧梯或凌云梯。到接引殿以前，先要经过八十四盘，这个地方虽然纡曲却不很难走。过了接引殿还有一个七里坡，高约三百公尺，坡顶高出海面二千八百公尺。假如坐着滑竿上山，遇到这些地方，伕子们总要求你“让坡”。照我看还是下来走好，否则不单看着他们喘息流汗有些难过，坐在上面也委实不大舒服，多少有点儿耽心。由小路下山的时候，过九老洞大约八里，便到了九十九倒拐。这里本叫寿星坡，又叫冲天槽，沿着山峪往下走大约有一千八百步，五十三转。朝下走比向上爬省力的多，可是步行的时候往往蹬得两腿生痛，若是坐在滑竿上，有时候一个伕子踩着一拐，另一个踩着那一拐，人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往上一看那万丈深壑谁都得有点儿头眩眼晕！除去上面所说的这几个地方外，虽然不能说全是坦途，大体上却没有什么险径了。

峨眉的水 从前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我虽然算不得“智者”可是总觉得水比山更可爱。峨眉的水源有两条：左边是白水，发源于莲花石，经过遇仙寺前，下流为石笋沟；右边是黑水，从九老洞绕洪椿坪而来，下流为黑龙江。这两条水到清音阁会流为符文水，流到河口，再和发源于弓背山的黑水河会合，到龙门洞以下叫种玉溪；从此曲屈北流，过马口，绕流峨眉城北而下，所以一般人又管它叫做峨眉河。

从小路下山，过遇仙寺，经长寿桥，才开始听见潺潺水声，由这儿到九老洞，山色得到水声的衬合，格外显着幽美。走到这里，只见流泉漱石，岩壑衔烟，雾锁丛林，云封窄径，仰头但露一隙青天，俯视便是万仞深峪，路转峰回，风景也随着变幻，两脚觉得有点儿累的时候，站下来回头一望，锅圈岩峭壁挺秀，龙桥沟瀑布三折，因境移情，立刻忘了疲乏。照我的眼光，这一段

算得是峨眉山里顶秀出的。

出洪椿坪往下走，经过三道桥，二道桥，和万义桥，就到黑龙江，江两旁的夹峪是栖霞灰岩构成的，峭壁对立，相距不过一丈多，却有一百多尺高。上面遮着浓荫蔽日的苍藤，下面流着莹澈见底的碧水，连一块小石头儿一条小鱼儿都藏不了，乱石横七竖八，大大小小的堆在江心，急湍冲着它便激成了险滩。因为水大滩多，岩峭路绝，有时候非涉水不可。据滑竿伕子说，到这里得要过二十四道黑龙江，照我算起来一共只涉过十一次水。在过第三个滩的时候，急流的力量很大，站在水里简直稳不住脚；合起四个伕子来，从满布着青苔的岩石上，一步三滑，连推带拉，才能抬过一个人来。这一刹那，心里虽然紧张，可是看着奔马似的急湍，听着澎湃震耳的滩声，在艰险中也得到说不出来的奇趣。再往前走水更大，岩更峭，峪更窄，连像上面所说的那危险道儿都找不出来；正在没法可想的当儿，幸亏前人依壁架木，修了十几丈长的七段栈道，许多游人才不至于到这儿水尽山穷，败兴而返。过栈道不远，急流冲击一块大岩石，雪白的浪花溅出多高，样子像汤沸，声音像河决，这便是黑龙江的尾流激荡成的奇观。再转一个弯，流到清音阁就和白水会合起来了。我生平没游览过多少名山大川，不过就曾经看到的滩涧来说，西湖的九溪十八涧比不上它的险急；劳山的北九水比不上它的幽深；在我看过来，它和清音阁是峨眉山里顶值得流连的地方。

清音阁的前面有两个桥，白水从左边的桥流进来，黑水从右边的桥流进来。两条水环抱着阁的周围，日积月累，各自冲成巉岩，把急湍约束在很窄的深壑里，水势越发显着充沛有力，及至冲出岩壑，二流会合，两股力量并在一起，其势好像强弩齐发，机枪乱射；又好像几千健儿冲锋杀敌，万匹烈马驰骋奔腾；一往直前，沛然莫御。适当其冲恰好有一块砥柱中流的牛心石，急湍冲到它的上头，激得浪花四溅声音像滂沱大雨里夹着急风迅雷一

样，这就是所谓“黑白二水洗牛心”，比起在桥底岩间所发的琤琮清音，显然有雅静和雄壮的不同。过了这里以后，碧流曲折，水势渐渐舒缓，河底有许多像白棋子的小石头儿，日光反射，闪烁生辉，溪水在他们上面流过，又恢复了环佩玎珰地玲玲清音，依然是雅静，幽美！再望周围一看，绿油油的苍松，翠生生的丛篁，密叶含雨，浓荫生烟，点缀着鸣泉逸韵，意味更加隽永！

从前范成大说：“闻峨眉双溪不减庐山三峡，及至龙门，则双溪又在下风”，所以游过清音阁的不可不到龙门洞。离清音后，从广福寺下坡，顺着符文水走，过清风明月两个桥，武显凉风两个冈，远远的看见溪水中有一条狭长横卧的黑石，好像小船一样，那就是所谓“普贤船”。再往下走，经过峪里，有几道泉水从峪壁的小孔流出，像匹练，像飞絮，像游丝，远望着又像辉煌的珠帘，这是没到龙门以前的一个奇景。过铁索桥，再走五里就到了龙门洞。上游的溪水向东流，到这儿把灰岩横穿成一个峡峪，杂树生在岩上，浓荫照得溪水绿莹莹的。岩半有一个圆龛，突出水面好几丈，当面有富春孙某钩摹苏东坡写的“龙门”两个大字。这里道路很险峻，要想细细的游览，总得坐船进峪登着梯子上去，才能欣赏峡泉的幽秀。龙门洞以东，河面渐宽，水势益缓，浅山绵亘，地势低平，慢慢地就走上出山的坦途。

山中喝的水要算洗象池，洪椿坪和神水阁三个地方最洁净。所谓“神水”就是古玉液泉，从石头缝渗出，好像经过砂滤一样，清冽适口，不愧“峨眉第一泉”。相传隋智者大师住在中峰寺的时候，常喝这个水，后来到荆州去，病中还想喝它，于是龙女就从这里取水去供养，因此现在阁下的池子里还有“神泉通楚”的石碣。这个故事虽然不可信，可是现在到峨山避暑的外国人也往往为喝“神水”的缘故，住在它附近的中峰寺或大峨寺。

早晚的两种奇观　在峨眉我遇到两种奇观，就是清晨的日出和夜晚的佛灯。我看日出不止一次，在劳山，在黄山，在南岳的

祝融峰，都曾经享受过这种眼福。这次在洗象池和卧云庵又碰巧看见两回。在天刚亮的时候，站在高处远望，起初只见乌灰一片，渐漫天空，慢慢地显出鱼肚白的和淡赭两色来；待不大会儿，深赭夹着金色的光芒，从浅蓝的天边，辐射成半圆形，余辉映照出去颇远；转瞬间一轮朝暾忽然涌现出来，光芒四射，赭色顿消，这时候大地上才从黑暗转到光明。我这次所得的印象和黄山南岳差不多，但比起在渤海边上的劳山所见却大不相同。几时才让我再到劳顶或泰山的日观峰去温习一下？

说到佛灯，那可是峨眉特有的奇观。在晴明没有云彩，没有月亮的夜晚，站在适当高度的地方，常常可以看见它。初起的时候，点点如豆，渐渐灿烂像繁星，闪烁像流萤，乍明乍灭，忽隐忽现，起先不过几点，渐渐增到万千，飘忽流动，冉冉上升，山中僧众管这种现象叫"万盏明灯朝普贤"。我十五晚在洗象池，十六晚在卧云庵，连着看见两次。所谓"佛灯"究竟是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正确的解答。有人说是山下住户所点的灯光反映上来的；有人说是由磷质发光而起的。因为这个小问题颇引起川大和武大许多朋友的争论。

佛教的掌故和法物 峨眉是佛教三大道场之一，和山西的五台，浙江的普陀齐名。据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三）傅光宅所撰峨眉普贤金殿碑上说："余读杂花经佛授记。震旦国有大道场者三：一代州之五台，一明州之补怛，一即嘉州峨眉也。五台则文殊师祖，补怛则观世音，峨眉则普贤愿王。是三大士各与其眷属千忆菩萨常住道场，度生弘法。"因此峨眉山上关于普贤愿王的遗迹最多，各庙里的正殿几乎都供着他的像。其中比较特别一点儿的，如全山普贤像都向东，金顶的普贤像独向西。这尊像是清咸丰四十一年西藏人奉达赖喇嘛命到这里铸献的，现在西藏人来朝山，单单参礼这个殿。这和峨眉县城东门外大佛寺里的带须普贤像都表现西域的特殊风格，万年寺毗卢殿的正殿有明嘉靖间

所铸释迦，文殊，普贤三尊铜像，都是丈六金身，法相庄严。砖殿中间所供普贤骑象铜像，单是象就有六七尺宽，高长各一丈二尺，脚底下踏着一尺莲花，牙长五尺多，必须两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普贤像也高丈六，像背所盖木龛，雕刻的非常精致。拿这尊像比起伏虎寺和圣积寺的普贤骑象像来，那就伟大的多了。此外，相传大乘寺是普贤和三千弟子说法处，洗象池是普贤浴象处，放光坡是蒲公见普贤现瑞处，雷洞坪一带有普贤线，龙门洞附近有普贤船，锡瓦殿和太子坪有明万历间御赐普贤愿王印，从天门石上去还有建文帝口封的“肉身普贤”，……这虽不免有些依托附会，故神其说，却也可见峨眉山里关于佛教的故事是拿普贤作中心的。

关于其他方面的传说，如初殿的得名是因为汉朝的蒲公在这里采药，看见鹿的脚印儿现出莲花来，才创建的；离初殿二里还有蒲公结茅处的蒲公庵，和蒲公村。砖殿也是蒲氏事佛旧址。中峰寺是北魏林淡然剃度处，现在大雄殿的左侧还供着他的遗像；宋朝的黄山谷也曾在这里作过静功，在它后面的呼应峰，相传智者大师，茂真尊者，和孙思邈在此常相呼应。牛心寺即古延福院，唐孙思邈曾经在此栖隐，寺后的丹砂洞，相传是他炼丹的地方。宋朝的继业三藏从西域回来，以后也曾经在这里住过。大乘寺的木皮殿，相传是从前西域阿罗婆多尊者到峨眉来礼佛，看见山水环合和西域的化城寺相似，于是就在这里建立道场，拿木皮盖成的。此外，如华严寺是唐朝福昌达道禅师的道场，大峨寺是唐僖宗为慧通盖的，毗卢殿里的客寮是唐李白听僧广濬弹琴的地方，天门石上面的祖师殿有通天和尚的肉身，仙峰寺中供有泰庵和尚肉身，白龙洞前有别传手植的楠木。虽然真假参半，却给游山的人增加不少“思古之幽情”。

山上的碑记没有很古的；山顶的祖殿有明成化五年己丑（一四六九）铜碑，上铸“御制峨眉山普光殿记”；大乘寺有明嘉靖二

年癸未(一五二三)铁碑，上铸"木皮殿记"是嘉定州知州康浩作的，判官北徽州汪伦用篆书写的；金顶有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三)的铜碑，一面铸着"峨眉普贤金殿碑"是聊城傅光宅作的，吴郡吴士端集褚遂良书；一面铸着"大峨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是王毓宗作的，吴士端集王羲之书。此外就不足道了。

各庙里的佛像和法物，倒有不少值得留意的：四会亭有接引佛铜像一尊，高两丈一尺，是别传所铸；比接引殿供奉的那一尊还要庄严伟大。金顶的前殿有玉佛四尊，计普贤骑象像二，一高六尺，一高五尺；文殊骑犼像一，高六尺；送子观音像一，高约五尺。正殿有玉制如来像和普贤像各一尊，高一尺多。这都是民国二十六年果迦和尚从缅甸请来的。祖殿中间供着玉佛一尊，高二尺许，毗卢殿正殿也有玉佛一尊，是清光绪间平光和尚从缅甸请来的。仙峰寺后殿的铜舍利塔，中间有小玉佛三尊，雕刻的不很精致。山下的万行庄也有玉制普贤骑象像一尊，高约五尺多，和金顶所供奉的不相上下。

在许多和尚庙里往往参杂道教的偶像，如洪椿坪后殿的楼上供着玉皇，真武，火神，灵官。极乐寺的门前有灵官楼。伏虎寺也有玉皇殿，又在祖师殿里供着"通微显化天尊三丰祖师"，在两旁配享的有"圆通祖师"和"万三祖师"……殿门口并且还挂着张三丰乩笔所书对联："我无相，树无根，我树无根，冰心一片禅初悟；山有云，人有伴，山人有兴，道义千秋果正圆"。这还不算希奇，最可怪的是在"观音殿"里却供着"大慈大悲金光圣母"和"无惭"，"无恶"两尊者。纯阳殿总应该是道教的庙了，可是除去山门的灵官，和睡"佛"殿里的吕纯阳卧像以外，其余的都是佛像。各庙里供奉川主李二郎的很多，这还可以，是本地人崇德报功的意思。此外，有许多偶像却有些莫名其妙，如白云寺供着白云祖师张良，砖殿供着红教喇嘛莲花大师，仙峰寺的阿弥陀佛作老僧装，十八罗汉里参加一位康熙皇帝：像这样释道杂糅，显密

不分，古今混淆的现象，简直的太乱了。我颇疑心峨眉最初也是释道对峙的，后来佛教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许多道观便消灭了。相传中峰寺本来是晋朝的乾明观，后来明果禅师除毒蟒，道士感激他，才改观为寺。这段故事很可看出释道消长的一点儿痕迹来。九老洞所以变为仙峰寺，多少也给我们一些同样的暗示。在道观式微以后，从前所供奉的偶像一时没清除干净，便成了释道杂糅的第一个原因。再者，在一般人的心里，对于“神”和“佛”的分界本来弄不大清楚，又因为设坛扶乩的风气盛极一时，有一点儿钱的人，为祈福起见，不问原来是佛寺还是道观，只要他一高兴，就可以化俩钱儿盖一两间殿。塑几位他心目中所谓“神佛”。听说伏虎寺的祖师殿修了才五六年，是一位军官布施的，谁管张三丰邋遢不邋遢，先塑个白面长须的像，看着顺眼就得了。这就是释道杂糅的第二个原因。至于老僧装的阿弥陀佛，康熙帝变成罗汉，那完全是和尚迎合权势所致，说不定过几年后，某主席或某院长之流，在峨眉山也许取得菩萨或罗汉的地位呢。

关于法物一方面：锡瓦殿，洗象池，仙峰寺，洪椿坪，灵岩寺都有“御赐龙藏”；万年寺新殿有贝叶华严经二百五十六张，是清光绪二十七年辉林和尚从印度请回来的；仙峰寺也有贝叶经和菩提叶经各一部，贝叶长一尺四寸余，宽二寸余，菩提叶长约二尺，宽二寸余，上面写着梵经五部。金顶正殿后面的舍身岩上有万历二十年壬辰（一五九二）所铸的铜舍利塔，高九尺余，凡七层，另外有一个小的，高五尺余，凡十四层。仙峰寺后殿也有一个铜舍利塔，高约丈余，凡七层，外面用玻璃箱罩着，里面藏有舍利子两粒，色白略有光泽，好像珍珠似的，另外还供着三尊玉佛，好些尊小铜佛。万年寺新殿也藏有舍利子四粒，三红一白；这和砖殿所藏的伽叶佛牙一样有名。佛牙长一尺二寸，宽八寸，厚三寸，重十三斤半，形状好像半只靴子，牙床作橙黄色，上面还间杂着红白两色；有人说就是象齿的化石，有空儿还得向古生

物学家请教请教。毗卢殿的正殿前面有一个铜香炉铸工精巧，是明嘉靖元年造的，民国初年川督尹昌衡想把它毁了铸铜元，庙里的老和尚伏在炉上，誓以身殉，幸而才保存住。洪椿坪的藏经楼中间悬着一个千佛灯，灯柱上面都盘着云龙，刻工非常精致；据说这是民国十年在重庆做的，二十一年才运上山，所费约五千余元，时代虽然很近，论品质倒是很可珍贵的。自从金顶屡次遭火灾，山上各庙收藏的丰富，要算洪椿坪第一，它有明破山和尚所写"悬佛日于中天光含大地，灿明珠于性海彩彻十方"长联；有清康熙帝御书金刚经和"忘尘虑""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有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果亲王所题"发弘四愿"横匾，有乾隆所写"性海总涵功德水，福林长涌吉祥林"对联，另外还有竹禅和尚画的读余图，张鳌的左书，奕劻的对联，海刚峰，张船山，何绍基等人的字画：这些东西在别的庙里都是很少见的。仙峰寺正殿的佛案上供着一大块水晶，长二尺余，直径约有一尺，作六棱尖柱状，庙里和尚说是从铜河买来的，这和莲花寺的莲花石可以上下媲美。莲花石有红白各一，长约一尺，宽五寸，高约六七寸，石质很润泽，颜色很莹澈，结晶的形状好像是许多莲花瓣儿拼凑成的，这个庙就因为石头得的名。

关于"陈娘娘"的传说　万年寺新殿的前楼上塑有"陈娘娘"的像，砖殿里还保存着她曾经用过的铜镜，在七里坡上面一点儿，有两棵松树遮荫着一块岩石，据说就是当年陈娘娘的梳妆台。此外，在天门石上边的沉香塔她又颁赐过珍珠缴；这件法物现在虽然遭了火灾，可是大佛寺里二丈六尺高的千手大悲观音铜像还保留着她的功德。陈娘娘究竟是谁？是什么时代的？和峨眉山有什么关系？据毗卢殿的知客果慧对我说，"她是明朝隆庆帝的皇后，万历帝的母亲，是四川内江人。她发心以后，和隆庆皇帝都拜峨眉临济宗的开山通天和尚明彻作老师；并且发内帑兴修万年寺，万行庵，草庵堂，报国寺，海会禅林，接引殿等处。万年寺就是

因她作寿得的名。万历帝的两个弟弟都出了家，法名叫定禅，定乐。现在的太子坪就是古万行庵，这个名称是隆庆帝改的。民国二十八年林主席又改名万历寺。里面供着皮制的太子像高一尺余，拜山求子的人们往往离开一丈多远用铜元来打他，打中的就可以生儿子。”这是从和尚嘴里所得到的关于陈娘娘的传说。案明史后妃传，穆宗作裕王的时候，原配昌平李氏，生宪怀太子翊釴，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卒；穆宗即位后，追谥为孝懿皇后。孝安皇后陈氏，通州人，嘉靖三十七年九月选为裕王继妃，隆庆元年册为皇后，多病无子，居别宫。神宗即位上尊号曰仁圣皇太后，居慈庆宫。当神宗作太子的时候，每天早晨先到奉先殿给穆宗和他的生母请安，然后再到陈后那里定省，她听见脚步声就很欢喜。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崩，谥曰孝安贞懿恭纯温惠佐天弘圣皇后。神宗的生母是孝定李太后，漷县人，侍穆宗于裕邸，隆庆元年封贵妃，生神宗，神宗即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居慈宁宫。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崩，谥曰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参看《明史》卷一一四）由此看来，我们可以知道陈娘娘并不是内江人，也没生过儿子，在她的列传和穆宗本纪里都没有提到峨眉礼佛的事。可是在孝定李太后传里倒说。“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张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据张江陵全集里敕建涿州二桥碑文：“圣母慈圣皇太后在先帝时，梦若有神告言，宜作功德事，以福国祐民，太后意念之不忘。今上建元之首年，会（涿）州民有奏乞建桥济众者，太后忆与梦符，遂语上以欲建桥意。上曰，兴作大事也，请得与辅臣计之。出以太后意谕臣居正。臣因言时诎举赢，古人所戒，上始即大位，一切宜与民休息，兹役太劳民，且费巨，恐有司亦未能办，奈何？上曰：圣母自以宫中供奉金募工为之，一夫不役于民，一钱不取于官也。臣顿首曰，幸甚。乃发帑金五万两，诏工部以农隙鸠材。发春戒事。”又敕建承恩寺碑文：“皇上替僧名志

喜，向居龙泉寺。慈圣皇太后，今上皇帝，追念先帝，及其替僧，以寺居圮坏，欲一新之，而其地湫隘，且滨于河，势难充拓。乃出帑储千金，潞王公主及诸宫眷所施数千金，命司礼监太监冯保买地于都城巽隅居贤坊故太监王成住宅，特建梵宇。”又重修海会寺碑文:“寺在都城之南，创于嘉靖乙未，穆宗皇帝尝受厘于此。历祀既久，栋宇弗葺，榱桷将毁，皇帝即位之二年，函页乂安，四民乐业。圣母慈圣皇太后思所以保艾圣躬，鳥奕允祚者，惟佛宝是依，乃出内帑银若干，俾即其地更建焉。既集议，慈圣皇太后暨潞王贤妃贵人以下咸出资助之。”又敕修东岳庙碑文:“今天下郡国皆有东岳庙，而京师则庙在朝阳门之东，相传唐宋时已有，国朝正统中益恢崇之。……百余年来，庙寝倾圮，神将弗妥。士女兴嗟，圣母慈圣皇太后闻之曰，吾甚重祠而敬祀，其一新之，然勿以烦有司。乃捐膏沐资若干缗，皇上祗顺慈意，亦出帑储若干缗，命司礼监太监冯保择内臣廉干者董其役”。又敕建慈寿寺碑文:“寺在都门阜成关外八里许，先是我圣母慈圣宣文皇太后欲择宇内名山灵胜，特建梵宇，为穆考荐冥祉。皇上祈允，遣便旁求，皆以地远不便瞻礼，乃命司礼监太监冯保卜关外地营之。出宫中供奉金若干两，潞王公主暨诸宫眷助佐若干金，委太监杨辉等董其役。”又敕建万寿寺碑文:“今上践祚之五年，圣母慈圣宣文皇太后谕上若曰:创一寺以藏经焚修，成先帝遗意。上若曰，朕时佩节用之训，事非益民者弗举。惟是皇考祈祐之地，又重之以圣母追念荐福慈意，然不可以烦有司。乃出帑储若干缗。潞王公主暨宫御中贵亦佐若干缗，命司礼监太监冯保等卜地于西道门外七里许广源闸之西，特建梵刹，为尊藏汉经香火院”，又敕建五台山大宝塔寺记:“昔阿育王获佛舍利三十余颗，各建塔藏之，散布华夷今五台灵鹫山塔是其一也。我圣母慈圣宣文皇太后前欲创寺于此，为穆考荐福，今上所储。以道远中止，遂于都城建慈寿寺以当之，臣居正业已奉敕为之记。顾我圣母至情

精虔，不忘始愿。复遣尚衣监太监范某李友辈，捐供奉余资，往事庄严。”（以上均见张文忠公全集文集四）由上面所引的这些材料看起来，第一可见慈圣李太后信佛的虔诚和万历一朝兴建梵宇的众多；第二可见张居正对于这种大兴土木的举动不大以为然，但也不得不将顺意旨的替皇上掩饰。——然而在这么许多记载里却没有一个字提到仁圣陈太后，金顶的铜碑上所刻王毓宗的大峨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里边虽然有“遣沙门福登赍圣母所颁龙藏至鸡足山”和“已中中使衔命宣慈旨赐尚方金钱置葺焚修常住若干”几句话，可是他所谓“圣母”和“慈旨”究竟指着仁圣陈太后还是慈圣李太后，却没有明文可考。那么，果慧所说，和山上传说的遗迹，到底有没有根据呢？这得要向熟于明代史乘或佛教掌故的朋友们请教一下。

其次要问，万历皇帝的弟弟曾否在峨眉山出家呢？据明史诸王列传五，穆宗共生四个儿子，孝懿李皇后生宪怀太子翊釴，生五岁殇。靖悼王翔铃生下来没满一年就死了，他的母亲不可考。孝定李太后生神宗翊钧和潞王翊镠，孝安陈皇后无所出。（参看明史卷一百二十）那么山上传说的定禅定乐那哥儿俩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照我想这不过是替僧罢了。据张居正敕建承恩寺碑文上说：“皇朝凡皇太子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为僧，名替度。虽非雅制，而宫中率沿以为常。”（文集四）穆宗的长子和次子既然都没立住，到他二十六岁才生的神宗，三十二岁才生的潞王，那么，孝定李太后对于这两个亲生的宝贝儿子，要想“保艾圣躬，舄奕允祚”，在她想，只有“佛宝是依”是顶好的法子。他所以虔诚信佛，大兴梵刹或许都由这一点动机来的。所以我猜果慧所说的定禅定乐就是神宗和潞王的替僧。至于太子坪的皮像也许就是她替神宗还的替身，和现在北平迷信的老太婆到妙峰山娘娘庙去“还童儿”用意一样。俗僧展转传讹，于是就造出许多神话来了。

峨眉的和尚　说到峨眉的和尚，阿弥陀佛！洒家在二十年前

也曾经有一度是受过三皈五戒的“优婆塞”，现在虽不信佛，怎敢违犯“绮语”“两舌”的戒律，存心毁谤三宝弟子？可是，就我这次所得到的印象，纵然没有像某先生所说：“峨眉山有峰皆秀，无僧不俗”的地步，却没有碰见几位教理宏达，戒行谨严的高僧！让我最起敬的是在毗卢殿主持护国仁王法会的能观法师。他俗名程昌祺，号子轩，是上川东人，曾在华西大学作过十一年中国文学系主任，民国二十五年才出的家。长子绍伊，曾在日本学医，次子绍迥是清华出身再到美国学兽医的。这位老和尚童颜鹤发，道貌岸然，本来是同行，所以颇谈得来。此外，听说祖殿的传钵，禅定功夫颇深；锡瓦殿的性安，戒行很好；可惜都没会到。至于神水阁普智的和蔼，卧云庵常意的殷勤，毗卢殿妙伦的黠慧，也还不让人讨厌。另外的怎样呢？我所遇见的，有附庸风雅，借势招摇的“诗僧”；有不甘寂寞，妨害别人家庭的淫僧；有“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满嘴主席长，委员长短的势僧；有在游客付香资时斜睨着钞票上数码，因为下雨便留你打牌的俗僧；有把山峰的名儿背得滚瓜烂熟，比说相声的张寿臣小蘑菇还要嘴快的贫僧；有借着经营名胜为名，实际推销茶叶的商僧：要想尽相穷形，恐怕更仆难数。冯焕章先生游峨眉归来，曾在大公报发表一首“救救和尚”长诗，可以替我作个佐证。我且引几句最精彩的在下面：

峨眉山，多云雾，十个和尚九糊涂；峨眉山，和尚住，穷的穷来富的富；

峨眉山，真有趣，和尚彼此生闲气；峨眉山，真好看，许多和尚抽大烟；

峨眉山，真好瞧，和尚去把女人找；峨眉山，真堂皇，个个和尚脸发黄；

峨眉山，高百里，和尚占了佃户妻；峨眉山，似座城，

和尚有妻好品行；

峨眉山，有七层，和尚不妨娶女人；峨眉山，李花白，和尚娶妻有着落；

峨眉山，桃花红，娶妻省得胡闹腾；峨眉山，茶叶绿，有妻才好有约束；

峨眉山，水不死，释迦牟尼有妻子；峨眉山，石头青，和尚有妻才正经。

…………

由这几句诗看起来，我们不难窥见峨眉山和尚的一斑了。他很希望有人作佛教的马丁路德，拿寺庙改学校，让和尚能够努力生产，自食其力，与其听他们掩耳盗铃的胡闹，宁可解放一点，倒省得妨害别人的家庭。我们刚到山下的那一晚，有一位很有名的和尚，听说我们从重庆来，还以为我们已经看见这首长诗了呢，他就说："和尚也是人，要想推行佛法非改善现在的僧伽制度，调整和尚的生活不可，告诉几位檀越说，照我自己的经验，五十岁以前出家实在苦极了。"这位和尚交际很广，不过我听完这一段话，颇怀疑他曾否读过佛经，是否懂得佛法。承他很殷勤的磨了两三盘墨，让我们题字，我很想送给他一副对联，联语是："果否通佛法，玲珑善交游"，匆匆忙忙的终于没好意思写出来。后来我在金顶上盼佛光不见，和梅先生闹着玩儿说："假使我们能够看见佛光，我发心在五十岁以后出家。"结果急得跌了一交，佛光也没为我现出来。梅先生颇笑我不虔诚！

论起峨眉山和尚的宗派来，自从通天法师开山后，还是临济宗最发达；其次便是曹洞宗。临齐宗的排行是："清净智慧，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广续，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衍宽宏"；曹洞宗的排行是："广崇妙普，宏胜永昌"。现在"果"字辈在山里很占势力。曹洞宗的庙宇并没有几个。

几桩遗憾　我们上下山虽然有四天，实际上在毗卢殿和卧云庵合起来就耽搁了一整天，因此有许多地方不能久流连，有好些风景也只好割爱。其中最让我遗憾的就是没看见佛光。在峨眉绝顶，每逢山上有太阳，山下有雨，岩下编布着"兜罗云"，正当上午九点或下午三点，站在岩前和太阳成适当角度的地方，往往看见云上现出一个圆光，五色斑斓，虚明如镜，看的人的影子就收摄在圆光里头，你点头他也点头，你举手他也举手，那就是"摄身光"。此外因为云霞变幻，光度强弱，还有所谓"清现"，"金桥"，"水光"，"辟支光"，"童子光"等等名堂，据说，五光十色，非常好看。十六日下午我们在金顶的观光台等了许久，因为日光不足，毫无所见。刚从金顶下山到祖殿和锡瓦殿转了一下，太阳忽然出来了；赶紧跑回卧云庵的平台上去眺望，照样没有看见什么。据一个小沙弥说："佛光刚才现了一会儿。转眼就消灭了。"究竟是真是假，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对证！反正在这儿一直等到太阳快要衔山我们始终没有和佛光结下缘。可是这半天因为我们尽在期待佛光，带累的也没有登成万佛顶和千佛顶。

洗象池前的猴群，在峨眉也是很出名的。据说在池前的石栏边或冷杉上，常常被一二百个猴子盘据着。游人如果拿包谷或其它的杂粮去喂它，就可以成天的不去。若是看不见，还可以给小和尚几个钱，让他在山门前大喊几声"猴居士"，他们就可以来了。猴群颇有组织，年老的领队，少壮的放哨。老的有三尺高，并不怕人；小猴儿只有五寸多高，毛色牙黄而润泽，常常紧附在母猴肚子上的毛里头，仅仅露出一点儿鼻子和眼睛，细看才能辨认出来。有时母猴从交错的树枝中，提溜着小猴儿扔着玩，小猴儿凌空而下，用手扶着树枝，好像打鞦韆一样，娇小玲珑，非常活泼生动！从游客手里取东西的时候，长幼有序，前后不紊，比重庆市民抢上汽车的秩序好得多。放哨的总得换着班儿来吃东西，遇到应该警戒的时候，他便啾啾高叫，倘若有人伤着一个猴

儿，大家立刻现出一种狞恶的样儿来群起报复，很可以当得起“精神团结，共御外侮”两句口号。我们逛的时候正赶上包谷季，他们有东西可吃，就不容易喊得来，因此也未免有点儿遗憾。

我们这一回没从小路上山，我总觉得领略不够后山清幽的风景。到了九老洞，正赶上雾迷岩壑，又没能到三皇台去凭眺，尤其使我失望。据说在晴天的时候，站在三皇台上俯瞰华严顶下石笋千峰，青葱笏立，抵得一幅极美丽的画图。直到现在，我的脑子里还时常涌现这幽邃隽秀的想像。

此外，像九老洞的棋桐，白云寺以上的桫罗，因为来的时令不对，没看见它们开花，也不免有一些美中不足的情绪。

最末了儿但是不最小，还有一桩让我很失望的事，就是山里虽然有数不过来的老松，却没看见一根凌霄拿娇艳的红花点缀着它的苍翠！本来在这“高处不胜寒”的地带，具有后凋性质的松柏还勉强可以挨受，像那娇嫩的凌霄怎能禁得住一阵阵的不断吹来冷风？它早就找暖和的地方攀附在别的树上欣欣向荣去了！难怪我从乌尤寺找到峨眉山还是没有看见它！

十一　观光川大

四川大学自从疏散到峨眉后校址分散在好几个地方。七月十八日上午九点承程天放校长和刘觉民、孙心磐、柯德发三位领我们到文法学院的各部分去参观。图书馆现有中文书十万册，西文书二万册，还有一部分在成都没运来。因为地方潮湿，管理人对于书籍的保存上颇费心思。川大当局对于训育很认真，现在已经印出训导须知和学生训知两本小册子，我们参观男女学生宿舍时，柯君很仔细的把每间房的门都打开给我们看，并且告诉我们每间房住几个人，床怎样摆，下学年还要怎样重新隔断等等，足见他平时对于这一点非常注意，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有画得很好看

的许多图表。

十七日晚上，在程校长家里，会到文学院院长向先乔先生（楚）。据他告诉我，川大中国文学系有向宗鲁、龚相农、陈季皋、李炳英，徐中舒、殷石曜、胡茬蕃、穆济波、萧涤非、曾尔康几位。其中只有中舒和涤非本来是熟人，其余都没会过，假期中大半离开学校，所以也没有拜访的机会。先乔年近六十，容貌态度酷似顺德黄晦闻先师。宗鲁治校雠目录学，著述颇多，北大文科研究所近两年来所收的刘念和王叔岷王利器诸生都是由他指导出来的。在川大图书馆里所保存的中国文学系学生毕业论文有吕氏春秋校注，鹖冠子校注，说文段注校正，文选赋类异文考，诗经释词，左传引经考，左传地理今释等。又藏有四川大学国文选二册，所收有礼记，诸子，史记，汉书，韩柳文，太炎文等；由此两部分，颇可以窥见他所提倡的风气的一斑。听说他对于教育部委托我所拟的中国文学系语言文字组课程草案，颇有批评。我这次很想会一会这个畏友，当面讨论一下。可惜不单我到峨眉没能见着他，最近中舒来信说“他已经在善觉寺病故，现尚停柩报国寺中”；从此竟自终古没有面商的机会了。

十八日中午峨眉清华同学会在陈福记菜馆招待我们，约程校长夫妇作陪，主人共十五位。涤非酒量很豪，我对他耿介寡合的性格非常同情，举杯对饮了两次，没想到我竟自醉了。

十九日上午九点，张洪沅、郑含青、方端典三位领我们参观生物系实验室，物理化学实验室，理学院办公室。十一点三刻冒雨移居山下峨眉旅行社。这里房间清洁，招待周到，饮食方便，比山上各庙强的多了。中午中舒在家里招待便饭。下午四点一同出北门，本来想到飞来殿，看一看思成所称赞的元代建筑，因为天晚路滑没能去成，只到绥山公园绕了一会儿，后来又转到东门外护国寺去看大佛。这个庙是明万历己巳建的，又叫做宝藏禅院或大佛寺。正殿供有千手大悲观音铜像，高三丈六尺，是明朝无

穷大师别传募铸的。据说最初他本想把这尊大佛搬到顶上去，后来因为分量太重，难运入山，他才在万历辛卯年到北平，奏请慈宁陈太后(案，如果是陈太后尊号应该作“仁圣”，李太后曾经住过慈宁宫，但也没有“慈宁”的尊号)发帑金开建这个庙，并赐香灯田五百亩。这尊大佛的帽子就有九尺高，相传起初帽子有点儿不正，后来把一个九尺高的小铜佛放在里头才正过来，现在帽缘低的地方还可以看见佛顶 佛前的木龛旁边有一口钟是明慈圣李太后所献，尚膳监苏炳监造的。后殿供文殊普贤三像都留着胡髭，相传是照西域的样子塑的，和普通的像不同。

下午六点含青洪沅约到圣积寺。在一进门的老宝古楼前有两株大黄葛树，直径一丈多，大可十围，浓荫满地，碧色参天，在四川很少看见，旧传楼额有宋魏了翁所写的“峨山真境”四个字，现在已然看不见，楼外面还有一块石碑，刻着“古慈福院”四个篆字，是万历壬午四月分守川南道参议高任重题的。楼中间挂着一个八卦铜钟高九尺，径八尺，据说也是明朝别传和尚募铸的，每逢初一十五的夜里敲它，声音可以直达金顶。寺里面的正殿供有铜铸普贤骑象像，象鼻子都被游人摸亮了。门外有一个铜炉，也是明朝的东西。后殿有永川万华轩施制的华严铜塔，高二十尺，凡十四层。铸佛四千七百尊。镌华严经全部，绿色斑斓，刻工精美，是很值得宝贵的。

这几天因为夹江水涨，从成都来的公共汽车不能开到峨眉，我们本打算二十日从峨眉坐黄包车到夹江，然后再转成都。承程校长和许多朋友的好意，都怕到夹江后等不着汽车，就得坐三天黄包车，沿途还要住“海陆空并进”(“海”是外面下雨屋里立刻漏成河，“陆”是比坦克车还利害的臭虫，“空”是赛过飞机的蚊子)的幺店子，那就未免太苦了。所以他们主张打电报给武汉大学王校长请他替我们买成嘉公路的汽车票，先回到嘉定，再转成都。我们因为情不可却，就这样接受了他们的好意。谁想到事实演变

的结果，比我们由峨眉直接坐黄包车所受的罪，竟至加了好几倍！

十二　走上了艰难的蜀道

七月二十日，上午九点二十分，由峨眉旅行社坐黄包车，仍取道苏稽回嘉定。到了苏稽，方太太转草鞋渡搭船回家；我们一直坐车到乐山郊外的徐家墕汽车站后，又押着行李步行了七里。城里的嘉林公寓和息尘旅馆都住满了客人，好容易才在铁牛门白水街的嘉定饭店，找着三个房间。当天晚上武汉大学王校长派人来通知，二十一日早晨有公共汽车开成都，每张票五十元，因为预先没有登记，得要送给司机三十元小费，才能立刻买得票。我们想，只要少耽延几天。多花几个钱倒没什么；于是就决定托他买票。

第二天早晨四点半起来，六点赶到车站，居然买到第七第八第九三张票，七点多，车也开来了。我们当时觉得很高兴，心里已经在盘算当天到成都后住在什么地方，先看哪几个朋友，若是像这样顺利，不出十天我们就可以回到昆明了。

车票虽然有号码，客人仍然争先恐后的自己挤上车去占座位；等到快开车了，售票员才又一个一个的喊下来叫着号码派定座位。可是最初占住后一排的几个客人，一死儿的盘据着不动，不知道预先有没有谅解，公路局的人对他们也就置之不问了。把号码叫完后，陆续还有没拿着票的客人上车，只要有一丁点缝儿他们就硬挤下去坐，也不管旁边的客人能否喘得过气来。除此之外，顶棚上还坐着四条“黄鱼”。

耗到八点二十分，燃着木炭后，车总算开了。没想到刚走出二十公里，到一个叫滩渡地方，就抛了锚。这个地方有一条小河，在干季本来没多深，平常只是三成水，这几天因为连下了几

场大雨，立刻涨到七成水。河的对岸泊着公路局的一条大渡船，司机喊那个船上的梢公叫他把车渡过去；他借口水大流急，怕有危险，无论如何不肯解缆。司机叫了两声没人理，他也坐在一旁，不闻不问了。据几位常走蜀道的客人说："这是两边正在要价还价的表示，大家要肯出几个钱，也许马上就可以过渡。"当时有两位热心的本地人就坐着另外的小划子到对岸去磋商，终于白费唇舌，毫无结果。就这样僵着，从十点二十分一直耗到十二点，司机既然不闻不问，另外也找不着公路局的人去理论。头上烈日炎炎，腹中饥肠辘辘，嘴里渴得冒烟，连一棵树荫，一块糍粑，一口开水都找不着。正在无可如何的当儿，后面忽然又开来一辆卡车，上面的客人，远望着黑乌乌的比盯在一块臭肉上的苍蝇还多。其中有兵役署的公务员，有军人，有男女学生，还有其他各色人等。最引起我注意的，有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儿，身材不很高，瘦瘦的，脸上略带烟容，穿着咖啡色的绸衫，戴着白草帽。紧跟在他身后还有两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他们在白纺绸的褂裤上罩着一件荔枝绸的长背心，脚上穿着绿丝袜黑缎鞋，毫不爱惜的就往水里踩，裆底下鼓鼓囊囊的有一个兜子。我起初还以为两个人同时害疝气呢，细一看原来每人各带着一架盒子枪。他们站在岸上喊了两声梢公，就坐划子到对岸去了。有认识他们的人说，那个老头儿是这条路上的"舵把子"，跟着他的两个人是他手下的"胞哥儿"，他们一过去也许过渡有希望了。果然待不大会儿我们车上的司机也从对岸回到这边来了，他和跟车的助手啾咕了两句，那个助手就运用"集中力量"的新名词，和每个客人勒索两元过渡费。钱收的差不多，对岸的梢公也招呼伙计，解缆执篙，立刻把船撑过来了。

过渡的办法是把船头接上两条木板，宽窄和车轮相当，距离和轮轴相等；因为水大流急，车不能直着开上去。斜着一点儿好减轻冲击的力量。费了半天事，船夫算是把木板接好了，用绳子

也把船扎稳了，车上的客人都先跑到对岸眼巴巴的期待着；一会儿司机开动引擎，汽车呜呜作响，前头两个车轮已然开到木板上，大家正在高兴的当儿，没想到车后面的一个轮子已经悬了空，尽管转得怎样快，再不能把车身推进一寸。而且车身倾侧，系在顶棚上的行李晃晃荡荡的，眼看着我的箱子里那些未完成的文稿立刻就要付诸东流，怎能不急得出了一身透汗？这时候，船夫们手忙脚乱，客人们垂头丧气，司机却袖手旁观，蹲在一边儿吸香烟。忽然从离这儿八里以外的甘江铺跑来一个公路局的人员，他自告奋勇的跳下河去，指挥船夫们把那块离开车轮的木板用石头垫起一边儿来，为是让它的斜度恰好可以衔接那个落空的轮子的底下。可惜他们辛辛苦苦，"邪许"震天的工作了两三点钟，只因为力学常识不够，没把支重力三点安排妥当，板子搭好以后，车刚往上一开猛然间磕碴一声，船身动摇，石头滚落，板子滑开，车轮照旧出轨，车身倾侧的程度比前一回更厉害。

这一回大家简直的绝望了。那个自告奋勇的人也跳上岸来，拧干了衣服，躲在一边儿一筹莫展。梅先生急得皱着眉，噘着嘴，一支接着一支的吸纸烟，一句话也没有；毅生平常虽然指挥若定，不慌不忙，这时候却也满脸涨得通红，不住的拿手绢擦汗，我始终惦记着箱子里那些稿子，恐怕多少年的心血没像罗膺中先生那样惨遭回禄，却在路上无意中被了水灾。于是不顾一切的再渡到河那边，穿着皮鞋爬到已然向河心倾侧的车顶上去解行李，鞋底子简直滑得站不住脚。幸而在车上临时认识一位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同学汤元森，和一位乐山国立技术专门学校的同学金问瀛，仗着他们两位帮助，我和四件行李算是没有一同滚到河里去。把行李运到对岸后，嘴里渴的要命；毅生花了两块钱，托路旁一家乡下人给我烧了五大碗开水，我顾不得烫嘴不烫嘴，一口气儿喝了个干净，当时的感觉，比坐在重庆冠生园喝冰镇的鲜橘汁，或在酷暑的天气咀嚼着飞机运来的鲜哈密瓜，都似乎有味

道的多。这一刹那才充分了解"渴者易为饮"的真正意义。

一直耗到下午四点半，一半陷在河里的车始终没有救起来的希望；对岸虽然从夹江开来了一辆车，可是两方面的司机没讲好交换"黄鱼"的条件，宁可对耗着也不肯"打兑"。我们恐怕这样待下去到晚上连蹲一夜的地方都没有，只得雇了两个挑夫挑着行李步行到甘江铺，找着一家么店子就歇下了。这家么店子前面是茶馆，后面有几个客房，我们住的一间有三张木床，每张上面各铺着一领草荐，地下湿的往外浸水，隔壁厕所和后院猪圈的气味，一阵阵的从那仅有的一个小窗口里吹进来，大有"薰"风恼人眠不得的味儿。我们为防御"陆""空"的侵袭，把油布铺在草荐上，又燃着好几条土制的蚊香，一切工事都布置好了，才到街上找点饮食，甘江铺地方虽小，街道倒还干净，浓绿成荫的梧桐树夹植在砖甬路的两旁，别有一种幽静的风致。我们在桐荫底下的一个街摊仅仅找到两碗豆浆稀饭聊解这一天的饥渴。当天晚上起初睡得不大好，后来忽然又下起大雨来。我想假如这一晚停到滩渡的旷野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渴了喝不到水，饿了找不到东西吃，下雨没有地方躲避，那岂不更要狼狈万分？这样退一步想，渐渐也就睡稳神安了。

二十二日早晨六点半花八元雇黄包车到夹江。本来想到那里的汽车站去办交涉，好换车往前走。谁晓得到夹江以后，车站早把"洪水暴涨上下无车行驶"的牌子挂出来了。这样一来，夹江当真把我们"夹"在那儿了。万分无奈，只好在王家祠旅社后面匀出一张铺位来，同屋还有一个病人在那里呻吟不绝。挨到十点二十分，同行的忽然有人提议从这里雇黄包车当天"拢"眉山，每辆价五十五元，我们赶路心急，也赞成和他们一起走。于是一行六辆车，向车站办了退票的手续后（手续虽然办了，可是票价至今还没有退还，结果我们每人花了八十元只坐了二十公里的汽车），十点四十分就冒雨动身，路上还遇到一阵大雨，衣服和行李全淋

湿了。十一点四十五分过螺丝圈，坡陡难爬，车夫临时雇人“拉坡”才曳过去。十二点半到土门铺，车夫吃饭后，拉我的那一个忽然要补皮带，这样一耽误，同行的那三个人不耐烦多等，于是就把我们三个老搭档落在后头了，下午两点四十分到张爷庙大桥，花去廿分钟才过了渡。三点十分过两路坡，比螺丝圈更难爬。过坡以后，我坐的车皮带又坏了，这样一误再误，直到四点十五分才过了婀婆镇，五点钟才到了思濛河。车夫借口天色已晚，前面到线滩还要过渡，当天无论如何不能拢眉山，极力劝我们住在这里；我们也恐怕黑天走生路，诸多不便，只好就听了他们的话了。

思濛河离乐山六一·四六一公里，到成都还有九九·七四五公里，我们耗费了两整天，结果才勉勉强强走了五分之二的路。思濛虽然不是什么大镇，可是听老于蜀道的人说：“成嘉公路的司机到这里总要设法抛锚，就像成渝公路的司机喜欢在来凤驿抛锚一样。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据说他们的‘贵相知’都拿这两个地方作大本营，他们仆仆风尘，不得不找个地方消遣消遣；至于客人是否要露宿在荒郊，他们满没放在心里。”这一段话还没听完，忽然一辆汽车风驰电掣的开过思濛镇，同车的金问瀛还向我们招招手儿，说了两句话。原来他们向夹江站长交涉的结果，下午三点钟就换了这个车出发了。我当时一方面颇悔我们“欲速不达”的急性子，一方面也觉得刚才所听到的话不可尽信。

谁知道第二天早晨刚走到离开思濛不够二里的镇南桥，果然看见昨晚开过去的车抛锚在路边，车上的客人，一个个面色灰白，两眼枯涩，有的在河边洗脸，有的在车上打盹儿，显见得是一宿失眠的样儿。到这时候才把那位老江湖的话证实了。我们走出去没多远，雨越下越大。车夫简直淋得上气不接下气，勉强拉到盐水井的一个茶亭，只好暂时避一避，这个地方虽然有一家小铺儿，可是没有什么东西卖，我们尽它所有的沽了四两包谷酒，

就着落满了尘土的炸麻花儿，姑且赶赶寒气，充充饥；又央告老板娘泡了一壶浑水茶，虽然苦涩不大好咽，究竟比渴着好受得多。挨到十点半，雨稍微小一点儿。又冒着雨往前走。十一点四十五分到了线滩，没想到公路局在这里所备的渡船，从这一天早晨起，因为水涨竟自封渡了。连我们一共十几辆黄包车都堆在那儿不能过去，任凭你怎样大声喊叫，对岸管渡船的公路局人员一概置若罔闻。耗到十二点多钟，大家的肚子都饿得咕噜咕噜的叫，也没地方买东西吃。幸亏毅生机警，花九块钱，让一个乡下小孩买了一升米，就托他的家里给我们煮一煮。这一家似乎很穷，几间茅屋脏得不堪，满院子黑泥和猪屎，弄得一塌糊涂，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我们把乐山北大同学杜高厚所送的罐头熏肉和榨菜拿出来，当珍馐美味吃，一边喝着米汤，一边嚼着半生不熟的饭。这时候有四个小孩儿，四个女人，十六只眼睛都在目不转睛的注视着我们，假如我是个写生家，眼前简直是很好的一幅油画。我心里在想，四川米价这样高，绝不会“谷贱伤农”。何以这一班农人对于米饭如此希罕？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一班佃户把所得一点谷子早已卖光，有的甚至于连包谷都吃不上。至于罐头食品在他们更是希罕物儿了。

吃完饭后，一直在河边耗到下午三点钟，幸而有一位军官的护兵向对岸放了四响盒子枪。那个渡船才算撑过来，可是那个管渡船的公路局人员公然向大家说：“现在生活高涨，连包谷都卖五十元一斗，我们专靠路局一点薪水，真是连烧炭喝水都不够，所以不得不请诸位帮衬一下，黄包车过渡每辆请付五元，有钱的便过，没钱的免过。”后来开了两次船，渡过十一辆车来，其中虽然也有几辆少给一两块钱，可是有五六位取巧的坐车人先空身渡过河来，打算要偷关漏税。那个管船的当真就把他们的几辆车落在河那边儿，置之不理。

四点三刻渡过线滩，车夫放足了脚力往前赶，五点三刻，才

拢了眉山。预定一天的道儿，竟自走了两天，还受了这么多的罪，只好自怨命运坎坷。恐怕从夹江同行的那三位早就到成都了。当晚宿在北道旅馆，"陆"、"空"交袭，彻夜未能合眼。

二十六日早晨四点半，困眼朦胧的起来，五点坐黄包车从眉山出发，讲明了当天拢成都，每辆价六十五元。八点进彭山县丽明门，刚走了二十多公里，车夫在我们吃早饭的当儿，就起意"漂车"（他们管换车叫"漂车"）少走路，多赚钱，为取巧自私，不惜剥削同行，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劣性，同这种人真是没道理可讲的。漂车以后，九点二十五分继续前进，在北门外的公路旁边看见"汉张纲故里"和"晋李密故里"的石碑。十一点四十五分过兴隆场，十二点半入新津县境，下午一点四十分拢邓公塘。新津是灌县下游三条河水汇归的地方，每到洪水泛滥的时候，过渡非常困难，所以俗谚有"走遍天下路，难过新津渡"的说法。我们没到这儿以前，很怕到这儿又要出什么"拐"，幸而仰仗上帝的保佑，从两点二十分到三点，居然风平浪静的把我们渡过来了。当船夫把黄包车抬到船上的时候，我们虽然站着挤在人堆里没有回旋的余地，身子随着激荡的江流不住的摇晃，可是一回想起前两天在滩渡和线滩的滋味来，无论如何是轻松快活的；这一刹那回头望见邓公塘山上的修觉寺、华严寺、二郎庙、玉皇殿等许多寺观，参差错落的掩映在一片浓绿中间，居然也有闲情逸致来欣赏它的美丽了。

过渡后，在旧县稍微休息一会儿，有一辆小汽车的司机向我们兜揽生意，我们心急似箭，恨不得马上到了成都，也有意无意的和他磋商磋商，没想到因为买不到汽油没坐成汽车，结果倒被黄包车夫敲了一笔小竹杠。四点半过兴隆场，再经黄水镇，到双流县，天已经六点多了。从旧县雇来的黄包车夫又在"漂"车。我换到的一个，笨而无力，走两步歇三步。还不住的气喘如牛，在离成都南门还有四公里的地方，他简直拉不动了，我只得下车跟

在他后面，细雨濛濛，漆墨乌黑的陌生路上，踽踽独行了八华里。九点半到南门后，毅生已经等了我半点多钟了。赶紧再换车到城里骡马市大川饭店新改的中国旅行社，匆匆忙忙间，很万幸的算是只丢了我一顶呢帽。

我们就在这深更半夜里到了成都。

十三　尝尝成都跑警报的滋味

到四川后所经过的城市，我最喜欢的是成都；因为它除去城圈子不很见方，街道稍嫌纡曲以外，有好些地方都像我的故乡北平。比如春熙路的繁华像王府井，玉龙街的风雅像琉璃厂，打金街像廊房头条，少城像后门里头，薛涛井和陶然亭的风格相近，草堂寺和松筠庵的规模仿佛，华西坝一带简直是具体而微的成府或清华园，只有武侯祠的地方色彩特别浓厚，在北平一时还找不出适当的对照来，美中不足的是，我们在成都只停了六天，却有四天遇见警报，七二七的空前大轰炸我们碰巧会躬逢其盛。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因为前两天路上太辛苦了，在旅行社休息了半天，下午一点半到四圣祠医院去看寄谦。她自从二十八年统考取录后，教育部没能照她的第一志愿分派在西南联大，勉强在川大待了半年，肺病就发作了。一个年轻轻的孩子，独自在举目无亲的异乡害病，这是十分值得同情的，所以我到成都后第一个就去看她。她看见我，惊喜交集的喊了一声“二叔”，两行热泪立刻就淌在脸上！尽我可能的安慰了她几句，并且谈了一些昆明熟人的消息，才把她逗笑了。四点返寓，郭子杰和沈茀斋来访，晚七点邓锡侯先生约我们在南打金街王宅聚谈，借机会晤到朱佩弦，陈斠玄，李幼春，李伯申，刘式传，王孟甫几位和许多不大熟识的成都“文化人”。

成都在许多好处之外，值得提一下的还有小吃和市招，比如

像"姑姑筵"、"哥哥传"之类，声名已经洋溢四川以外，自然用不着特别介绍了；就是像，"不醉无归小酒家"，"忙休来"、"徐来"，之类，先不用问他们的口味是否适口，单凭这几个招牌就够"吃饱饭，没事干"的骚人墨客流连半天的。甚至于一个卖豆浆的小铺也用"万里桥东豆乳家"七个字作招牌，未免雅得有点儿让人肉麻了。可惜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米珠薪桂的年头儿，"姑姑筵"一餐酒席就得四五百元，朋友们既然不敢轻易请客，我们更不敢贸然到这些地方去问津，倒是，二十六日中午，佩弦约我们和新从兰州回来的徐绍谷全家到名不雅而物甚美的"吴抄手"去领略本地风光，我们却非常得到实惠。不过一碗山大菰面索价三元二角，物虽美价未免欠廉了。此外，还有很著名的"黄胖鸭"和"赖汤圆"，可惜没抽出工夫去领略一下。

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到华西坝去参观华西齐鲁金陵大学会到张凌高，刘式传，陈裕光，吴贻芳四位校长，高巍巍的楼房，绿莹莹的草地，看惯了我们那茅茨不翦，蒿莱不除的校舍，来到此俨然有天上人间之感。这四大学现在联而不合，校舍全借用华西的，一切开支按学生多寡的比例分配，有一位西籍的总会计专司其事，各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状况，据我约略向各校当局询问所及的，华西方面，主任为庞石带，教授有林山腴，锺正楙，李培甫，杜奉符，闻在宥，吕叔湘；齐鲁方面，主任为钱宾四，教授有林昇平，邓子琴，胡福林，孙次舟，张维思；金陵男大方面，自余贤勋病故后，主任由文学院长刘国钧兼任，教授有高文，罗倬汉，张守义，陈延杰；金陵女大方面，主任为陈斠玄，教授有邵祖平和曾小姐等。至于三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齐鲁由顾颉刚主持，另外还有钱宾四，张维华，张维思，胡福林，孙次舟几位；金陵由李小缘主持，另外还有徐益棠，商锡永，刘叔遂几位；华西由闻在宥主持，另外还有吕叔湘，韩儒林两位。听说我的学生傅懋勣上学年也被在宥从华中罗致到华西作副教授兼副研

究员，薪尽火传，颇为欣慰。这三个研究所的风格，大致齐鲁偏重历史，金陵偏重考古，华西偏重语言，不过中间也没有严格的分野；经费的来源都是由哈佛燕京社供给的。在这许多位中间，颉刚，斠玄，宾四，在宥，叔湘，锡永，小缘，子琴，福林，本来是熟人，其余几位还都没有会过，林山腴的诗名很高，记得李审言有一首赠古公愚的诗道："雅才今日推梅县，诗派华阳起正声，文字论交半天下，平章要识此时情。"梅县指着公愚，华阳便是推崇他，他家里的肴馔也很精美，在成都，"林山公菜"和"姑姑筵"是伯仲之间的。

从华西大学出来，到后坝三大学肺病疗养院去看杨君庆惠，他是我的亲戚，曾在空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当这一期毕业的时候，林徽因女士的弟弟林恒在驱逐组考第三，他在轰炸组考第三，都是那一班优秀分子，可惜一个毕业不久就壮烈的殉国，一个刚毕业就发现肺病；我真为国家养士可惜。庆惠本来是个很"棒"的小伙子，人品，志气，技术，学识，都值得佩服；不幸得了这样延缠的病，看见他真让我难过，幸好他的脸色和精神都很好，大约不久，就可以康复了。我相信他一定还能替国家，替民族，建立一番功业。这个疗养院统共不到二十个人，可是有七个是空军出身的，关于这一点，我希望航空委员会和航校的负责当局对于在校或出校员生的营养卫生都得特别注意才好！

晚七点，子杰在广益学舍请我们吃饭，同座有沈苐斋，蒙文通，吴毓明，刘式传等，八点同毓明访在宥和叔湘，华西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季刊已经印出两期，可惜在内地很难看得见，这一晚在在宥那里才看见了航空寄来的样本。纸张的考究，印刷的精美，绝不是在昆明或重庆所能找到的。

在成都刚过了两天消停的日子，忽然又疲于奔命的跑起警报来了。二十七日早晨八点，子杰约我们和苐斋、佩弦去游武侯祠，出南门外一里多地，老远就望见古柏参天，气象森严的一所

祠宇，那便是杜工部所谓“锦官城外柏森森”的蜀相祠堂了，这个祠堂本来叫做“汉昭烈祠”，可是诸葛亮的声名和功业在一般民众心里比刘备普遍得多，结果反倒君以臣掩一变而为“武侯祠”，祠的前殿供着昭烈帝像，旁边有北地王配享，左右配殿分祀关张，两庑还塑着蜀汉二十八功臣，后殿的武侯像本来塑着丞相衣冠，可是不知道哪个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的俗人擅自给他披上一件八卦衣，送给他一把鹅毛扇。这和美国芝加哥博物馆根据梅兰芳贵妃醉酒的戏装去追摹杨玉环的遗容，可谓无独有偶的滑稽可笑。在这一层殿里，左边供着诸葛瞻，右边供着诸葛尚，壁上刻的题咏虽多，但没有超过清代以前的，其中有季刚先师的尊人黄鹄大先生的一首诗，倒引起我不少念旧之感。从武侯祠出来，又驱车到新西门外余家桥去凭吊“浣花溪水水西头”的草堂寺，这个地方门禁得很森严，子杰掏出一张教育厅长的官衔片子来，守门的才把我们放进去，草堂三楹，中间供着杜工部，左右分祀黄山谷和陆放翁；堂后有杜像刻石三，黄陆像刻石各一，我对着这千古诗圣的故宅虽然有无限的“思古之幽情”，可是，要追慕当年“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的遗风余韵，简直一点儿都领略不到了。

当我们还没有到草堂寺以前，在路上已经看见了预行警报的黄旗，成都人因为最近几个月敌机并没有当真来过，所以大家的心里，简直不拿情报当一回事，没想到这一次敌机可当真来了，——而且还来了一百零八架！九点四十分发过空袭警报后，我们还在城西四家村李幼春的家里谈天；十点四十五分续发紧急警报，还没有过十分钟敌机就飞到头上了。紧跟着高射炮声隆隆，投弹声轰轰，几间房子动摇的像地震，屋顶上的瓦和窗子上的玻璃被激荡的上下交响着；这一刹那的紧张情绪事后很难把它追述出来。在下午一点四十分解除警报后，我们本打算到昭忠祠街赴梅东华的约会，谁知道在城里坐着车东冲西撞的盘旋了总够半点

多钟，压根儿没找到一条可以通过的路；举目所见不是栋折榱崩，瓦砾遍地，就是肢断肱飞，血肉模糊！这一次灾区之广，伤人之多，打破了成都历来遭遇空袭的纪录，一直到四点我们才从城外绕到梅家吃成了午饭，这时虽然饿了半天未尝不饥肠辘辘，虽然感谢东华给我们预备下在昆明三年看不见的鲜虾和西瓜，可是一想起刚才亲眼目睹的惨状，无论有什么珍馐美味也觉得不是滋味！回到旅行社以后，看见离开我住的房子不到两丈远就中了一个大炸弹，我的房里虽然顶棚震落，尘土满地，幸而还没有直接命中，还不致于把我在滩渡辛辛苦苦从汽车顶上冒险抢救下来的那个箱子化成灰烬。

晚七点到焦家巷赴张怡荪的约会，怡荪从离开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以后就专心去办西陲文化院的事业，当晚因为惊魂甫定没能详细询问他院务进展的情形，可是就他已经印好的藏汉字典，汉译耶士基藏语文法和西康详图来看，足征他在这抗战期间确乎闭户埋头的作出了一些成绩。

二十八日，早晨七点四十分就有了敌机入川的情报，黄旗刚一挂出，全市立刻骚动，黄包车价钱飞涨，街道上挤不动的人群，各各扶老携幼，提包挑担，荒荒张张，抢抢攘攘，直着眼睛往前奔，成都市民再没有昨天以前那样镇静了。我们随着北大老同事雍克昌到西门外九里桥去躲避，好容易跑出西门，到了郊外只见疏散的群众夹在稻田中间的小道上成两条直线的样子向前蠕动着，绝不能作面的展开，一旦敌机临头这是最危险不过的，所以在成都遇到空袭，不单没有重庆那样安全的防空设备，连昆明那种跑警报的味儿都赶不上，因为第一，城市太大，从城里跑到郊外已经得费去很长的时间，走出很远的道路；第二东南北三门外各有轰炸的目标，比较上只有西路安全一点儿，因此，一遇到警报这条路上往往拥挤不堪；第三，成都郊外到处都是水田，不像昆明郊外那样空旷，要想跑出去不远就找到一个像昆明北郊的

陲山，西郊的福海村，东郊的昙花寺，南郊的船房，那样既有掩蔽又非常宽敞的地方，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这一天，除去城里的一段路不算，来回一共走了十八里，把我的皮鞋都跑绽了，结果却是一场“惩羹吹齑”的虚惊。然而因此却领略了克昌家里的田园风味，他的田庄在九里桥的道旁，周围共三十亩，丛竹密翳，曲溪萦回，从外面简直不容易发现它，中午一餐便饭，承主人“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吃着格外香甜有味。成都坝子上的田，天干不旱，淫雨不涝，向来是很出名的，近来经“山东一人，山西一人”在那儿大量的收买，每亩已飞涨到一千四五百元。他这三十亩田都交给田户种着，每年“大春”，每亩交谷一石九斗，按四川现在谷价说，这笔收入总算很可观了。克昌是研究生物学的，现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假如我要是他，我一定摆脱一切帮着弟弟在家经营田庄，一方面常和自然界接触也还可以不废所学，又何必仆仆风尘，一年往返两次，乃至于四次城固呢。

晚七点张岳军先生在励志社招待我们，同座有苇斋，佩弦，毓明，邓品纯，张凌高，陪席的是郭子杰胡次威两位厅长，席间谈起白天在警报声中共有敌机一百五十架分五批袭川，第一批炸重庆，第二批炸泸州，自流井，第三批炸内江，自流井，第四五两批均炸自流井，损失情况还没得到详细报告。

二十九日早晨八点十五分，预行警报的黄旗又挂出来了。本来约定这一天到宋公桥去看佩弦，被警报催逼着，索性就手儿逛了一趟东门外的望江楼，望江楼因为薛涛出的名，现在在薛涛井旁还有一块碑，刻着她暮年著女冠服的画像，和清乾隆乙卯周厚辕所写的唐胡曾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巷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匆匆的游览一周，便坐在吟诗楼上俯瞰锦江的碧流，从从容容的等警报，果然，九点二十分烟袠响了。我们随着苇斋到川大农学院院长王尧臣家里去躲避，十二点十五分忽然有机声隆隆在空中盘旋了约摸半点多钟，我们躲在

防空壕里既没听见紧急警报，也没听见高射炮的声音，究竟是敌机，是我机，始终没弄明白，下午两点五十分解除警报后，从农学院的后门坐鸡公车到新南门，这也是生平的第一次经验，鸡公车比北方的独轮小车子矮而小，人在上面脊背靠着一块板，两脚伸在轮子前边几乎可以擦着地，走起来，这声音吱吱咂咂的，令人发生一种不调和的刺耳的，吵噪的感觉；我想它得名的原由，除去象形而外，这种声音也或许是可能的。

四点，在宥，叔湘约我和毅生在广益学舍里华西大学中国文学系茶叙，凌纯声，芮逸夫，马昌寿三位前一天刚到成都，颉刚从崇义桥赶进城，在这里全会着了，另外还见着三大学里许多位旧交新识的朋友，最让我高兴的是碰见了冯汉骥先生，近年来听见弄人类学的朋友提起 H.K.Feng 的名字来，又在 Havard Journal of Asiatio Studies 里面看见他两篇文章，这天一见面，原来十五年前我们在厦门大学就同过事了，散会后到鲁斋去看宾四，他今天才从青木关回来，我们因为还要参加清华同学会的宴会，匆匆忙忙没能多谈，约定第二天一早再去看他。

晚七点成都清华同学会在总府街涨秋餐馆欢迎梅先生，约子杰，东华，蒹斋，佩弦，毅生和我作陪，饭后由主席宋涟波致词，梅先生和子杰都有演说，我一路上跟着梅先生参加好几次清华同学会，想等着机会在这里说几句答谢的话，现在约略还记得那一晚说话的大概是：

"每逢我参加清华同学会的盛宴的时候，梅先生总向大家给我介绍说：'罗先生是我们清华的校友'，真的，在西南联大里头，假如我要巴结的话，我不单可以算是清华的校友，而且还可以算是南开的校友，可是，撇开这一层资格不提，我另外还可以找得出跟吃跟喝的好理由来。今年清华开三十周年纪念会的时候，张伯苓先生打一个电报给黄子坚先生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我们得从丰的庆祝'。当时子坚在会场上大作'通家'的解释，

最精彩的几句是：‘清华现在的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南开的教授又有好多是清华出身的，并且两校的同人还有许多叙得上姻娅的关系’，后来冯芝生先生又代表北大说：‘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也并不后人，比如说，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之先生是清华人，兄弟是北大人现在却担任着清华文学院院长，再者子坚先生说，清华同学向来穿衣服讲究“倍儿亮”，北大同学总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的不修边幅，可是今天清华校友代表吴泽霖先生的衣服却充分的表现着北大的风格’，这两段颇有风趣的演说在当时非常动听，要是给他们补充几句，我还可以说：现在北大的同事有许多是清华南开出身的，而在座的北大同学朱佩弦先生却在清华有很悠久的历史，此外像杨今甫周枚荪几位先生，乃至于兄弟个人，都在清华服务过一个时期，拿这些关系难道还叙不上‘通家’吗？既然是通家至好，诓两顿饭吃还有什么拉不下脸来的？——”

我说完这段话，王士倬先生和一位现在叫不上名儿来的清华同学各自敬了我一杯酒，宾主才尽欢而散。

三十日早晨七点四十五分，已经有预行警报，梅先生一起来就到茶店子拜客去了，我和毅生赶紧雇车到华西坝去找宾四，八点二十分刚到广益学舍门口儿空袭警报就响了。约上宾四，随着叔湘全家，到附近一个碉堡底下去躲避；在那里碰见在宥，颉刚，斠玄，纯声，逸夫，卧寿许多熟人，后来又到小缘家里去谈天，这一天敌机虽然没来，可是听说一共有七批分别轰炸重庆等处，直耗到下午三点警报才解除，我和毅生利用这个空儿很恳切的劝宾四返校。我想像宾四这样富感情重然诺的朋友，不久一定会回到北大来的。四点，承颉刚，宾四，斠玄，在宥，王栻五位，招待我们在中西餐馆吃午饭；晚八点，又累萧斋和协和中学吴先忧校长破费，让我们在离开成都以前领略一点儿“哥哥传”的滋味。

十四　可靠的邮车居然出了“拐”！

在成都本来想多流连几天，最初还有登青城山，游都江堰的雅兴，可是住过六天反倒兴趣索然，急于想走，一则因为连续跑了几天警报，颇感力尽筋疲；二则接到蒋梦麟先生从重庆打来的电报我们急欲会他；三则在路上出乎意外的耽误了这么多日子自备的资斧早已告竭：所以在七月三十日托东华代向邮政局定好车票后，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只是一件事有点儿遗憾：我们刚到成都那一天，就接到充和寄来一封信指点游青城的途径说：“由灌县去青城山约三十五华里，有两路可走：一摆渡，一经索桥，来回可走不同的路，到青城即住天师洞，万不可住上清宫，因为那里的道士俗气逼人，竟有一道士满口二百五的英文，除结交要人外，又爱结识教授，琐琐麻人！天师洞主持为彭椿仙，年高德茂；另有易道士心滢者读书最多，貌甚癯雅，如有兴，可与一谈，还有一个伍知客，古风道貌潇洒出尘，可入画，不可以谈话，有一弹七弦琴道士葢与彭祉卿同派，粗慢无礼，亦无其他修养，以不听为是，天师洞正殿有一对石狮，一狮足踏一法螺，有孔可吹，音甚洪亮，青城茶有名，天师洞不如上清宫，因其居卑处下，不见阳光，上清宫则反之，山上有奇鸟，黄昏即鸣，姑名之曰知更鸟”。可惜我们匆匆忙忙的没能照她所说的去览胜寻幽，姑且记下这段话作为梦游的指南，保持着有余不尽的兴致。

在离开成都的前一天，我们已经托蓉市警察局秘书主任郭喆卿替梅先生定了三十一日的飞机票；可是梅先生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既可以节省去两百多块钱，三个人还可以不致于分散，所以他毅然决然的退掉了飞机票，仍然和我们一块儿坐邮车，——的确，除去飞机以外这是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

七月三十一日早晨五点，我们冒着大雨赶到西川邮政管理局，承东华和运输股吴华农股长的帮忙，把行李和座位都给我们安置"规一"，同行的除去我们三个以外还有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杨宪益教授和他的夫人Cladys Tavler女士，另外还有一位到自流井供职的邮务佐林君，梅先生和杨太太坐在司机台，我们四个坐在后面。上面遮好帆布棚，下雨也不至于渗进来，司机名张培芝，北平人，看样子很老实，梅吴两股长也替我们关照过了，七点二十五分开车，十点十五分拢简阳，早餐。外面的雨虽然淅淅沥沥的下个不住，可是这七十五公里畅行无阻，一点儿问题都没发生。

没想到十一点十分离开简阳，刚过了三十分钟，走出去不到五公里，在一个叫七里碑的地方，忽然因为山洪暴发，河水漫过了公路，车便不能前进了。我困眼朦胧的闷坐在帆布棚里，有时候幻想这是童子军的露营，有时候幻想我被困在戈壁沙漠的蒙古包中，恍恍惚惚的又焦急又难过。一会儿后面又抛锚了一辆四川公路局的木炭车，全体旅客总动员，下车来和临时雇的民夫共同推搡，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才把这辆车掉转头去开回了成都，经这件事一提醒，前几天我们在滩渡所遭的困厄不由得又涌现在眼前了，一直耗到三点五十分，水稍微落了一点儿。司机试着把车涉水而过，慢慢的往前开，刚开到中流，水的力量把车身冲的往左歪，司机手忙心乱，一时控制不住，便把车子的一边开到公路外头的田地里，车身倾侧的很厉害，黄泥汤儿立刻流进车厢来，这时假如我们稍一张皇，起身乱动，让车子失去平衡，马上就会有翻车灭顶的危险。幸亏大家还沉得住气，从容不迫的等司机用一条粗绳子把车子系在远远的一棵树上，然后才一个一个的慢慢爬下车来，我当时只穿着衬衫和短裤，让一个乡下人领着在河里走，河水一直漫过大腿根，急流激荡得上身乱晃，这时才后悔在青岛住过一夏天却没学会泅水。等到人完全出了险，再慢慢的抢

救行李，我的一个 fibre 箱子已经被水浸透，箱子毁了，衣服和稿子也全湿了。

过河后，在一个叫新市铺的小镇，找到一家么店子来安栈，我们三个住在一间七尺见方，挤下三个床铺，潮湿黑暗，空气不大流通的小房子，那位带着洋太太的杨先生也不得不暂时降低他们的“文化水准”，找到一间小屋，向毅生借了一床被单，也就勉强随遇而安。我顾不得休息睡觉，开开箱子对着一叠叠的湿稿子一件件的湿衣服，紧皱双眉，一筹莫展。

八月一日上午，张司机赔了一百二十四元钱，雇了许多民夫，才把汽车救过河来，不过电瓶着水，非得修理好了不能再开，我趁着这个空儿就在来安栈前面的茶馆用炭盆来烘稿子，十二点五分继续开车，这时跟车的邮差因为两位股长没在眼前，便不大耐烦替我们遮罩棚腾位子了，四个人挤在邮包堆里，上面太阳晒着，既没有草帽又不能撑伞，纵然昨天稍微受了一些潮湿，可是对于这么强烈的日光也着实有点儿吃不消。车开到一〇二公里的地方，桥又被水冲坏了，幸而水已退净，路面还看得出来，司机十二分谨慎的把车子开过这重险关，大家想起昨天的情形来都不禁捏着一把汗。没想到刚渡过一重险关又碰着一块绝地。下午一点十分到了一〇五公里的长寿桥，路面被水冲坏了三丈多长，桥梁倾圮，据说非得两礼拜不能修复，无论如何车子也开不过去了。这时司机除去盼望对面来车设法“打兑”以外，急得一点儿主意都没有。我们等到下午三点丝毫没有好消息，只得雇人挑着行李步行渡河，承资阳邮局李旭初局长招待晚餐，并且给我们找到一家紫东客栈，局面和设备比新市铺的来安栈强多了，可是我因为烘烤衣物，一直耗到夜里三点钟还没能睡觉。

八月二日早晨李局长来说，内江没有车到，恐怕前面的路也坏了，他已经替我们包了一条民船，价洋二百元，走的快一点当天就可以拢内江，我们在这路费拮据的时候虽然不愿意平白多花

这笔钱，可是再要等起来更觉得沉闷，只好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十点半上船，不大会就开了，船上除去我们同车的六个难友，两个邮务人员，船夫又偷搭了两三个客人，沱江的水势很平稳，沿岸的山水远不及岷山的秀丽，在船上闲着没事洗了九件湿衣服。快到六点的时候，天上黑云浓得像锅底，忽然又下起大雨来，舱里到处都漏湿了，撑船的除去老梢公和他的侄子还有一个长工一个短工，雨下大了，那个短工怕把衣服打湿，躲在舱里不肯出去，任凭船身在江心漂摆，梢公急得把嗓子嚷哑，他始终好像没那么一宗事。这阵雨一直下了一点半钟，就在这惊涛骇浪，急风暴雨的里头，七点半才算脱离险境，拢了资中西门外的江岸。可是，摸着黑儿冒雨上坎，两只脚陷到泥塘里几乎没过磕膝盖。进城后，上头淋着，底下趿着，手上提着，走了半点多钟，碰出好几个客栈，结果才在中街找到一家清川旅馆，还算好，这家旅馆开张不久，床帐被褥都是新的，在紧张疲乏以后总算睡了一宿安顿觉。

资中的街道很整齐，路中间铺着大块方砖，碧绿的梧桐高耸在两旁，在雨过天晴的早晨格外显着幽静清洁，可惜我们头天晚上赶到，第二天九点钟又得回船，对于这个川西的大城市只有匆匆一瞥的缘分罢了。临上船的当儿又赶上一阵大雨。把到码头送行的资中邮局朱局长和李女士淋得衣服全湿了。等到十点二十分雨稍稍小一点儿才开船，可是走了不到一点钟，雨又大得怕人，烟雾漫江，简直让在水上生活了四五十年的老梢公都定不准舵向。为安全起见只得泊在一个小湾子里，直到十二点二十分才继续开行，以后虽然浓云密布，沉黯无光，可是直到下午四点二十分拢了内江，却没再下雨。

在离开资中的时候，合起我们三个人所有的钱来已经不够开发船价的了，最初我还想和宪益暂时挪借几文，没想到他在成都买完车票以后只余下刚够两天食宿的钱，拮据的情形比我们还厉

害。万一下船的时候，当真凑不出钱来，我只好“为质于舟中”，请梅郑两公上岸借钱来赎我。幸亏快到内江，那位林君把他应摊的一份拿出来，我们才算对付着下了船，这时合起我们三个和杨氏夫妇所有的全部财产只剩下六元法币，到蜀天行墅开发完拉行李的黄包车钱，五个人便都“妙手空空”了。当我们路过川陕联运处的门口儿，我们有意无意的问了一声周金台处长是否在内江，并且告诉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待一会儿金台和韩德璋都到旅馆来看我们，这样一来我们一行五个人的晚饭才有了着落。

八月四日我们困在旅馆里还没唱“当锏卖马”，梅先生已经拜访内江中国银行孙祖瑞经理，通融了五百元，除去转借给杨氏夫妇一百元以外，假如不再遇到特别故障，我们对付着可以回到重庆了。

内江是川东川西交通的枢纽，商业很繁盛，出产以糖和酒精为大宗，当地商人以糖业起家发财到百万以上的很多，酒精厂大小共有好几十家，酒精拿“漏水”（就是糖稀）作原料，也算是糖业的一种副产物，因为有钱的人多，所以生活程度特别高，随便吃一餐饭便得花到七八元，据说内江和自流井是四川全省生活最贵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一等车就过了三天，这期间除去上面所提到的几位朋友以外，我们还会到刘大钧先生和刘太太，大钧人更瘦了耳朵也更重听了；刘太太是昆明明社的曲友，她的巾生和五旦都很有功夫，四日晚在她家吃饭，因为刘先生有病，德璋临时跌了一跤，内江的两只笛子都缺了席，终于没能过成曲瘾。此外还会到清华一九三二级毕业同学李国干。

为接洽汽车的事，毅生跑了好几趟邮局，五时听说资阳那边冲坏了的长寿桥已经搭起浮桥，那天下午成都的车才能开过来，六日下午杨氏夫妇在邮局等了半天，结果只是杨太太一个人先走了；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四个人赶到邮局，因为位子不够，又把宪益一个人落下。这样一来，我们从成都一同出发的五个人竟自分

成了三班儿。

八月七日，早晨五点半，从内江邮局出发，梅先生和一个邮局人员坐在司机台，我和毅生坐在后面邮包上，没出城的时候，我们虽然躺下，还要擦着树枝和电线过去；手里若是抓不住绳子便有滚下车去的危险，每逢遇到坑坎的地方，一颠就颠起两三尺高；假如不是亲身经验一次，我真不能想像出花钱买票坐车会受这么大的罪。五点五十分到挣木镇，等了四十五分钟渡船不开过来，我们的车列在第四，七点二十分车开到渡船上，又过了一个钟头拖船的汽划子才到，过完渡已经九点十五分，司机又加了二十分钟油，然后才开足了马力往前赶，可是车的速率越快，颠簸的也越厉害，一会儿太阳又露出来了，把周身皮肤晒得通红，直到十一点半拢荣昌，吃了一顿午饭才稍微喘过一口气来。十二点十分车再开到永川，休息不到十分钟，以后就一口气儿开到青木关，看时候才不过三点四十分，这一段虽然颠得骨头酸疼，晒得皮肤灼热，可是比起滩渡抛锚，新市铺翻车的情绪来，毕竟痛快得多了。

从内江开来的邮车照例在青木关换车后才继续开到重庆，这一天颠簸情形，我们都有点吃不消了，想在这里休息一晚，顺便到教育部看几个朋友，第二天再走，于是我们到邮局交涉妥当，把行李卸在第一宾馆，稍微休息一下，便上山到教育部去看吴俊升蒋养春两位老友，恰好赶上俊升回沙坪坝，养春害病，都没见着，幸而邂逅着韩裕文马芳若两位同学，承他们告诉了许多熟人的住址，又招待了我们晚餐，晚间到益庐访充和同到民教馆茶叙赏月，俨然又回味到当年呈贡旅居时的清兴。

十五 赶上了“疲劳的轰炸”！

我们六月初第一次经过重庆的时候，曾经遇到两次轰炸，六

月一日是在玉川别业的防空洞躲避的；六月二日躲在市民医院的洞里就亲自碰见直接命中，封闭两个洞口的危机。那一次所躲的洞，假如没有四丈厚的石头，假如不是有五个洞口，结果就不堪设想了。可是，无论如何，总没有我们在青木关所遇到的警报那样频繁!

从八月八日到十七日，据敌人宣称，一共轰炸了一百五十小时，飞来一千架飞机，投过一万个炸弹，简直把陪都附近的民众搅得夜不安枕，日不得食，它们管这种恶行为叫做“疲劳的轰炸”!

在这九天里头我们几乎没有一会儿不急着要走，不过，事实上不单公共汽车完全停开，就是打电报，写快信，专人面托重庆的朋友，去打听飞机的班期，也简直得不到一点回音。十五日听见西南联大被炸的消息，越发急得坐立不安，虽然马上发急电去慰问同人和同学，仍然放心不下，尤其是负着行政责任的梅先生和毅生格外焦灼万分。这样度日如年的挨过了一天，十七日趁着警报稍微轻松一点儿，我们立刻搭着部里运米的卡车赶回了重庆。

在这疲于奔命的期间，我还抽着空儿好整以暇的作了两件事：第一、八月十一日上午，在警报声中，承音乐师资训练班班主任杨仲子和教务主任李抱忱的委托，让我到彭家院子去讲演一次，那天我讲的题目是“声韵和声乐的关系”大意想说明国字的四声阴阳对于谱曲的重要性，四声阴阳虽然随地异其调值，但是谱曲子的时候总得依照一个标准，时下的抗战歌曲把“九一八”唱成“揪尾巴”，那就是念倒了字音的实例，末了儿又附带着说了一点儿戏曲音韵的源流，当我正在高谈阔论的时候，有一阵敌机隆隆恰好从头上飞过，因为听众仍然很镇静的坐着不动，我也就不好意思“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了。

第二、八月十六日晚上，音乐师资训练班邀请教育部音乐教

育委员会全体举行演奏会，我也被约参加，那一晚的精彩节目有金律声的男高音独奏，张洪岛的提琴独奏；曹安和女士用琵琶独奏“十面埋伏”，以后又唱了一段昆曲“昭君”，她还和陈振铎杨荫浏用琵琶，二胡，笙合奏了一段节改梵音古曲的“后满庭芳”。大轴子是张充和女士唱昆曲“刺虎”里的“俺切着齿点绛唇”，“银台上煌煌的凤烛墩”、“恁道谎阳台雨云”三支。十面的指法纯熟，刺虎的珠圆玉润，是那一晚听众的公评，用不着我多恭维的，我推辞不过，勉强唱了“弹词”里的第五转“当日个那娘娘在荷亭把宫商细按”和第六转“恰正好喜孜孜霓裳歌舞”两支，大概总不免有荒腔走板不搭调的地方，辜负了抳笛的名手杨荫浏！

八月八日上午我们到教育部里拜候余次长井塘和陈泮藻两位老友。养春病后还不能到部，约我们中午到他家吃便饭。他的夫人蔡淑慎女士画法更老到了，想起民国十六年许多同学在杭州聚首的情形来，而今好些人风流云散，天各一方，连消息差不多都隔绝，未免不胜今昔之感！一樵是九日下午回来的，他约梅先生搬到他的新居，让我和毅生搬到部里的督学室。连续叨扰他好几次，并且听他叙述视察浙闽赣桂归来的奇闻轶事，参观他从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所搜罗来的精致的瓷器，旅中颇得朋友之乐。俟升八月十三日才回到青木关，在警报连续不断的当儿还承他招待我们一次，此外，我们在这几天里头又承部里和部外许多位朋友恳挚招待，并且领导我们到部里各部分参观，都让我们十分感谢。尤其是张充和、韩裕文、马芳若、何寿昌几位同学，从始至终的殷勤照护我们，连下防空洞的点心都替我们预备到，真是怪难为他们的。

十六　歌乐山的几天喘息

在青木关所遇到的十天空袭真让我们累得够疲劳的了。所以

八月十七日晚上回到重庆后，把行李安置在中央图书馆托金少英照应着，第二天忙了一天把飞机票定妥当，——梅郑两位是二十三日的班，我和老舍是二十六日的班。——马上就想抽空儿到歌乐山去看孟真和冰心，顺便休息几天，恢复恢复疲劳。

十九日清早，一樵开车来接我们，八点三十分有预行警报，我们把车停在两路口等候文藻，眼看着对面的坡上高高挂起一个红球，眼看着道旁的防空地图随时移动敌机的所在；一会儿退到恩施，一会儿又进了川境，可是文藻却杳无消息！九点四十分红球变成两个，空袭的哨子也响了，司机的抱怨，恐怕车子开不出市区，我们也焦急的望眼欲穿，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文藻算是蹦蹦的赶到了。于是我们才叫司机开足马力往前奔，一樵的这部车年纪已经很大，早就比不上有钱机关所用的一九四一式了，而且前几天刚被敌机轰炸过，车棚已经炸烂，上面用油布遮着，车门用绳子系着，除去引擎没坏，几乎到处都是百孔千疮，我们飞快的往前开着，连沿路的警察都懒得拦住了盘问。刚过小龙坎，前面盖着汽缸的百叶忽然哗哗啦啦掉下一扇来，跟车的站在车头用手按住它仍旧继续往前奔；还没到新桥，车上被炸断了的电灯线又因为摩擦而燃着，假如不是发现的早一点，车上也许着了火！过山洞后，紧急警报响了，司机越发拚命往前开着，幸而路上并没发生更大的危险，我们居然在敌机没有临头以前安安全全的到了歌乐山。静下来一回想，这部车虽然破了，可是它的老福特的引擎“硬是要得”。

我们上次过重庆的时候，曾经在五月三十一日匆匆忙忙的到了一趟歌乐山，那时孟真正住在中央医院割扁桃腺，我们遵着医生的嘱咐并没敢和他多谈话，因为回城要赶山洞的末班车，所以在文藻和冰心的家里也只坐了不大的工夫，这次利用等飞机的空当儿，我们打算在山上和这几个老朋友多盘桓几天。

吴谢家的潜庐在林家庙三号，和孟真所住的兔儿山中央研究

院望衡对宇的只隔了一道山谷，有时两家站在廊子上就可以谈话，可是要彼此相访，假如不能飞渡的话，至少得走二十分钟，我们因为孟真病后不便骚扰，我和毅生便住在潜庐，梅先生住在工业合作社梅贻宝先生那里。十九日下午文藻贻宝陪着我们三个一同去看孟真，二十日上午我和毅生去看他，梅郑两位走后，二十四日上午我一个人又去看他，他的血压已经降到一百四十度，眼睛也渐渐恢复了，医生嘱咐他少见客人，少谈话，可是他在没有朋友谈天的时候反倒寂寞得起急。他爱护母校的感情还是很热烈的，有一个饮水忘源只想发展自己的同学忽然在他面前发出打倒北大的妄论，立刻气得他的血压升高了二三十度。

冰心虽然作了参政，招待朋友还是照常的殷勤，她的身体比在呈贡时稍微清减了一些，可是精神老是那么兴奋着，尤其在剪烛清谈的时候，她总是娓娓不休的越说越高兴。潜庐小而精雅，面对着嘉陵江，老远的望见星罗棋布的几堆房子，那便是沙坪坝和磁器口；兔儿山和云顶在它左右屏蔽着，一片浓绿的中间常常映衬着一块块的灰白色，那便是阔人们预备消夏或疏散的别墅；房后面还可以看得见高店子的市集，一条通磁器口的石板路，常常有坐滑竿或步行的人们像黑点般蠕动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除去松涛竹韵之外，往往还从隔壁的林家庙飘送过一两声发人深省的梵呗，越发显出山中清幽的趣味来。拿潜庐比呈贡三台山上的默庐，自然各有长处，不能强分好坏，不过，再要凭着默庐的窗口去眺望呈贡八景之一的“凤岭松峦”，那却时过境迁比较不大容易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那四个字配合的恰到好处！

合起潜庐男女主人的参事和参政的薪俸来，已经超过一千元了——可是实际上还不够山上一处开支的，每月都得亏空。他们所过的完全不是当年的“高等华人的布尔乔亚生活”了，虽然还不至于“日中一食”，可是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但是他们从丰招待朋友的老毛病却始终没改，残余的半

罐S.W.咖啡，总等着朋友来的时候搬出那具特制的咖啡壶来，像作物理实验似的煮给你吃；快要生锈的烤箱，遇到客人来，也可借机会闻一闻鸡和猪肉的香味儿。冰心常嘲文藻是“朋友第一，书第二，女儿第三，儿子第四，太太第五”，其实她自己又何尝把朋友放在第二位呢？

今年春天，今甫从叙永给我来信，想聘老舍作北大教授，专任大一国文，赶到我把这个意思转达老舍，他的回信很简单干脆的说：“不教书！三年没念书拿什么教人家？谢谢杨大哥的好意。”六月初我们在重庆碰见他，梅先生虽然和他初次见面，却颇喜欢他那豪爽直率的性情，守正安贫不作左右袒的品格，于是我们三人商量想约他到昆明作一次短期的讲演；他感谢梅先生知己的盛谊，就毅然答应了，这次来到歌乐山，忽然接到他从陈家桥寄来的两封信，大意说：彼此离开三个月，消息不大灵通，现在暑期已过，他已经答应朋友在陈家桥住一个时期，昆明之行拟即中止，飞机票如不能退，他愿意自己照价赔出，我们当时觉得很突兀，假如没有什么特别故障，颇不愿变更初议，于是我和梅先生各写一篇信，毅生和冰心也各附加两句，托一樵顺便带给他。信是八月十九日发的，二十一日黄昏他才从陈家桥步行四十里赶到歌乐山，最初他还表示中止赴滇的意思，后来大家一致挽劝，他在酒酣情挚的当儿也就不再坚辞。第二天他回去收拾行装后，二十四日晚上又同郭沫若先生一同上山来，沫若很想见我，我自从卜辞通纂和金文丛考出版后，也颇想同他当面谈一谈；可惜那一晚我正在静石湾鉴斋看沈尹默先生写字，并当面请教提顿转折的方法，沫若因为有要紧事不能久等，竟因此错过机会，使我没能看见这位仰望了很久的古文字学家！

在歌乐山一共住了六天，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还遇两次空袭，那两天沙坪坝和磁器口被炸情形，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在这几天里，我还曾到沈士远、许季茀、萧钟美、金石珊、汪旭

初、吕筑青、蒋仁宇、萧克真几位。钟美是二十多年的老同学，金先生是我在中学时的英文教员，我和这两位都好多年没见面了，异地相逢，格外觉着亲热，下山的前一晚，何容也赶到山上来，竟夕长谈，想到北平的许多往事！

十七　在天空过了生日

八月二十五日清早，同老舍冒雨离开了歌乐山，搭中央国库局车到重庆道门口，在新蜀报社休息半天，和周钦岳姚蓬子谈了很久，就在那里给中国航空公司电话确定了起飞的时间和地点，午后两点到卫生局取回寄存的书籍和稿子，晚间和李季谷、卢吉忱、金少英、徐苏甘几位朋友在聚丰园话别，我上次过重庆的时候，吉忱正在兴高采烈的办文史杂志，很恳切的向各方面拉文章，这次会面才知道他已经交卸了，平心而论，他所编的八期颇博得学术界的好评，假如创办这个杂志的旨趣是在提倡学术，不羼杂别的作用，那么，就这样办下去岂不很好？为什么要顾名而不顾实，交给一个事实上不能兼顾的人去办，却牺牲了一个理想的编辑？我颇对卢君同情，并且替文史杂志可惜。

二十六日上午三时到南纪门外燕居内珊瑚坝飞机场，登记后，验完行李，天已经亮了，耗到六点半飞机才来，七点半起飞，九点四十分就到了昆明。

我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九日生的，照阴历算是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七月初四日，和毅生同年、同月、同日，今年八月九日在青木关，早晚两顿饭无意中都有人请我吃面；八月二十六日恰好和阴历七月初四相当，于是我的四十三岁初度就在云端里度过了。人生本来是飘忽的，渺茫的，如果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终须尽，何复独多虑”的活着，那么整个的一生还不就像浮沉在云海里一样？

我们这次绵延整三个月的长途旅行直到这一天才算结束。在昆明三年没出过的汗都还给四川了；辛辛苦苦吃粉笔灰余下的一点积蓄也全赔干了。而且流年不利的我，刚回到昆明不到一个星期，在路上廷来的恶性疟疾就发作了；两次反复，几天医院，八针 Quinine 两针 Quino-Plasmoquine，十五粒 Atebrin，半打补血针，一磅奶粉，十几斤猪肝，几百个鸡蛋，我的天！我的两月薪俸又贴进去了。然而我却一点儿也不后悔，这种希奇的经验不是拿钱可以买得来的。

我将拿这篇信笔乱写，冗长芜杂的文章，永远纪念着这一珍贵的回忆！并且，我从四川回来就在病榻上缠绵了两个月，各方面的谢信都没有写，谨在这里对于这次旅行中一切帮助我们，招待我们的友好一总致谢！

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写起，十二月二十三日写完

书趣文丛……③ 苍洱之间

苍洱之间

杨 序

莘田先生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是游记，记载，考据，甚至书评，一种兼容并包的杂文小集，也可以说是他的严肃著作之外的一种笔墨游戏。我读了不禁发生两种感想：一种可说是近乎普通的问题，另一种便是专门一点的问题。

所说普通的问题，用成语说，就是“工作与游戏”不独在教育上需要恰好的配合，在人生中，在作学问上，也都有其重要性。可是我们永远不能应用的合适，这就常会使我们的学问太死板，我们的人生太褊狭，或在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生活太缺乏严肃性，以至流浪而无所归宿。我在这里不是去附和那种“游戏时尽力游戏，工作时拚命工作”的说法，我倒感觉这问题的重要性，是在工作与游戏的相互影响。苦丧着脸工作的人，不独自己很苦，及使看他的人或合作的人感到痛苦，我疑心他根本就作不好他的工作。他把工作变成苦恼，一定会使工作的内容，涩竭枯槁，以至窒息。因为那工作里缺少一个生动的灵魂！我甚至疑心这种人暴殄天物，他把活材料都糟蹋了。一个死灵魂压在一堆死材料下面！生动的灵魂！它是宇宙人生的锁钥，它并不需外求，

它来自“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就是来自游戏。一种把自己揉合在宇宙万物中的游戏，一种铸山范水，嘲风笑雨，把自己分给宇宙万物，又从宇宙万物找到自己的游戏。呕！神圣的游戏，有了它盲者可以视，聋者可以听，死者可以复活，失掉它一切便都是死亡！

但道理总是两面的，这种游戏不羁的精神，必须放在严肃的工作里，才能相激相荡，琢磨生光。不然，它只是野风，是林妖，是山怪，流浪于广漠之野，消失于无有之乡。呵！那清旷流荡的野风，必穿林才激成音乐，必行水才荡为漪澜，必入云才叠成异彩；也如那游戏的灵魂，必在庄重的工作里，才能施展身手，发挥气力，放弃一切而吸纳一切，否认一切而肯定一切，破坏一切而创造一切！

离题太远了罢？不的，我在这本小册子里，窥见作者一点的游戏精神，我可以说我爱的是那份态度。作者白天游山，夜里考古，在神话造成的古庙中抄录碑文，在夕阳苍茫的山路上研究方言，这不免有些“学究的风雅”，或“风雅的学究”味道，但这种味道若是配合的好，正足使那些考据文字不太死板，而放浪山水却不至流连忘返。这也正是作者的特点，而也是这本书的特点了。

另一个问题，便是游记的体裁了。单看这本书的命名“苍洱之间”可能是游记，可能是历史，也可能是地理，我猜想作者的初意，是在写游记，因为脱不了一般学者的习惯，知识笼罩一切，所以及于民俗传说，及于历史考证，及于方言研究，更为内容的广泛，不名游记而名以通名。然而作为任何旁的书看都不如作为游记看更合情理，可是一本如何奇异的游记！

说到游记，一般的总觉《徐霞客游记》是标准的游记，我对于这本名著却始终不感兴趣。我万分佩服他爬山越岭的精神，却从不觉出他对山水有心领神会的乐趣。他对于山水那种刻板式的感应(Stock Responses)因而表现为那些冗长而陈旧的刻画，只描

写了山水的外形，却从未写出山水的性灵。并且，他到处只见山水而不见人，更看不见人与山水的关系。我指的是那些民俗，神话，或传说。他足迹所经的地方，全无生命，因而他的山水也失掉了灵魂。他也许能成个顶好的地理学家，或是南北极探险家，但不是一个游人。

这本书的山水描写虽常是站在山水以外，却也有时融在山水之中。尤其是对于那地方民俗与神话传说的耐心研究与记载，使我们能借以窥见活动于那些山水间的初民心灵，他们的理想与情感，他们把人工的庙宇安插在山水里，也就借着代表他们理想的人格，他们的神，与他们的山水发生了不解的因缘。比我们只读一本山水的游记更能了解那些山水。所以我认为除了“五华楼”一篇太近于书评外，全书便命为苍洱游记也无不可。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杨振声谨序

潘 序

莘田先生把两次苍洱之游的零星笔墨搜集在一起，行将付梓，要我在卷头说几句话，我没有法子推辞。这其间有好几个理由。第一，他和我年岁相同，前人生肖之说尽管没有根据，我们在性情兴趣上确有不少共同的地方。这一层，莘田先生在"鸡足巡礼"的"从乌龙坝到倒挂水"一段文字里也曾经提到。第二，两次的游程里，同行的朋友虽多，只有他和我两人是先后都参加了的。第三，孝通作"鸡足朝山记"后，要我做一篇小序，我不客气的做了；这番我如果坚辞，就不免见得有几分客气，而多年同学，两次偕游，甘苦共尝，无话不说，这客气是早就不存在的。

说到甘苦共尝，我又联想起一个比较有分量的理由。就是，在鸡足巡礼的过程里，我们两个人都几乎出过岔子，为同游诸人都增加过一些心事。我在本年二月十日的日记上说：

"莘田今日之境遇与余二月六日之境遇相似。余为出游之第一日，莘田则为后一日，可云无独有偶。而今日之事，余亦负相当责任。滑竿本为余所设，余惩前毖后，执意

不可，以让莘田。莘田初既徘徊于舆骑之间，终乃成李代桃僵之局。顾余亦尝自忖，设余今晨改骑为舆，则势须发生更大之僵局；二舆强弱悬殊，如余所乘者为春台之舆，则僵局之主人将为春台，春台之脚力固不逮莘田也；如所乘为莘田之舆，而亦半途而废，则前程远大，僵局之主人即非余莫属，幸而稍获前进，亦势须独宿赵州，甚或乌龙坝矣。是则莘田之落后，从全局观之，独为不幸中之差幸。且余既演话剧于前矣，势不便再演第二次，以重累同人，同人虽不以余等之不克同进止为嫌，余则不能不以分谤者视莘田，故余于莘田实歉谢两深也。"

莘田先生和我既有这一段后先媲美的因缘，我引起波澜于前，他造成曲折于后，教不平凡的鸡足之游更见得不平凡，而他所造成的曲折，我多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今他要我说几句话，我即明知其为画蛇添足，也何敢推却呢？

我们读游记，总遇见两种形式，一是日记的形式，二是纪事本末的形式。内容的精神也往往不出两路，一是因寄兴而多涉想像，二是因求实而多作考据。前人游记流传于今的，大抵日记体的失诸支离琐碎，或质胜于文，本末体的失诸空疏无物，或文胜于质；前者如放翁的入蜀记，霞客的游记，后者如唐宋以来古文家无数的短篇作品，其中文质彬彬的例子似乎并不太多，近来的风气不同，而不同之中显而易见可以看出几分进步。日记体的渐趋于不时髦，是一个进步的表示，本末体的力求文情并茂，可资研讨，也可供欣赏，是更进一步的表示。我们知道历史的记载很早就等于放弃了编年的体裁，传记文学中年谱的方式近来也日趋陈旧，大概都是这种演变的趋势的一部分罢！

莘田先生的这本集子和孝通的"鸡足朝山记"，无疑的都是这趋势中富有代表性的产品。文情并茂四个字，两家都可以当之无

愧。不过有一点不一样，情字原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主观的情绪与客观的情实，孝通以前者胜，莘田先生则以后者胜；而就我个人的性格而论，我更能领会的是莘田先生的这本集子，并且认为莘田先生的作法可学，而孝通的轻易不宜学，学则易滋流弊。

我一面先后替两家写卷头语，一面却深知我自己不会写游记，我甚至于对于一切言情叙事的笔墨都存几分畏缩的心理。这大概是天分所限，无可如何的。今春从苍洱鸡足归来，办刊物的朋友们向我索稿，我除了拿日记搪塞以外，别无长策。孝通的作法我不会，莘田先生的格调我也及不来。其实题材是一样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掌故，都是我们共同的注意范围；我于语言学虽属外行，也不能说毫无兴会。但我的情绪不够绵密，我的观察不够细到，我的文笔不够典雅；动力、资料、工具，全都不够，所以即使有些心领神会之处，也往往达不出来。

莘田先生和我虽有两次同游之雅，但他的收获要比我多得多，他于演讲游观之外，兼事学问，特别是边疆语言的记述与分析。这是他的主要的收获。这本集子不过是一种副产品，即就这副产品而论，其中至少有一半是我耳目所未及的。去年大理之行，我们同去而没有同归，他比我多稽留一个多月；集中贰、肆、伍三篇就是这时期的产物。壹、叁、陆、柒四篇所叙的种种十九是两人共同的经验，但莘田先生到处要比我用心得多。即就"木氏家谱"一事说，我和孝通见过就算了事，莘田先生则当时既详细记录下来，事后又加以分析比较，终于成为一小篇有系统的研究文字，而在许多朋友看来，我还是对谱学极感兴趣的一个人！再就鸡足巡礼的别方面说，莘田先生游履所至，至少比我多尊胜塔院和宾居大王庙两处，而这两处我因为身心与经验方面的种种限制，都是无法追随以至于根本没有追随的资格的。莘田先生口口声声要拿尊胜塔院来抵制我的"曹溪一滴"，其实这一滴是

愚者千虑的一得，并且还是得之于偶然，是绝对犯不着抵制的。曹溪的一滴本来就敌不过尊胜塔院的气象万千，何况后来又加上一个宾居大王呢？我们一路谈笑，不断的喜欢算这笔得失的账，其实我口头不示弱，心里是早就认输了的，后来一到宾居，我就完全不作声了。我要借这个机会正式向莘田先生提出，我们如今一面把这笔旧账结了，一面慢慢的再寻机会，一践共游蜀西青城或滇西丽江之约如何？

三十二年八月，潘光旦

从滇池到洱海

假如相信星命家的话，我这一年间也许是犯“驿马”，去年夏天刚周游了几千里的蜀道，今年开春没想到又有滇西之行。

三十一年一月下旬，顾一樵先生奉命来滇视察，约我一同到迤西考察边疆语言。本来去年秋天华中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游泽承先生就约我在寒假里到喜洲去玩，顺便调查民家的语言和生活状况。此行既然可以拿一块石头打两个鸟儿，我乐得借机会走一趟呢。

二月二日上午十点，偕梅月涵顾一樵潘光旦诸先生从昆明西仓坡出发，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到禄丰。沿途所见满眼都是童山濯濯，荒草枯槁，令人只有干燥肃杀的感觉，比起去年夏天在四川所见的秀润气象来简直是别一天地，南诏野史引元梁王诗云“野无青草有黄尘”，确可道出这种景象。过禄丰后得要爬两个坡：头一个叫羊老哨，高度约二千公尺；第二个叫级山坡，高二千一百四十公尺，盘旋达二十公里。羊老哨并不很险，级山坡既陡且弯，汽车在迂曲的崖边窄路上盘旋着，随时都会发生危险。下坡以后复见平原，田禾和树木也渐渐多起来了。下午六点到楚雄，

共行一百九十二公里。承中缅运输总局余啸南总管招待我们住在滇缅公路第二工程段。晚间月色甚佳，同一樵到街头步月，信步走到荒僻无人的地方，被驻军警告才折回寓所。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从楚雄总站出发，十一点十五分，到二百五十公里的地方，休息了二十分钟，继续登天子庙坡。这是昆明到下关中间顶高的一个坡，高度达二千六百公尺，长约三十公里，途中像重庆老鹰崖那样迂曲盘旋的工程就有十几处。我们走了将近一点钟，在二百六十四公里的山顶上，汽车因为油管渗漏抛了锚。车上除去司机之外还有两位工程师，但因所带的器械不够，直到下午四时还没修理好。于是一樵让我和光旦搭上一辆卡车先到山下设法寻找救济车。五点钟下山到二百八十七公里的地方，卡车把我们撂下了。这个地方叫做笠毕甸，两家么店子前面倒是停着好几辆卡车，问起来都是待修理的，没有一辆担当得起上山救济的责任。不得已，在一间么店子里找到两个有草荐的铺位，早晨在楚雄吃的一碗牛肉面，到这时候早就消化完了，肚子里饥肠辘辘的虽然一个劲儿的叫，可是看着老板娘泥手亲调的菜饭还是不敢尝试。而且心里惦记着抛锚在山顶的两个同伴，就是勉强吃也怕不能下咽。两个人轮流站在路旁望眼欲穿的仰着头向山上期待着。还算好，没过半点钟我们的车居然赶来了。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赶路，七点多钟，在月亮还没上来的黑天底下看见公路两旁夹植着很茂密的树，好像西北驿路两旁的左侯柳一样，不像是近年种的。果然刚到八点钟我们就拢了云南驿，这一晚享受了一次很痛快的淋浴，睡的非常酣畅。

二月四日上午八点半从云南驿出发，路上看见很大的一片湖，那便是所谓“青海”，也是我们离开滇池后第一次看见的水。在祥云县南边八里有一个青华洞，南诏野史上说：“汉时出一鹿二首绝异”。这虽然是不经之谈，可是比起猪八戒曾经在这里洗澡的传说来，似乎还近情理一点。到祥云车站后等候汽车加油，休

息一会儿，十点四十分继续前进，一路上平平稳稳的，除去爬了一个红崖坡，其余都是坦途。到四百零九公里后又走了一公里的柏油路，十二点五十分就到了下关。

到下关没停，即刻转上大理的支路。大理离下关十七公里，沿路碎石满地，坎坷难行，在刚走过一段柏油路以后，相形之下，格外感觉不舒服。断断续续的下了好几次车才对付着到了县城。

大理县元明清都叫做太和，是旧大理府治的附郭首县。现在的县城在点苍山中和峰下，就是唐贞元中南诏孝桓王异牟寻所筑的羊苴咩城，也就是汉代的叶榆城。明洪武间，清康熙初，都重修过。城高两丈四尺，周围七里三分。共有四门：东名洱海，西名苍山，南名双鹤，北名三塔。背负苍山，面临洱海，以上关为龙首，下关为龙尾，城居其中，颇占形胜。县治所管辖的地方，南起下关，北至上关，西界苍山，东尽洱海，全县面积，以山水平陆合计，截盈补虚，约有五千八百五十方里，两关内的陆地只有二百七十九方里。

没到大理以前，就听见说这里有风，花，雪，月四景：风是下关的风，花是上关的花，雪是苍山的雪，月是洱海的月。下关多风的原因，据说从西南方四十里箐所来的冷空气到下关被东山挡住，时时流到平阳地面，进到两关里面，四周也被山包围着，冷空气在里头旋转，不能腾空放散，于是互相激荡，发为狂风，声若钱塘潮涌，势若万马奔腾，每年从夏历八九月起一直到来年的二三月常常是这样。我在大理住了还不到十天，每天都刮得头昏眼花，住在楼上摇撼得像地震一样，所以我对于这一景领略得最为亲切。至于故老传说在点苍山三阳峰上有一个风孔，夏天从那里过，冷风都刺人肌肤，大理所以多风，就是由这个风孔来的，这就未免附会了。大理的气候亚于昆明，四季温暖如春，所以常有不谢之花，据徐霞客游记上说，龙首关二里波罗村，西山

麓有蛱蝶泉，“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栩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灿然。游人俱从此月群而观之，过五月乃已。”所谓上关的花，似乎专指着这一种。不过大理县志稿上说：“上关有泉从石腹涌出，旁有花一株，高丈余，夏月花开，状若蝴蝶，首尾相衔，长垂至地，盖奇观也。今不存。”现在既然不存，我们也就无从对证了。提到苍山的雪，我们一到下关已经看见峰巅岩际映射出皑皑的银辉，阮芸台宿大理三日看点苍山诗有云：“其一在于雪，苍山雪最大，冬春雪未奇，六月白何怪？我来六月中，夜雪积巅背，皑皑亦终日，不畏秋阳晒”。我来的时候虽在冬春之交，证以这几句诗也不难想见夏秋的景况。最后的一景，我们对它却有些美中不足，因为我们到大理的那天，已经是夏历腊月十九日，虽然还可以看见下弦月，可惜没住在洱海边上，所以对于洱海月的茫渺，正如对于上关花一样。

点苍山在县城西三里，自北而南绵亘七十余里，一共有十九峰：中和峰耸峙在中央，它的南边有龙泉，玉局，马龙，圣应，佛顶，马耳，斜阳七峰；北边有光英，应乐，雪人，兰，三阳，鹤云，白云，连花，五台，沧浪，云弄十一峰。各峰“皆如五老比肩，中坠为坑”，所以两峰中间都夹着一条溪水，合起来一共有十八溪：中溪在中和峰南，它的南边有绿玉溪，龙溪，清碧溪，莫残溪，葶莨溪，南阳溪；它的北边有梅溪，桃溪，隐仙溪，双鸢溪，白石溪，灵泉溪，锦溪，芒涌溪，阳溪，万花溪，霞移溪。阮芸台的诗里说：“峨峨点苍山，苍翠极可爱。平列十九峰，峰峰染螺黛。两峰夹一溪，十八溪为界。林樾矗浮图，岚霭罩阛阓。”颇可当作全山形势的鸟瞰。我们从下关转到大理的时候，在路上已经看见这十九叠翠屏风迤逦着遮蔽在县境的西边，它虽然没有奇峰突起，跌宕生姿，可是比肩连袂的层峦叠嶂中自然有崔嵬气象。据本地的朋友们说，苍山之奇，以清碧溪、洗马

塘为最，前者是徐霞客所盛称，后者尚为霞客所未到。可惜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风季，天气又冷，攀登绝顶，探涉寒溪，都不大容易；而且一樵行色匆匆，预备十日赶回重庆，所以只在二月六日承腾大师管区赵司令诚伯（德恒）和大理县李县长少和（世祥）的招待登了一回中和峰。

中和峰在县城的西南，和龙泉峰合为一顶，是点苍山的主峰，峰麓便作两支，中间低陷的一片叫做马蝗箐，箐中有黑泥一段，相传下有煤矿。峰下土脉硗瘠，枯黄的荒草以外，只有疏疏落落的小松，沿径所见并没有什么动人的景物。快到中和寺的时候，忽然一叠翠嶂涌现眼前，整个的峰头都被翠柏苍松遮蔽得看不见一点儿岩石的本色。回首俯瞰山下，洱海澄碧如镜，金梭，玉几，赤文三岛分峙在海中，几个"海舌"分着岔儿吐出西北海岸，海东的鸡足山绵延迤逦，一眼望不到底，迎面还有四四方方儿的大理县城，屏山镜海，市廛井然，北边的三塔，南边的一塔，危然对峙，映照得越发美丽，这一刹那我才领略出登山的乐趣来。从前杨升庵在游点苍山记里引李中溪的话说："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必须东泛洱水，卧数溪峰，庶几尽点苍之变耳。"我也觉得欲瞰洱海之胜，不能求之于海中，也不能得之于地上，只有登峰造极，俯瞰远瞩，才能一览无余，括见万象。等到傍岸临水，顶多只能看见眼前的波涛起伏，便不能欣赏到全部的汪洋万顷了。中和寺前的牌坊有清康熙帝所写的"滇云拱极"四字，寺后悬崖刻有明李中溪的"高山流水"和近人李印泉的"磅礴排荡"，寺内玉皇殿前又有李瑞清所写的"中和位育"横额，两朝三李，先后辉映，颇为这个庙生色不少。

洱海是由西洱河，洱源湖，凤羽河三个源头汇成的。北起邓川东南，南至凤仪西北，腹广约二十里，两端渐狭，长约百里，样子像上弦的月牙儿，首尾拢抱着点苍山云弄斜阳两个峰的山麓，中虚其腹，西纳十八溪水，东纳东山老大箐水，东南纳凤仪

波罗江水，东南流经下关，折西出黑龙桥，更西行出天生桥，回绕到点苍山的背后，五十里至合江铺西北，纳漾濞江，南会澜沧江。海里有金梭，玉几，赤文三岛，有青莎鼻，大贯溯，鸳鸯，马帘四洲；又有九曲，皆可田可庐。我们到大理的那几天，正赶上天天有风，虽然可以登中和峰俯瞰全海，却不敢泛舟洱水卧数湾峰。二月五日早晨本打算到喜洲去参观华中大学，因为路坏不能行车，走到半路，一樵踽踽独行的跑路去了，梅先生，光旦，和我折回来，乘便到才村去参观民族文化书院。才村在县城东八里的海边上，村多杨姓，在明清两代的功名很发达，村口的题名坊便是一个好证据。民族文化书院的校舍是新建筑的楼房，原系杜文秀水师营故址。院内有亭可看崇圣寺的三塔倒影，可惜时较早，风太大，我们并没看见一点影儿。书院现有教授八人，职员数人，学生九人，内分经子，历史，文学，社会四系。张君劢先生现在重庆，院务由张教务长仲友代理。从书院出来便到海边的古浩然阁去领略叶榆十六景之一的"海阁风涛"。阁凡三楹，围以石栏，临海有一牌坊，额题"龙门"两字。凭栏远眺，沧波百里，风起涛涌，像雪球一般的浪花溅起多高，大风激起狂涛，白浪助长风声，奔腾澎湃，简直分辨不出哪是风声，哪是涛声。这同中和峰上俯瞰的洱海比起来，另外是一番景象。临水亭的遗址已然找不出，只在阁对面的龙王庙里仆放着一块嘉庆十三年郡人吴光祖重修古临水亭的碑记，北墙侧还砌着一块明正德十三年的碑，碑阳砌在墙里，文字已不可辨。

二月四日，刚到大理的那一天，一樵同我到国立大理师范学校召集学生训完话，便由锺校长志鹏，贺教务主任益文，陪着去游三塔寺。三塔寺就是崇圣寺的俗称。寺在城西北点苍山小岑峰下，周围三百余亩，原来是唐开元中南诏蒙氏所创建，被灾后又经大理段氏重修。寺后面有三个塔：中间一个高三百多尺，四角一十六级，式样很像长安城外荐福寺的小雁塔；其余的两个是八

角十级，比较矮一点。塔顶有款识，为唐开元元年南诏延匠人恭韬徽义造的。据本地人传说，明正统九年五月六日，地震塔裂，“旬日复合”。这种奇迹虽然不足征信，可是崇圣寺经回乱以后，法物荡然，只有三塔巍然独存，却是不可掩的事实。寺后又有雨铜观音像高二丈四尺，据徐霞客说，“铸时分三节为范，肩以下先铸就而铜已完，忽天雨铜如珠，众共掬而熔之，恰成其首，故名”。这种神话也只好姑妄听之。霞客又说：“正殿后列诸碑而中溪所勒黄华老人书四碑俱在焉”。黄华老人是金翰林王庭筠别号，现在原诗的四块碑已不存在，市上间有后人钩勒集字的对联，我看见文化书院同学王树椒替向觉明先生买到的一副，文为“梵佛一堂林宇竹窗无上地，百年千日雪山云谷更高人”。展转摹刻，字形已经走得不成样子，更勿论原书的神韵了。崇圣寺碑是元朝“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受中奉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李源道撰”，“真城苾刍念庵圆谟书丹”，“泰定二年岁次乙丑夏六月辛卯中顺大夫大理军民总管段信苴隆立石”。字体近李北海，绝少剥蚀，碑文仿苏子瞻表忠观碑体，借崇圣寺以表扬段氏的勋劳。其中有一段说：

段氏以三百年幅员万里之土，纳款于我。岁癸丑之后，厥祖摩诃罗瑳奉命四征不庭，至于宋境，深入邕广安南之区。上嘉之，锡以金虎符，使领旧土，公受命以来，益自奋励，抚绥蛮夷，奖练士卒，攻鄯阐，下石城，克新兴，取寻甸。挫舍利畏三十万肃集之师于滇海之上，破择多罗十余万寇抄之众于洱水之滨。有制褒之若曰：“段实款附而来，忠勤益著，庸示至优之渥，以彰同视之仁”。大哉王言，以见公之忠勋简知于上，当不在钱氏下。顾斐然之文不足以发明其蕴，惜无文忠公之笔以表扬之也。子庆番侍春官，父子并以宣慰元帅之节，继参大政，始终七觐阙庭，赏赉无算，褒大

推崇，生荣死哀，以裕厥家，诸孙之为方伯连帅者又十余人。（参阅明李元阳纂云南通志卷十五，清黄元治修大理府志卷二十九）

这一段在大理史乘上是很重要的事实，可是民国元年所修的大理县志稿里，这篇碑文和元世祖平云南碑都漏而未载，当时修志的人似乎不应该连李纂通志和黄修府志都没看见，通志府志既然把这两篇碑文一字不遗的完全载进去，何以县志里反倒没有？不知道是偶尔的疏忽，还是别抱着种族上的成见，故意删去呢？从保存文献的观点看，这两块碑在历史上都是很有价值的。元世祖平云南碑在城西观音市，分上下两截，剥蚀甚多。碑阴没有文字，顶上有佛像三尊，座下石赑屃颇矮，周围用砖甃着，高约一丈多。碑文是元翰林学士程文海所作。我现在根据原拓片参照李纂通志卷十五和黄修府志卷二十九所录全文，把它抄在下面（行款依照原碑），并略加校语于下：

世祖平云南碑

阙家继天立极日月所照罔有内外云南
秦汉郡县也负险弗庭乃

宪庙践祚之二年岁次壬子我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

皇帝以介弟亲王之重授钺专征秋九月
出师冬十二月济河明年春历盐夏四月出萧　　按李志"盐"下多一"夏"字。
关驻六盘八月绝洮逾吐蕃分军为三道禁杀
掠焚庐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还十月过
大渡河

上率劲骑由中道先进十一月渡泸所过
望风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国遇害十二月薄其
都城城倚苍山西洱河为固国主段兴智及其

柄臣高太祥背城出战太败又使招之三返弗听下令攻之东西道兵亦至乃登点苍山临视城中宵溃兴智奔善阐追及太祥于姚州俘斩以殉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阐未附明年春留大将兀良合台经略之

上振旅而还未几拔善阐得兴智以献释不杀进军平乌蛮部落三年七攻交趾破其都收持磨溪洞三十六金齿白彝罗鬼缅中诸蛮相继纳款云南平列为郡县凡总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县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见户百二十八万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隶诸道立行中书省于中庆以统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儿建言所领云南地居徼外历世所不能臣

先皇帝天戈一麾无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于方夏幼长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忠其往陋非我　神武不杀之恩不及此惟点苍之山尝驻跸焉若纪　圣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于事为宜中书以闻

翰林院臣程文海

制曰可以命词臣程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

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而)(生)(生)(之)意恒寓于雪霜风雨寒暑变化之中物之蒙之者熏然而温洒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顺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业之广贯三灵而(轶)(千)(古)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奋其武怒俾无遗育可也而招来绥缉终释

“太”李志作“泰”下同。
“太败”李志作“大败”。
“殉”李志作“徇”。“善”李志作“鄯”下同。“台”李志作“解”
“拔”黄府误作“援”。
“年”李志黄志均作“十”。
“彝”李志作“夷”下同民国二十三年重印本删去“罗鬼”二字“诸蛮”作“蛮国”。
“皇”李志作“圣”。
“忠”黄志作“忘”。
“及”李志讹作“反”。
以上上截共三十行。
案李志黄志均无此行。
“帱”李志作“祷”。凡字外加括弧者今皆剥蚀，据李志及黄志补入，下同。
“翕”黄志讹作“翁”。
“以”上李志有“夫”字。
“来”李志作“徕”。

其主弗□(诛)呜呼微天地之德孰能与于此乎(今)

"诛"上仍蚀一字李志及黄志均脱，"此"李志作"斯"。

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绳祖武厚(生)民无所不用其极中外钦承无远弗(届)是以藩方大臣于钱谷甲(兵)之外惓惓以炯昭令德为请其知为政之本也已汉世宗从事西南彝天下为之骚动蜀(民)咨怨喻之谆谆凿池莅(习)再驾而(后)(取)之(其)视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县必皆有车辙马迹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犹颂之至今其视跋(履)山川洒(濯)其民而(纳)于礼义之域孰愈彼碧鸡金马与(夫)点苍皆其(山)(之)望者也汉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畏焉耳今(也)镌未(始)(磨)(之)(崖)(纪)无能名之(绩)桓桓(烨)(烨)与世无极岂惟足以震百彝(荣)千古其余(光)所被山(川)鬼神与皆赖之呜(呼)(盛)哉臣事

"建"李志作"达"。

"炯"半蚀李志及黄志均作"光"。

"颂"李志作"诵"。

李志"畏"上有"所"字。

"烨烨"据李志补，黄志作"弈弈"。"被"黄志作"著"，"皆"李志作"嘉"，"哉"上多一"矣"字。

先皇帝早(受)眷知今(后)待罪(禁)林(发)扬蹈(厉)职也不敢(以)(荒)(落)(辞)谨再拜稽首而系之

(以)(诗)曰

黄志无"以"字。

于(皇)(维)(元)载(地)(统)(天)大噫小(嘘)(日)(寒)(以)(暄)粤西南(陬)水骙山峭(风)霆流行气交神州跋息(蠕)(蠕)(勾)(萌)鲜(鲜)(谷)(饮)巢居燕及(跕)鸢繁谁之恩(圣)祖神(孙)(武)烈文谟湔祓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万)(国)一家孰为要荒点苍(苍)(苍)

"骙"黄志作"驶"，"勾"黄志作"上"，"行"李志作"形"。

禹迹尧(墙)(井)(钺)(参)旗(终)夜有光威
不违颜作善降(祥)嗟尔耄倪视(此)勿忘
□宪二年仲春月黄□□吉□　　案李志黄志均无此行。

以上下截共二十八行。

这个碑文的上截保存的还好，下截现在剥蚀的不能卒读，假使李中溪也存着成见，那么这一段文献岂不就掩没了吗？我希望将来重修大理县志的时候，应该抱着历史家的态度，换一副眼光，把这些有关系的文献搜补进去才好！

二月五日一清早，一樵在赴喜洲以前又约我同游了一趟一塔寺，一塔寺是宏圣寺的俗称。寺在城西南一里许，塔为方形，凡十六级，高约二十余丈，和崇圣寺中间的那个塔高度式样都差不多。相传是周昭王时阿育王所造，又有人说造于隋文帝，都不知道根据什么来的。自从明吴鹏重修崇圣寺记把三塔顶上的款识"唐开元元年南诏延匠人恭韬徽义造"误作"贞观六年尉迟敬德监造"，杨升庵的记文也跟着错下来。辗转传讹又有人以为这一个塔也是尉迟敬德监修的，那就越发无稽了。宏圣寺为唐时蒙诏所建，明嘉靖间李中溪重修过一次，一塔和三塔也是李氏在那时捐资重修的，在一塔的座下有嘉靖二十五年"监察御史荆州知府郡人李元阳大观堂修改记"，杨升庵篆额，生员秦世贤集赵松雪字。寺前有嘉靖丁酉杨升庵勒的岣嵝碑，又有张思叔座右铭碑，末有题识云"万历庚辰江陵刘维写于武定使署属太和令孔宗海刻石点苍山之报功祠"。所谓"报功祠"不知是否指着嘉靖二十一年佥事王维贤所建的武侯祠说。祠毁于清咸丰丙辰的乱事，民国元年拿旁边的玉皇阁改祀武侯，现在当地人就把它认为一塔寺。祠前有石坊，横额前刻"望重南阳"，后刻"名留西蜀"，这是唯一可供后人凭吊的一点儿遗迹。国立大理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就设在一塔寺，现在由俞君思敬主持之。

到大理以后，梅顾潘三先生本来想约我一同回去，可是我一

则发现大理师范的学生里有许多来自边地的，可以供给我许多语言材料，二则想践泽承之约，所以决定把寒假在大理消磨过。二月六日晚，送他们到下关，七日早晨，承严燮臣先生招待到温泉洗完澡，又游览一回天生桥，温泉离下关五公里，属凤仪县，水比安宁的热，但所含的硫磺质也不多，设备还清洁。天生桥离下关四公里，是洱河西流处。绝壑深堑，中间有一石梁，像人字形，凭虚凌空，仅仅可度一人，所以叫做天生桥。桥的西边约百步，洱水出桥外石崖悬泻数百尺急湍激石乱，浪花飞溅，沫泡成珠，好像初绽的梅花，四季一样，所以相传叫做“不谢梅”。桥上路旁的石崖侧，有清光绪丙午赵州牧武昌□□□所立“汉诸葛武侯擒孟获处”石碑，近内政部次长张维翰视察迤西，因为和史实不合，已经派人用石灰涂去。其旁有宣统元年邑人所立“蒋壮勤公立功处”石碑，蒋名宗汉，鹤庆人。左侧还有隆庆□年李元阳天生桥石表记，因为时间匆促，未及细读。当天下午一点半送梅顾潘东返后，就承中缅运输处下关总站薛文蔚总管自己开车把我和马希良师长一同送回大理了。

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夏历辛巳除夕，写于点苍山麓

苍洱之间

从滇池到洱海的旅程，我已另有短文记述。因为边地族语材料的吸引，一晃儿我在大理又住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月里，我记录了粟粟、倈子、怒子、拉吗、民家五种族语，对于民家我还注意到大理、喜洲、邓川、宾川、洱源、鹤庆、泸水、云龙各地的方言差别。在工作进行上，我应该感谢国立大理师范学校锺志鹏校长，华中大学中国文学系游泽承包渔庄两先生和五台中学的教导主任王树森，给我很多的便利。

工作的情形相当的紧张，大概除去夏历辛巳除夕，壬午元旦，和往返喜洲的途中，很少空闲。为恢复疲劳只抽出两三天来登山临水，访古寻幽。虽然到处都是走马观花的一瞥，却也有不少值得记述的，现在就把它点点滴滴的写出来。

一　大理的新年

大理过年的情形没有什么特别的。除夕的下午各店铺大都闭起门来，大街上有好多人当真拿着笤帚实行扫除。元旦街上很冷

静，除去看见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穿着新衣服的拜年人，还听见道旁关着门的铺子里透出清脆的掷骰子声。人类学者许烺光为研究祖先崇拜问题很想深入民间，后来听说此间大规模的祭祖在七月不在正月，也就没有什么收获。正月初五日在三塔寺后边有所谓“葛根会”，本地人很踊跃的参加，红男绿女们都在游罢归来的时候，购得葛根和甘蔗。这个会的来源不可考，想来许是在初春吃一点清凉的药品可以免疫解渴。初九日中和寺还有所谓“圣诞会”，听说有许多民家去唱调子，我因为那天赴喜洲，没能去观光，所以也没领略到“哀而商”的韵味。

二 杨玉科祠和杜文秀府

杨玉科和杜文秀是清咸丰丙辰迤西事变中最有关系的人物。杨祠在省立大理中学内，就是原来西云书院故址。玉科字云阶，丽江人。由劳绩洊膺提督，二等男爵。初隶张正泰部下，正泰被戕后，集有义勇数十，往来中甸、维西间。乙丑冬率敢死百余，夺取鹤庆。后随巡抚岑毓英克复大理，底定迤西。越南之役连败法兵，光绪乙酉正月初九日阵亡于谅山，予谥武愍。西云书院即取迤西杨云阶创设的意思。祠中一小龛内供着一个高约一尺的塑像，着清代衣冠，眉宇颇生动，但姿态不大好。导游的朋友说是杜文秀像，我想就是玉科本人。假若是杜文秀就不该供在杨祠内，更不该穿着清代衣冠。后来在观音堂看见杨玉科的另一塑像才证实我的怀疑是不错的。祠前有光绪十七年八月所刻三次御赐祭文的石表。书院曾经刘安科重修，花木繁盛，亭榭曲折，颇能脱俗。有石碑一，上刻宋湘嘉庆丁丑所作洱海行，乃道光二年所作种松三绝句。宋湘字芷湾，嘉应州人，道光间官大理府知府。尤其别致的是在大理石的花池边上刻有安化贺宗章所作的湛园八咏。

杜文秀的帅府就是清代的提督衙门。据大理县志稿说:“提督署在城内五华街。清咸丰六年大理城陷，回首领杜文秀并署北民人屋产，加造内城，改称帅府。同治十年乱平，巡抚岑毓英堕其城垣。光绪元年提督杨玉科中军李锦昌，请款修复甬壁大门。七年提督黄武贤中军黄河洲请款重修。”自从民国二年裁撤提督后，曾经作过陆军步兵旅司令部，迤西道尹公署，迤西镇守使署，现在是腾大师管区司令部，赵司令诚伯(德恒)即驻节于此。诚伯腾冲人，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民国九年曾任大元帅府参议，博闻强识，健谈工诗，每逢茶余酒后，谈笑风生，四座叹服，几乎不容旁人有插嘴的机会，近所作无题八律，怀人八绝，很得李玉溪的韵味。又有大理绝句三十二首，风格情韵超轶杨升庵宋芷湾之上，把这个南诏故都渲染得生色不少。部内的大堂颇轩敞，地下铺遍大理石，堂后可望苍山，且有绿蕉翠竹交相辉映，极为幽静。有坐椅四张，雕工很精致，背上刻着麒麟，相传是杜文秀的遗物。堂前有明弘治三年大理卫所铸铁炮四尊，俗称作“铁桶江山”，“桶”或由“铳”音转。此外别无杜文秀的遗迹可考。

三　关于喜洲

喜洲就是南诏时候的大厘城，或因隋将史万岁曾驻兵于此，管它叫做史城，现在当地的民家话呼做 ha chie, chie 即是“睑”或“赕”的对音。唐樊绰蛮书六睑第五云:“大厘谓之史睑。……太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开元二十五年蒙归义逐河蛮据太和城，后数月又袭破苴咩。盛罗皮取大厘城，仍筑龙口城为保障。阁罗凤多由太和大厘邆川来往。蒙归义男等初立太和城以为不安，遂改创阳苴咩城”。又云:“大厘城南去阳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龙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户尤众。盛罗皮多在此城，并阳苴咩，并邆川，今并南诏往来所居也。家室共守，

五处如一”。新唐书南蛮列传云:“大厘睑亦曰史睑。”又明弘治八年杨谟重修大慈寺碑云:“蒙氏九代孙孝桓王迁都五峰下‘国号’史城”。明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十六羁縻志云:“异牟寻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嗣立,先居史城”。原注“史城、今喜洲也”。可见喜洲在唐代同现在的大理城(就是那个时候的阳苴咩城),是一样重要的。现在从表面上看起来,喜洲比大理整齐得多。镇里的殷实大户有杨董赵李尹张严诸姓,各家的宅第都是画栋雕梁,轮奂可颂。最近新建筑的一所大宅子,听说花了二百万,澡盆、恭桶、发电机,色色俱全。镇里绅士捐资兴建的苍逸图书馆和五台中学,在抗战时候看起来,都觉得堂皇富丽,颇堪羡慕。当地有“穷大理,富喜洲”的俗谚,大概不算是夸张。美中不足的就是苍蝇太多。听说到夏天更厉害,说话时若不用手捣着,往往有飞到嘴里去的危险!

喜洲在明清两代科第也颇发达。明朝的给事中杨弘山(士云)就是此地人,客家门首悬着“进士第”“甲科第”“大夫第”的不一而足,在四方街的通衢还竖立着题名坊和翰林院给事中的石牌坊。市面三天一街,每天早晨还有邻村妇女聚到街上卖布,颇有古代“抱布贸丝”的遗风。在街上通用民家话,有时候外来人买东西,间或遇到“我不懂汉话”的回答。本地人管汉话叫做“汉”,管民家话叫做“白”。假如立志研究民家话,我想在这个环境里住上半年就可以有相当的成就了。

四　华中大学

抗战以后,华中大学起初从武昌搬到桂林,后来又由桂林搬到喜洲,到现在差不多快三年了。校址在喜洲镇的东南,是由大慈寺张公祠和文庙三处合成的。大慈寺是南诏时建的,明成化乙酉和弘治八年两度重修,寺中现有明洪武戊寅沙门无极宝莲殿

记，和弘治八年杨谟重修大慈寺记两个碑。据元张道宗记古滇说云："时六诏之渠帅曰蒙舍诏，越巂诏、越柏诏、浪穷诏、施浪诏、邓赕诏、国相张建成始服五诏。又三十年王(蒙诏威成王乐诚)遣张建成朝唐。建成乃喜洲人也。入觐过成都大慈寺。适寺初铸神钟已成，寺僧戒曰'击钟一声施金一两'。时建成连叩八十声。僧惊问曰：'汝何人，连叩如此？'曰：'吾云南使张建成也'。僧乃易其名曰'化成'。成曰：'佛法南矣'。遂学佛书，归授滇人。成至京朝唐，时玄宗在位，厚礼待之，赐以浮屠像而归。王崇事佛教，自兹而启。"这一段传说和大慈寺创建的历史颇有关系。张公祠是已故司法总长张榕西先生(耀曾)的家祠。他的始迁祖也叫张建成，和上面所说的南诏国相同名。据张氏宗谱上说："始祖张建成'直隶凤阳人'，元时官滇通海路古桥州。负奇好义，仗义倜傥。榆段高其名，迎至礼遇，遂卜居喜洲。"自明以来，以甲第显者凡三人：张洪文，明嘉靖乙未进士，号桂城先生，曾创建桂香书院；张云鹏，明弘治壬戌进士；张士铿，清光绪庚辰进士。到榕西为第二十六代。文庙也是元时创建。下祀唐御史杜光庭神主。这三个地方联接起来恰好够华中大学三院的教室和办公处之用。

华中从韦卓民校长接办以来已经有十八年的历史，平时不求闻达，却独自关起门来苦干。比如理学院下彭年万绳武萧之的各教授在物理化学生物方面都有自己的贡献；熊子璥教授利用迁校的旧汽车发动电流，除去供给实验外，还可以烧燃全校几十盏电灯。最初每晚开灯四小时只需国币十元，现在虽然物价高涨所费也不过三十元上下。就这一桩来讲，就可以看出华中同人利用现有设备一点一滴去作的精神！教育学院在黄秋浦(溥)院长领导之下颇注意于英语和音乐师资的训练，三四年级学生都借五台中学去实习。文学院里除去中国文学系的几位老朋友外，我还会到历史社会系的许烺光，经济系的唐炳亮张祖尧各教授。中国文学系

的研究室由游泽承包渔庄两教授领导，从二十七年以来，每年都有研究报告寄给美国哈佛燕京社，因为大家的努力，每年协款递有增加。他们所写的论文，据我看到的，如游泽承的说蛮，西南夷语考，火把节考，说洱河；包渔庄的释僰，民家非白国后裔考；傅懋勣的昆明倮倮语研究，利波语研究等等。本年新聘葛毅卿任副教授，葛君在教育部时，曾到滇黔川康一带调查，所得边疆语言材料甚多。许烺光教授是著名人类学者马利诺斯基的高足，他最近作 The differential functions of Relationship Terms 颇有独到的见解。他现在的计划是研究上关到下关一带的祖先崇拜问题。

五　圣源寺和罗刹阁

在昆明看到白国因由和苍洱碑已经久仰圣源寺的大名了。三月八日我在五台中学记音告一段落，承该校教师王树森先生和邱钟棠女士招待我去游圣源寺和罗刹阁，同伴还有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名叫李月超。圣源寺离喜洲约七里，寺里大殿旁边的清光绪间杨泰山重建圣源寺碑记云："蒙氏建寺名圣源。由唐至宋真宗时段氏重修。炎宗壬子年寺毁，平国公高顺贞复建之，纪大士一十八化世，传为白国因由，绘影图形洋洋如在。及元有元帅杨智公，明则中溪李太史桂楼杨先生，相因而修饰润色，极庄严。近迄清康熙时，寺遭水患，仅存大殿。有先觉大龄含宏省机等……，结志修补，积十六春秋而修还如故。……自丙辰兵兴，贼分兵驻寺堵御，同治壬申京兵大发，贼竟束手无策，放火而逃，将千百年古迹化为乌有矣。……光绪壬午邑人重兴土木，戊子而大殿告成"。那么，现在的大殿只是清光绪间重修的罢了。殿中供着三世佛，前面的二十张隔扇，上面刻着白国因由，下面刻着观音圣迹图像。第一到第七述观音降罗刹事，第八到第十一述白

国来源，第十二到第十六述观音降诸夷，第十七到第十八述大理起源，第十九“示梦岑官保绘图擒贼”和第二十“杨总戎扫穴擒渠”两章是今本白国因由所没有的，这显然是光绪重修时为纪念岑毓英杨玉科而追加上去的。南偏院另有殿三间，殿廊左壁嵌着杨黼所作汉字白音的苍洱碑，右壁嵌着清康熙五十四年董学祖所撰省机禅师行实碑。殿里边，南有康熙三十一年圣元寺开山大师中和尚实行碑，北有康熙三十三年圣元寺常住碑记。中祀观音化身之老僧，左祀文昌，右祀火神，香火并不发达。苍洱上面的民家话现在已然没人能通其读。喜洲有两位会念它的音，但不会解释它的意义。前年傅君懋勣曾经指导华中中国文学系学生萧雷南把它的音记下来，并略考杨黼的事迹。案杨黼大理下羊溪村人，别号存诚道人。“素好学。读五经皆百遍。训诲乡里子弟，口不言人过，兼好释典。口绝膻味，工书善篆籀。人劝其应举，必当有获。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庭前有大桂树，缚板其上，题曰桂楼，日夕偃仰其中，咏歌自得。尝以方言著竹枝词数十首，皆发明无极之旨。每出游，遇林泉会意，辄留连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远离。家虽贫，躬耕数亩，以为养亲甘旨，但求亲悦，不愿馀也。父母殁为佣以营葬，葬毕入鸡足山，栖于罗汉壁之石窟中，十余年，寿八十，子孙迎归”。无疾而终。（节采李元阳存诚道人杨黼传。）由此看来，他在苍洱碑以外还有用民家话所写的数十首竹枝词，可惜我在仓卒中没有找到。

到圣源寺后，忽然赶上急风骤雨并且夹着冰雹。可是我们并不因为天气变了就失望。我仍旧拿着小本子东抄西写，李月超去买柴，王先生帮着烧火，邱女士把带来预备野餐的菜烹调起来，居然也凑成四菜一汤。其中有一味是麂脯，就着升酒细细咀嚼，别有一番滋味。假如不下雨，大家坐在山坡上去吃更当有趣了。王邱两位同是学艺术的，所以生活懂得艺术化。三八妇女节是他们俩的结婚纪念日，顺便约我同游，随后才知道我无意之中夹了

一回萝卜干儿。

吃过午饭，雨过天晴，太阳又出来了。下午一点半钟由圣源寺出发，从从容容的顺着小路走，约摸有五六里的光景，王邱两位用手指给我看，在莲花峰的山腰，从一片苍翠中映现出一段红墙，那便是罗刹阁。上阳溪的水从峰际流下来，分散成几条小溪随处澄澈见底。我们循着溪流，冲着红墙的方向走，经过上阳溪村尽头的一片草坪，登上七十二级石磴，便到了遗爱寺。寺前有万年青两株，高约三四丈，大可两三围。北殿祀清平景帝，有神主云："大圣祐祚皇基清平景帝三四五爷新王太子神位"，后院西殿祀玄坛，南院的里殿中间供着释迦孔子，左边供着关岳，右边供着文昌，可谓"文武圣神"（用原匾语），同冶一炉。出寺穿小径上行约百步，在两峰环抱间，乃见罗刹阁。阁下有大石约两丈许，宽亦相称。中有罅漏，用砖密密的砌起来。相传观音把罗刹封闭在这块石头里边。罗刹译言邪龙。本地传说唐以前罗刹为害大理，唐初观音大士制服罗刹，才建立了白国。这不过是一种开辟的神话罢了。罗刹阁就建在大石头上，所供观音也作老人装，二指上翘，貌颇慈祥。站在阁前远眺洱海澄静如镜，沃野百余里，稻田和菜花交映，黄绿相衬，好像是王邱两位有意替我这位客人安排好了的图案！阁前有大树四五株，高约三四丈，下无枝叶，只在顶际如张绿伞，在山上许多疏林中间它确可以秀出众表。寺后拿莲花峰作屏障，上阳溪的水声不舍昼夜的在潺潺响着，难怪罗刹当年被观音引诱到这个地方就舍不得出来了。我们因为苍山顶上浓云又起，不敢尽兴流连，匆匆赶下山去，刚到上阳溪村里，大雨夹着冰雹果然下起来了。王君找着一个五台中学学生的住家暂避一会儿，承他们几个学伴会合起来勤勤恳恳的享先生以酒食。可惜我们午饭吃得太饱，只能接受他的好意，却没有下咽的胃口。四点半雨止后同着几个学生一块儿返喜洲，沿途同他们温习着民家话，并不觉得疲乏。

六　洱海之滨

自从二月五日在才村的临水亭望过一回洱海，这一个月里我并没有再到过一次海滨。三月九日记音工作停止后，包游两君留我多盘桓两天，那天下午我们三个便溜达到海滨去聊天儿。由城北到海滨有两条小路：偏南的一条，垂柳夹径，风不扬尘，走到尽头便是所谓龙湖。湖周遍绕着水杨，在一个好像镶着绿边的镜子中间漂出一座宛在水中央的楼房来，那就是苍逸老人严子珍（镇圭）的别墅海心亭，因为怕风没敢泛舟容与湖心，但在岸边凝视，已然让我想起睽违已久的西湖阮公墩，湖心亭和北平的北海，什刹海来了。偏北的一条，一直可以走到海边的沙村。杨柳荫下铺着茸茸的草地，海东的山上反映出落日的斜晖照在从沙村横吐出的一条沙洲上，站在远处一望，依稀像是青岛的栈桥。几个水鸟在无拘无束的任意翱翔着，两三匹啃青的小马很驯顺的低着头找他要吃的草。幽谧的背景恰好和澄静的湖面得到调谐，它和我在才村所见的“海阁观涛”，完全是两般景象！附近有一个小庙叫做顺则庵，难道就是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取意吗？

七　中央皇帝庙和三灵庙

在大慈寺的对面有一座中央皇帝庙，大概就是喜洲的本主庙。迤西所谓“本主”各村镇都不相同。这里所祀的中央皇帝，像高丈六，貌颇狰狞，赤须环眼，贯甲顶盔，横剑危坐，向西南怒目而视，看起来略有点儿毛骨悚然！土人相传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像，不知有何根据。在我看来，倒和下文所记三灵庙里的福景灵帝有些相似。本主庙两旁的配像是些判官小鬼马童之流，和别处的城隍庙里的配像相同。那么本主的地位也许和别处的城隍

相当。

三灵庙在喜洲西五里许凤阳村外，背沧浪峰，临霞移溪，竹树森蔚，溪水萦回，登高凭眺，亦可俯览洱海之胜。庙里有殿三楹，中间供着“大圣元祖重光鼎祚皇帝”、“大圣圣德兴邦皇帝”、“大圣镇子福景灵帝”、“大圣妙感玄机洱河灵帝”四位塑像，还有“苍浪峰霞移涧得道有感龙神”牌位。关于“三灵”的来源，庙的北庑有明景泰元年三灵庙记碑，记述的很详细，兹录原碑全文如下：

三灵庙记　　五峰兰雪道人杨安道书　　并篆额

窃闻三灵者，其来尚矣。按白史自唐天宝壬辰蒙诏阁罗凤神武王时肇兴神迹，至灵至圣。其一灵乃吐蕃之酋长，二灵乃唐之大将，三灵乃蒙诏神武王偏妃之子也。厥诞生时，中宫无出，阴谋以猴儿易而弃废，埋于太和城之道旁。密遣侍女夙夜视之。冢生一苇而畅茂。群畜往复，有一犆牯先来爱护。一旦斑牸忽食之，女遂报于中宫。宰牸剖腹，出一男子，被戴金盔甲，执剑指，腾空而北往吐蕃。后率兵伐太和，至德源城，蒙诏乞和而归。后同二将复举兵至摩用，大战弗克，回至喜脸，赤佛堂前三将殒命。乃托梦院塝耆老曰：若立庙祀享，能通水利，除灾害。遂定星揆日，不月而庙宇成焉。由是雨旸时若，五谷丰稔。每于四月十九日阖郡祈告。迄异牟寻孝恒王追封号曰元祖重光鼎祚皇帝，圣德兴邦皇帝，镇子福景灵帝。院塝有一长者，乏嗣，默祷。其囿种一李树，结一大颗，坠地现一女子，姿禀非凡。长者爱育，号曰白姐阿妹。蒙清平官段宝瑰娉为夫人，浴濯霞移江，见木一段逆流，触阿妹足，知元祖重光化为龙，感而有孕。将段木培于庙庭之右，吐木莲二枝。生思平，思胄，号先帝先王。思平丁酉立位，国号大理。建灵会寺。追封母曰

天应景星懿慈圣母。重创三灵庙。世传三十五代，凡三百九十一载。迨我圣朝洪武壬戌，大理臣伏。胤子段名赴京，见任湖广武昌卫镇抚。有宪椽院塝杨赐等施舍田亩。城南善士杨正等曰：三灵庙者一乡香火祈福之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岂可不思补报乎？是以征言刻石，以彰厥德。予不揆疏谫，述其梗概而词曰：

三灵圣帝　天性正中　生前为将　殁后祀崇　阴翊治化
威德惟隆　雨旸顺序　祈祷必从　阖郡瞻仰　沛泽感通
黎民获福　于变时雍　西山苍苍　东海溶溶　纪德贝石
垂祐无穷

景泰元年岁次庚午秋菊月下浣　城南村　院塝村　江度村

这段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是同蒙氏起源的传说也相仿佛。记古滇说，南诏野史，滇小纪等都没有提到它，大理县志稿也没有收入，我所以把它抄下来供研究蒙段历史的人们参考。在庙中抄录的时候颇为辛苦，泽承站在碑前用临川腔的国语一句句的念，渔庄和我伏在一个灶台上各抄一半，回到喜洲又托万先法君誊清，这么一段东西也包含着四个人的劳作呢。碑里所引白史，应该就是白古通。白古通或疑杨升庵所伪托，不过李元阳的云南通志引它的地方很多，清乾隆时人陈鼎所作蛇谱也记着在剑川何氏家见到西南列国志，似乎当时真有这部书的。在喜洲时会到一位宾川丁石僧君，他说光绪初年还有人看见过白古通的残叶，究竟是假是真，实在无从悬揣。向觉明先生对于这部书一向抱着当年刘继庄“悬金而求，募贼以窃”的态度，我到大理以前他谆谆托我找寻它的下落，结果我所能答复他的还是“杳无消息”。

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写于点苍山麓。

八 无为寺与下鸡邑

三月二十四日，我把云龙泸水剑川的民家语记完，又访大理县立中学赵绍普（继曾）校长审正过民家语的声调，此行的主要工作，总算告一段落了。赵诚伯司令和马希良师长曾经允许替我接洽回昆明的交通工具，所以我访他们去辞行。谁知这一来，惹得他们异口同声的强留我多作了一个礼拜。这时徐悲鸿先生由保山开完劳军画展，路过大理，要到鸡足山去览胜，也被诚伯留在他的"帅府"下榻。在这一周间，他们除去料理紧急公务以外，大部分时间都费在招待这两个"酸秀才"上头。

二十五日李县长约游无为寺。寺在大理城西北八里许，点苍山兰峰的半腰，双鸳溪和白石溪分流于南北，原来是明朝永乐八年建造的。我同诚伯悲鸿从城里出发，一边走，一边谈，健步直前，乐而忘倦，三乘滑竿跟在后面几乎赶不上。直到过了五里桥，拐上崎岖的小路，才想起让滑竿代了一段步，悲鸿还不时的跳下来流连风景，给抬他的黑籍伕子节省了不少的劳力。快到无为寺以前，第一惹起我们注意的，便是在迎面的一垛粉壁上镶嵌着用大理石刻就的"南诏胜迹"四个大绿字，那就是"月含桥"的遗址。转过粉壁，老远便看见那三棵驰名的唐杉耸矗在寺前了。三棵树都高约十几丈周约四五围，各有各的姿态，一点儿都不相同。中间的一棵从主干旁分出一枝细干来，离地一丈多高，便枝叶扶疏，左右匀称，看着虽然茂密，姿态却不免平凡。北边的一棵主干之外分出三枝细干，经苍山的西风吹了一千多年，所有的枝子都向东指着，比中间的那一棵显着好看多了；可是我顶喜欢的还是南边那一棵。它是一棵独干，在离地五丈许才有枝叶，四条虬枝矫健的向东北指着，另有两枝却指向反对的方向，牵掣作势。远望起来，像几条小龙儿腾空的在云中搏斗；又像一个和巨

无霸一样高的拳师金鸡独立般斜撑开两膀在那儿比着奇俏的势子！寺的位置，据明汝南王朱有勋的游记说："由溪而入，榛莽蒙翳，路若穷然，思欲回履，忽闻绝壁峭岩之间有人声，知为幽胜之所。遂披藤扪萝，且歇且进，历幽峦，蹑石磴，倏然若飘浮蹇腾，则身已在万顷云上矣。流盼容与，愈进愈佳，松涛响空，兰气袭人，乃忘其向之疲也。"可是，照我这次登临的印象来说，这种幽深奇险的境界，已经和寺里刻着这篇游记的"玉磬碑"一样看不见了。寺里正在翻修的翠华楼，是元世祖忽必烈的驻跸台遗址。相传明建文帝也曾在这里住过。大殿的廊子上有一口大铁钟，是明正统十年乙丑四月二十五日铸的。寺门的南边有明崇祯九年的石碑，正面刻着慈溪冯补衮榆郡唐梅诗序，碑阴刻着段藻云衢山房碑记。此外在大殿前还悬着清光绪二十一年刘安科所题"清净无为"和光绪二十五年李瑞清所题"无为寺"两块匾；翠华楼下的右壁嵌着李根源所写的沭璘，杨慎，李崇阶，杨仲琼，刘谦诸人的游无为寺诗。大殿的楹柱上有民国二十四年邑人杨荣升所作长联云："日晒经坡风敲玉磬趁日暖风和快过月桥登驻跸；泉名救疫树列香杉爱泉清树古闲邀阁老步华楼"，寺僧大乘说这副对联包括"无为八景"，实际上已然大半湮没不存了。晒经坡在寺对面的东北方，相传唐玄奘曾晒经于此坡上终年不生青草。这个传说，不单上半是无稽之谈，就是下半也和事实不符。不过站在坡上向东眺，洱海澄碧如镜，鸡山迤逦如屏，拿望远镜来细看，连鸡山顶上的楞严塔都清清楚楚的摆在眼前。回首西顾，三棵唐杉的雄姿，掩覆在苍山的底下，因为光线、方向的变换，和进山时所领略的景象又不同了。在坡上凝望了许久，天风虚岚，牵衣萦发。跑回寺门前，悲鸿正在替三棵唐树写生。他先用木炭起稿，再用铅笔墨笔钩勒，对于光线的向背，皴纹的稀疏，丝毫都不肯草率。从前听见一位朋友说："没成名的人卖力，成了名的人卖名"。照我自己的经验，再参证许多当真成名的人的实例，处处

都可以证明这句话是自暴自弃的。离寺下山，大约四点多了。转过月含桥，便见缕缕的浓云像炊烟般从山谷间冒出来，一会儿淼漫了山腰，一会儿笼锁住古寺，慢慢的连苍山的几个峰头也迷失了本来面目。煦日的光辉刚刚隐匿起来，无情的西风便凛冽的吹着，坐在滑竿上摇摇欲坠，雨星儿不时的刮上了面庞，眼看着大雨就要下起来了。悲鸿为到五里桥挖一块玉带石，放开了脚步在地下走着，我们坐着滑竿都赶不上他。下山刚三里许，果然下起雨来，我和诚伯躲在一家水碓房的门前，等着雨小一点儿，又跑到一家民房里去歇息。幸而这一阵急风骤雨不大会儿就过去了，我们慢慢的在地下走着，各自谈了一两件可歌可泣的回忆，不知不觉的便回到了北门。

二十七日中午，悲鸿和周军凯李立柏来邀，同应杨杏村(时芳)团长的约会，到下鸡邑去看打鱼。下鸡邑在大理城的东北八里许，是才村迤北洱海边上的一个村子。到北门和诚伯希良志鹏诸人会齐，十五骑马鱼贯的络绎前进。我虽生长北方，却从小儿没学过骑射，在马上东摇西晃的始终稳不住重心，更不用说控纵急徐的骑术了。所骑的一匹小马，据说是相当骏良的，可惜所驮非人，丝毫不能伸展它的才能，羁勒在韁索之下，俯首帖耳的慢慢走着，有时回过头来长嘶一声，宣泄它的郁积，似乎在表示所遇不谐的哀怨。据骑兵科的先进赵诚伯说："会骑的人骑马，不会骑的马驮人"。马不幸而不能驰骋无羁的任性发展，它总愿被一个控制有方的人骑着，却不甘于庸庸碌碌的驮着一个随风飘摆坐不稳雕鞍的懦夫！所以我这一天虽然幸而没从马上滚下来，却对于这一匹小马十分的抱歉！

到下鸡邑杨宅休息片刻，便坐着两只小艇容与在洱海间。风不很大，海里吹不起波浪来，顺风向南驶着，走的很快。天上布满了乌云，太阳避匿在云的后边，可是隐藏不住的光芒又偷偷的从云缝儿里钻出来，辐射下几道霞光，映衬着黯黮的天空越发显

着明丽。等到日光的斜度超越出乌云掩蔽的范围，便成片的洒满在海东的山上，因此一水的间隔就有阴晴的不同。小船泛过龙王庙的时候，风涛并不像我二月初在岸上所看见的那样险恶。到了才村渔人已经下过大网了。我们虽然没能看见洱海渔民的捕鱼生活，可是顺风泛舟，浮沉在水色山光中也觉得不虚此行。回来的时候，风浪较大，小船吃水颇深，心里未免有点儿害怕。杏村素来好客，款待的很殷勤，并且坚留我们在下鸡邑多盘桓两天，直到黄昏的时候还不肯放行。我们趁着他带有七成醉意，不得已留下诚伯殿后，不辞而别，快马加鞭的逃出了下鸡邑。一气儿跑了五六里，我和马渐渐和谐，两膝和臀部的控制，自己也觉得有点儿把握，不过刚在骑得稍有趣味的当儿已经回到大理城的东门了。

九 “挂彩”归来

经过一番酬酢，三月三十日诚伯希良军凯立柏才送我到下关。承中缅运输总局下关总站薛凤章总管（文蔚）和陈车务长（昆书）的关照，第二天一清早我便搭七六三六号 GMC 车从下关出发，司机傅某，湖南人，人还老实，沿路总算顺适。当天没赶到楚雄，在沙桥过夜。四月一日早晨六点从沙桥起身，走出去不到十公里，汽车撞在一块大石头上，断了两块钢板，虽然还能对付着往前走，可是车身向左侧倾很多。我恐怕过级山坡的时候发生危险，一到楚雄总站便托佘啸南总管设法。承他和黄车务长帮忙，把原车立刻发厂修理。黄车务长恐怕修理耽误时间，当天赶不到昆明，又给我换了一辆九六八八号新 Dodge 车，机器和座位都比原车好的多，司机蔡某，湖北人。八点三十分开出总站后，蔡司机下车去买米，直等到九点钟，我原来坐的那辆七六三六号车已经修理好了开过去，他还没有来。又等了好半天，他同

队的一位贵州人才跳上车来，替他开走。大约十一点钟左右，开到一百五十二公里的地方，离级山坡下坎还有两公里的光景，突然被昆明总站派出来的一辆稽查车给拦住。几个广东口音的稽查其势汹汹的先向我盘问，幸而我有薛总管填发的乘车证，算是没被他们捉作“黄鱼”。后来好像预先知道这辆车上有私货似的，就七手八脚的仔细检查。结果在车底下前后轮子中间的铁梁里搜出六十四罐味王，两匹法兰绒，又在车箱下层搜出肥皂三箱。检查过后，因为司机的是替工，没法被带走，可是他沮丧极了，似乎这一批货里他也有相当的股份。我因为车上的罩棚没扣好，恐怕行李遗失，站在车旁边帮助司机扣罩棚，那辆稽查车竟自没看见车旁边站着人，猛然间从对面开过来，一下子就把我撞倒了！当时，我右额上皮破血流，右肩头和右膝都很疼痛，衣服也撕烂了。幸而是竖着躺下的，假如横着倒下，那便会受了腰斩的惨刑！在刚一撞倒的那一刹那，我心里很清明，我惦记我那十八个单位的语言纪录，我可惜我两个月来昼夜不息的辛勤，尤其怕二十年来的学养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断送在卤莽的司机的手里！况且四月一日是万愚节，即便昆明或大理的朋友接到我的凶信，还许当作闹着玩儿呢！及至同车的一个广东小孩把我扶到车上去，扎住伤口，宁神休息了好久，我知道不会死了，可是又耽心有血毒或破伤风的危险。下午三点到了禄丰，赶紧到卫生站去检查。站上的一位周大夫，是上海医学院出身，曾经在呈贡见过。据他说伤势不大严重，他替我仔细的消过毒，让我安心了好多。过禄丰后，车开的很快，六点十分就赶到昆明西郊的黑林铺。因为汽车不进城，我便换了一辆马车，拉着行李慢慢的走，回到青园还不到七点钟。

将养了两个多礼拜，伤势渐渐平复了。到现在，只是右肩胛骨有一小部分稍微突出，右额上也残余着一个小疤。没想到在四十岁以后竟自留下这么一点儿小小的创痕！恐怕遇到阴天下雨，

它还会不时的犯疼呢!

三十一年五月四日补记于昆明青园

清碧溪记游

去年春天我将要离开大理的时候，诚伯坚留我同游清碧溪。他说："到大理而不登洗马塘，临清碧溪，探波罗崖，未免辜负了苍洱胜境！三月杪春寒未杀！雪风时起，纵登洗马塘也见不到杜鹃遍山的奇景，畏难而止，犹有可说。但是无论如何必须玩过清碧溪和波罗崖才算不枉此行。"说罢，便长吟他和志希酬唱的诗，又朗诵他所作约友人游清碧溪书里的警句："郡西有清碧溪，颇可游。溪上下两叠，为潭者三。夏涨为溪，秋竭为潭，水色晶莹，直视见底。两岸飞崖无数，上与天接。高峰绿树，倒植横生。山寒不鸟，水冷无鱼。呼喧不至，静如太古。理柱调弦，引吭便歌，峰青曲罢，相对寂然。视舆佳丽，负姣童，挟弓佩弹，围绕驺从者，又如何乎？"豪兴四溢，旁若无人。当时我虽心焉向往，终以校电促归，有愿未偿！

今年二月初，我应印老和荫国之约重到大理讲学，总算跟苍山洱海有缘，居然有再度登临的机会。那么，这次游览第一不能忘怀的当然就是清碧溪。

二月四日，恰值夏历壬午岁除，中午诚伯在他的官邸欢宴讲

学同人。看见诚伯，看见这古老的杜文秀府，越发引起去年未阑的游兴来。没等终席，便约光旦春台同游。出赵邸，坐小汽车到七里桥圣麓公园，改乘仲笆给我们预备的滑竿朝着马龙峰的方向西进。约三四里，见流水穿石滩间，那便是清碧溪下游了。涉滩，缘溪北行，再里许，马龙圣应两峰的余脉形成了巉峻对峙的山峡，骈突如门，上耸下削，溪水就从这里破门而出。从此以内，崖夹于上，溪嵌于下，石皴如画，流水成音，崖际的杂树遮翳住已向西转的日光，格外透出深窅清幽的情韵。进峡后，靠着马龙峰这一边走，逼仄的小径盘纡在崖端，越往里越曲折，而层峦叠翠也越显着奇秀，又一里许，崖端径断，滑竿不能前进，乃溯溪行乱滩中，屡涉其南北。这时我和春台已然有点儿勉强支持，但是光旦贾其余勇，叫一个滑竿夫搀着，仍然高高兴兴地向前跋涉。大家正在腿酸汗流的当儿，偶一抬头，突然看见西面两峰耸矗，中劈仅如一线，另外一个高峰罨映在这劈开的小门后面，积雪中垂，如匹练界青山，五彩的望夫云从峰际流出来，烘托得苍松黛峦分外显着奇丽！这时我已神凝形释，俨然陶镕在大自然的炉冶中，刚才那一点疲乏，早不知什么时候从峰巅云际飞过点苍山，抛到漾濞江心去了。

清碧溪的源头就在双峰底下，水从源出，先汇为上中下三潭，然后下流成溪，曲折以趋洱海。峰麓有一片广坪，坪际崖穴间数有炊爨痕迹。不肯攀峻涉险的游人们，往往在此止息，置酒雅集，只能坐览峰色水声之胜，而不能亲赏潭影波光的幽异，虽说兴尽而止，终不免辜负了溪山。我虽孱弱，岂肯与若辈为伍？于是，披榛除莽，更向前行。自坪西下复与涧遇，涧源有一泓清水，澄冽莹澈，细石布底，累累可数，拿它的部位推度，这或者就是所谓下潭？

从此穿行丛莽间，沿南峰西进，约半里许，仰见右崖凿“禹穴”二大字，相传是明太守杨邛崃所刻。再前即直逼夹门下，水

从门中突崖下坠，高约丈余，宛如倒挂珠帘，和后峰积雪争洁比白。这条白练倾泻而下，蓄为澄潭，广两丈余，水作纯绿色，深不可测，这大概就是所谓中潭。对岸北峰的旁边有一斜阪，高约丈余，逼仄无级可登，冰雪未消，滑腻不可着足。但由它登崖，便可望见上潭。春台抖擞精神，踏两潭间的溪中乱石，爬上对岸的斜阪，猿行而上，蛇退而下。据他告诉我和光旦说："上潭就在中潭的崖上，稍偏北一点儿，形状像一个钵盂，水色益较深碧。盂满水溢，便从崖缘流下来注入中潭。崖端阪上积雪极滑，稍一失足，就有坠崖的危险。但盂边有冰柱倒垂，好像石钟乳一样，颇为美观，能见此奇，总算没有枉冒这一番危险。"在我们这次旅行的全程中，这一举可算是春台顶勇敢的表演，事后追想，我还佩服不置！

听罢春台的描写，我和光旦面面相觑地默然许久。起初光旦颇想手足并用地尝试一下，从者侯君遵荫国仲笛的嘱咐极力劝阻，他也只得罢了。但他还怕我受他牵累不能尽兴，劝我还得努力攀登上潭。其实我呢？想起李中溪所说："水出山石间，涌沸为潭，深丈许，明莹不可藏针。小石布底，累累如卵如珠，青绿白黑，丽于宝玉，错如霞绮。上有坠叶，鸟随衔去"。"下潭水光深青色，中潭鸦碧色，上潭鹦绿色。水石相因，水光愈浮，石色愈丽"；杨升庵所说："垒崿承流，水色莹澈。其中石子嶙嶙，青碧璀璨，丽如宝玉"，还有徐霞客所说："再逾西崖，下觑其内有潭，方广各二丈余。其色纯绿，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荡，光怪得未曾有。……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觉一毫一孔无不莹澈"；心里未尝不跃跃欲试地想身临其境，一探究竟。继而一转念，想起霞客当年"蹑峰槽与水争道，为石滑足，与水俱下，倾注潭中，水及其项"的险状，不觉不寒而栗，惴惴而止。况且"青碧璀璨，丽如宝玉"，"浮光漾黛，金碧交荡"，"水光愈浮，石色愈丽"等等景象，主要的条件必得有"午日射其

中"，才能显现出来。即使像光旦所设想的："峰头彩云为此间常事。云影在潭，则潭水与水底石丸皆呈缤纷与骀荡之象，余等虽未见云影，已见射影之云，而所见独多，且于此得悟潭中水光石色所由幻化之理，亦慰情胜无矣"，那也得在烈日当头的时候去临瞰才有法子证实。我们到中潭太阳已经隐匿到岭的西边去了，即使冒险爬到上潭，暮色已快笼罩下来，哪里还看得见水色的幻化？更哪里窥得到水底诸色斑斓的石丸？不如适可而止，反倒永远留存一个有余不尽的想像——大凡想像中的境界总比现实的美丽得多！光旦又告诉我：庐山的三叠水和南岳的水帘洞也是跟这里差不多的玩艺儿。那两个地方我都没到过，惟其没到过，也许比到过更美一些？

兴尽缘溪下山，到七里桥已然星斗满天了。

归来重检徐霞客游记，颇疑我们所看到的中潭下潭，乃至于春台登临的上潭，并不能叫做第一潭，第二潭，第三潭。因为游记中在霞客落水曝衣后明明说：

"披衣复登崖端，从其上复西逼峡门。……余欲从其内再穷门内二潭，以登悬雪之峰。……遂转北崖中垂处西向直上。一里，得东来之道，自高穹之坪来，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余，逾峡门北顶，复平行而西半里，其内两崖石壁复高骈夹起。门内上流之涧仍下嵌深底。路旁北崖，削壁无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条缘崖架空，度为栈道者四五丈，是名阳桥，亦名仙桥。桥之下正门内第二潭所汇，为石所亏蔽不及见。度桥北，有叠石贴壁间。稍北叠石复北断，乃趁其级南坠涧底。底有小水，蛇行块石间，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时第二潭已过而不知。只望涧中西去，两崖又骈对如门，门下又两巨石夹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后。覆屋之下，又水潴其中，亦澄碧渊渟，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后塞

壁之上，水从上涧垂下，其声潺潺不绝，而前从块石间东注二潭矣。

他从此历涧中石块西上，更从北崖转陟密箐中，路断无痕，再去巾解服，攀竹为绳。最后因为壑底之涧又环转而北，跟垂雪后峰，界为两重，终于爬不上去，他才想转回来：

时已下午，腹馁甚，乃亟下。……遂从旧道五里过第一潭。随水而前，观第二潭。其潭当夹门逼束之内。左崖即阳桥高横于上。乃从潭左攀磴隙，上阳桥逾东岭而下。四里，至高穹之坪，望西涧之潭已无人迹。亟东下沿溪出。

从这两段看来，可知霞客所谓第一潭第二潭是指着峡门里面的说，和我们所见到的上中下三潭有分别。照他所说那样险仄，即使我们到中潭时天光还早，恐怕也没有那么矫健的脚力去探胜寻幽了。叔伟的兴趣，胆气，脚力比我都强，不知他的游记里提到这两个潭没有？

归结我对于这峡内的二潭，也正像洗马塘和波罗崖一样，愿意常常留存一个隽永，美妙，馀味无穷的想像！

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深夜四时追记

大理的几种民间传说

一　观音降罗刹

相传大理古时候是泽国，洪水一直浸到山腰。人民居住在山上靠着打野兽采果实来过生活，后来黑龙和黄龙打仗，把下关那里打倒了，洪水一下儿落下去，才显出这一片坝子来。在隋末唐初的时候，为罗刹所据。罗刹译言邪龙，性情暴虐，喜欢剜人眼，食人肉，百姓受害，困苦不堪。贞观三年癸丑(?)观音大士从西天来，至苍山五台峰下化作一个老人，到附近村子里探访罗刹和罗刹"希老"张敬的事实。人民一见老人恺悌慈祥的样子都很敬爱他，把罗刹虐害人民的情况从头到尾的诉说了一遍。老人很和蔼的安慰他们，告诉他们罗刹多行不义渐渐要恶贯满盈，大家只要静心期待着，不久就可以过安乐的日子了。

后来观音大士探知罗刹的希老张敬是阿青王后代张仁果的苗裔，为人仁而不智，知道罗刹的暴虐，却没法子规谏他，不过当时同罗刹往来最密的只有张敬一个人，观音打算靠他介绍去接近

罗刹，于是就化作一个梵僧住在张敬的家里。过了十几天，由张敬荐他见罗刹，罗刹一见梵僧，心生敬爱，款待甚恭，问他喜欢什么东西。梵僧但求一块安静的地方可以结茅藏修，地方的大小仅够袈裟一展，犬跳四步就行了。罗刹慨然许之。梵僧即请立券，并当众宣誓。一切手续都办妥当，梵僧当将袈裟一铺，覆满苍洱之境，白犬四跳，占尽两关之地。罗刹一见大惊，后悔不迭。这时有五百青兵和天龙八部在云端拥护，大作鉴证，罗刹枉自悔恨，也无可如何。乃着告梵僧曰："我国土人民都属你管了！闹得我们父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可怎么好呢？"梵僧说："这倒好办。我另有一个天堂胜境可以给大王住"。于是他在上阳溪涧内碌瓮摩出一洞，化为金楼宝殿，白玉为阶，黄金为地，化螺蛳为人眼，化水为酒，化沙为食，美味珍馐，陈设器具，种种俱备。罗刹到这里面一看，觉得比旧时的国土还好，居然乐而忘返，并要求梵僧把他的眷属搬来。梵僧等他的眷属搬进去以后，大显神通，用一块大石头塞住洞门，自己化作黄蜂飞出来。又叫铁匠李子行拿铁汁浇它，并且造了一个塔，镇在洞上，叫他父子永远不能出来。现在大理上阳溪苍山山麓的罗刹阁，就是这段传说的遗迹。

观音降罗刹以后，又授记细孥罗为大理国王。时张乐进求为云南诏酋长，具九鼎牺牲，请细孥罗诣铁柱庙祭天卜吉，忽有金谷鸟，一名金汉王，飞在细孥罗右肩，连鸣"天命细孥罗"三次，众皆惊服，细孥罗遂登位，称奇王，遂进贡朝唐，子孙累世封王，传至舜化真共十三代，凡二百三十七年（王崧本南诏野史作二百四十七年，注云："蒙自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至昭宗天复二年壬戌实二百五十年滇载记作三百十年，亦误"）。

这段传说，除去起首的一小节录自当地人的口说外，大部分见于《白国因由》（第一章到第六章）。《白国因由》是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大理圣元寺主持寂裕刊行的，现在书版还存在庙里，据寂

裕的跋语，此书盖本于僰古通“逐段缘由原是僰语，但僰字难认，故译僰音为汉语，俾阅者一见了然，虽未见僰古通而大概不外于斯”。案《僰古通》亦称《白古通》或《白古通玄峰年运志》，也有人管它叫做《白古记》或《白史》，杨慎的《滇载记》就是从它删正而成的，李元阳的《云南通志》引它的地方也很多，大概当时确有其书。其中的记载当然不能当做信史，可是从民间传说里却反映出不少历史上的暗示。就拿这段故事来说，咱们一看就知道它神话的意味多，历史的意味少，传说的成分多，事实的成分少。可是假定咱们能够不拘泥字句去活看，便可得到许多有趣味的启示：（一）可以看出大理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大理古称“灵鹫山”亦名“妙香国”，从这种移山倒海的借名，就可见出这地方接受印度文化之早。说到白国和蒙氏的祖先，也有人推溯到西天摩竭国的阿育王。据《南诏野史》“南诏历代源流”条引《白古记》说：

三皇之后，西天摩竭国阿育王第三子骠苴低（案《白国因由》作次子骠信苴）娶大蒙亏为妻；生低蒙苴（《滇载记》作低牟苴），苴生九子，名九龙（《滇载记》作九隆）氏：

五子蒙苴笃，生十三子，七圣五贤蒙氏之祖；

八子蒙苴颂；白子国仁果之祖（此据胡蔚本，王崧本作“白崖张乐进求之祖”）。

这里把白子国和蒙氏推溯到同一祖先，固然和《白国因由》不同，可是《白国因由》卷首说到白子国的来源，佛教的色彩更为浓厚。据它说：阿育王听他老师优婆毱多的话，认为白国是释迦如来为法勇菩萨时，观音为常提菩萨时，修行的地方，遂封仲子骠信苴于白国，号神明天子，即五百神王。传至十七代孙仁果，汉诸葛亮入滇场，予姓张，至三十六代孙张乐进求朝觐，上封云（云下疑脱南字）镇守将军。我们明白这种崇奉佛教，向望印度的

心理，那么，推溯大理的开辟和蒙氏的建国而抬出一位观音大士来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二)可是看出古代对于龙的崇拜。在汉族和许多邻近部族的神话里有许多关于龙的传说，最近闻一多先生所讲“伏羲的传说”已经引证了不少，这里不能一一列举。这个故事的开始就说到黑龙和黄龙打仗的话，又所谓罗刹其实就是邪龙，蒙氏建国始祖细孥罗据说也是黄龙之子(详下文)。那么，所谓观音降罗刹的传说，里面隐含着以黑龙或邪龙作图腾的部族和以黄龙作图腾的部族互相争霸的事实。后来黄龙一支战胜了，为安抚黑龙或邪龙的部族才造出这个神话来。所谓金谷鸟连鸣“天命细孥罗”三次也正是蒙氏造出来的“篝火狐鸣”的把戏。在初民社会里要想得到人民的信服，非玩这一套伎俩不可。(三)观音大士的降临大理何以在贞观三年癸丑呢？这是为和蒙奇王细孥罗建国年月衔接的缘故。案贞观三年(六二九)的干支应该是己丑，不是癸丑，而在这以后的第一个癸丑恰好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也就是细孥罗建蒙国受唐封的一年，这在张道宗《记古滇说》和王崧本《南诏野史》都无异词。(惟胡蔚本南诏野史谓细孥罗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己酉代张氏立国，自称奇嘉王，建号大蒙国，又称南诏。)造传说的人本来为给蒙氏建国找出一个“天命细孥罗”的根据来，事实的造端原是永徽四年癸丑。要想推得早一点，所以倒溯二十四年假托是贞观三年，可惜无意中把真的干支“癸丑”写出来，不觉得就露出马脚来了！

由这三个观点看，咱们对于故事的发展便可以了解许多。可是清康熙二十九年黄元治所修《大理府志》卷三十杂异志也记载“神制罗刹”的传说道：

俗传大理旧为泽国，邪龙居之，是为罗刹，好食人，有老僧自西方来，托言欲求片地藏修。罗刹问所欲，僧曰：“但欲吾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罗刹许诺。僧曰：“合立符券”。遂

就水岸上画券石间。于是袈裟一展，犬一跳，已尽其地。罗刹欲背盟，僧以神力制之曰："别有胜地居汝"。因于苍山上阳溪神化金屋一区，罗刹喜，移其属入焉，而山闭矣。僧乃凿河尾泄水，是为天生桥。至今人以洱水赤文岛为大士地券云。

此段所记和《白国因由》详略不同，黄志纂修的年月比《白国因由》的刊行较早，大概也是从《白古通》一类的书转载下来的。黄氏对于这些"怪诞诡僻之事"认为"智者守其理，愚者溺所闻。溺而不返，则百端邪说遂乘人心之所溺者，而愈造其理之所必无，君子所以滋惧也。"可是他持之不坚，态度颇为模棱。他在这一段传说的后面自注道：

俗以大士泄水，未有居民，故双鹤引之。然相传大士以唐永徽四年始现身大理，而楪榆县则自汉时已置，若谓至唐始有居民，则蒙氏取河蛮大和城大厘城，又于何所哉？鹤拓事或在古初，迨邪龙作祟，大士制之，使不敢为民害，则有然耳。

我觉得对于民间传说应该透过它的背后去看，万不可拘执故事的本身去考究先后，争论信否。像黄氏这种疑信参半，两面都不彻底的态度，是不足为训的。

二　南诏始祖的感生说

在帝政时代，一般老百姓觉得皇帝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本身，尤其是开国皇帝，也总想把自己烘托得不是"常"人，甚至于不是"人"，才觉得可以高居人上。于是就发生了

历史上的"感生"说。咱们只要一翻开每个朝代的"太祖高皇帝"本纪大半就可以找到这一类的记载。先从荒渺难稽的远古来看：

黄帝母曰附宝，之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颛顼母曰昌仆亦谓之女枢河图云：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于幽房之宫，生颛顼。舜父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以上并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禹帝王纪云：父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记》夏本纪正义)。

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

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史记》周本纪)。

大业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史记》秦本纪)。

这都是战国以前的例。至于汉以后，更多得不可胜举了。为节省题外的篇幅，姑举汉朝为例：

汉高祖之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

这种传说在中国历史上既然还普遍流行着，何况那宗教情绪较浓的初民社会呢？刚才最后举的一个例提到龙，恰好底下我所要讲的南诏和大理的始祖感生说都和龙有关系。

据《白国因由》上说：金齿龙泉寺下有易罗丛村，村女名茉莉娩，貌端美异常。有蒙迦独娶为妻。后蒙迦独因捕鱼溺死江中。茉莉娩往寻之，见江中有木一根逆流而上，遂惊迷若梦，见一美貌男子与之语，既醒，痛哭而回，后常往龙泉池洗菜浣衣，于池边又见前日梦中男子。是夜忽至房中，因而怀孕。父母责之，茉莉娩诉其故，父母相语曰：此乃池中黄龙也。后生九子。九子既皆长大，一夜黄龙又至茉莉娩家，见其子，与子相戏。茉莉娩因多子为累，拟将诸子送还黄龙。黄龙嘱其送至初会之池侧芭蕉竹林茂密处。一日茉莉娩如约送往，八子皆驾云而起，茉莉娩携幼子仰望云中，见八子皆现龙形。蒙迦亦化为黄龙，帅其八子俯视茉莉娩大吼三声，山川震动，竟飘然而去。茉莉娩携其幼子归，取名细驽罗。

细驽罗幼时即举止异众，其母见邻居不可与共处，移居哀牢山下，又有豪邻名三和者图谋之。有仆波细负幼子避难东迁，开南城居之。及长躬耕养母，娶蒙歘为妻，生子罗晟。娶寻弥脚。一日细驽罗父子往大巍山下耕田，观音至其家化斋，因授记细驽罗使为白国王事已见前（节取《白国因由》第七章至第九章）。

这段传说完全从哀牢沙壹的故事演变出来的。后汉书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传说：

>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

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

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永昌郡下记载这故事便和后汉书稍有出入：

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言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之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

在这里面，“沙壹”变成“沙壶”，“九隆”变成“元隆”，也许是传写的错误。到了元张道宗《记古滇说》，明杨慎的《滇载记》和阮元声的《南诏野史》里，故事的内容就变相多了。《记古滇说》云：

哀牢国永昌郡人蒙迦独娶摩梨羌，名沙壹，居哀牢山。蒙迦独捕鱼，死哀牢山下水中，沙壹往哭，忽见一木浮来，坐其上，平稳不动，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生九子，是为九隆。后又产一子，即习农乐。

《滇载记》云：

滇域未通中国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有妇曰沙壹，浣絮水中，触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种类滋长，支裔蔓衍，窃据土地，散居溪谷，分为九十九部。……蒙氏始兴，曰细奴罗，九隆五族牟苴笃之三十六世孙也。代张氏立国，号曰封民。蒙氏伪称南诏，实唐贞观三年也。

《南诏野史》云：

按哀牢夷传古传有妇名沙壶因捕鱼触一沈木，感而生十子。后木化为龙，九子惊走、一子背坐，名曰九隆。又云：哀牢有一妇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各娶之，立为十姓，曰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九隆死，子孙繁衍，各居一方，而南诏出焉，故诸葛为其国谱也。（王崧本"南诏历代源流"条）

归纳这几条记载来看，咱们可以指出这个故事的几种演变：（一）在《后汉书》和《华阳国志》里沙壹本来是没有丈夫的，到《记古滇说》里便有蒙迦独作她的丈夫，到《滇载记》里便有个牟苴作她的丈夫，而且和《白古记》"阿育王第三子骠苴低，娶大蒙亏为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是为九龙氏"的传说发生关系。加上蒙迦独就可牵扯到南诏，加上低牟苴就连白国的血缘也找到了。（二）照《后汉书》和《华阳国志》"九隆"原为"背坐"或"陪坐"的意义，《记古滇说》和《滇载记》都以九为数字，所以改"十子"为"九子"以迁就九龙氏之说。但《记古滇说》要和南诏拉上关系，所以在九子之外又添上一个习农乐。（三）《记古滇说》以习农乐为蒙迦独和沙壹直接所生，《滇载记》以细奴罗为低牢苴和沙壹的三十七

世孙。两者的世次相差很远。(四)《记古滇说》所谓“蒙迦独娶摩莉羌名沙壹”，似乎拿摩莉羌当作沙壹的族名。(五)《南诏野史》的记载大致和《后汉书》《华阳国志》相同，只有奴波息的名字和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十姓是从前各书里所没有的。

照这样推寻下来，可以看出这个故事越演变越和《白国因由》接近了，只有“天命细筝罗”的祥异还没加上去。黄元治《大理府志·杂异志》恰好填补了这个空当儿：

> 哀牢蛮蒙迦独捕鱼溺死，妻沙壹往江上哭之。触沈木，若有感而娠，生十子。后沙壹至水涯，沈木化为龙，作人语曰：尔为我生子安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少子背龙而坐，龙舐其背。蛮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遂名曰九隆。哀牢山有夫妇，生十女，九隆兄弟皆娶之。自是种人滋长，散居溪谷，分为九十九部。后有细农罗者，九隆裔也。当唐贞观年耕于巍山，数有祥异。会白国主张乐进求以诸葛亮所立铁柱岁久剥落，重铸之，因社会祭柱。有大鸟飞细农乐肩上，久之不去。众骇异，谓天意有属。张乐进求因以国让之，遂立为奇王，是为南诏。

到了这里，《白国因由》所记的故事几乎完成了，不过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漏洞。细筝罗的建国受封？《记古滇说》和王崧本《南诏野史》都说是唐高宗永徽四年，但张道宗自己却把后汉时代的沙壹当作他的母亲，时代悬隔，岂不自相矛盾？关于这一点杨慎和黄元治把细筝罗的世次推后，总算可以弥缝了，可是还不如《白国因由》索性根据同一“母题”(motff)另造故事，更较妥当。在本节开始所引的故事里，哀牢山变成“金齿龙泉寺下的易罗丛村”，沙壹“变成茉莉姨”，九隆变成九条龙，既然没有时代的限

制，那么，就把幼子当作细孥罗也就不至于发生问题了。全篇故事里除去开首的“金齿”两个字和第七章末尾所说的“移居哀牢山下”及“永昌城西有九龙冈”以外，丝毫没有牵涉到哀牢的话。

咱们由这里可以悟出传说的流变性，可以了然传说和历史不同。反过来说，历史上许多冲突矛盾的记载也未尝不可以用传说或神话的观点去解释它。明白这一点，那么，张道宗杨慎黄元治把南诏的感龙诞生说附会到哀牢的沙壹身上去，已经多事，若再因为这个附会硬把南诏和哀牢拉上血统，那就更辗转曲解了。关于这一层，凌纯声先生在唐代乌蛮白蛮考，包鹭宾先生在《民家非白国后裔考》里已经有详细的辨正，这里恕不多谈。

感龙诞生的传说并不限于哀牢有，也不限于南诏有，就近取譬来说，像前文所举的汉高祖，后文所述的段思平，岂不都是从一个“母题”孳衍出来的？况且专就南诏而论，感龙诞生的传说也不限于细孥罗一人。《旧唐书·南诏传》谓细奴罗之父名蒙舍龙，“蒙舍龙者，盖谓蒙舍之龙耳”(用包鹭宾语)。胡蔚本《南诏野史》把蒙迦独改作龙迦独也就是这个意思。又《南诏野史》“景庄皇帝世隆”条云：

按成王(昭成王晟丰祐)妃乃渔家女，浴于江，金龙与交，生世隆。七岁开掌，中有“通番打汉”四字。唐武宗发兵四十万取西南，自建昌入。世隆迎于古宗，杀唐兵二十万，于交界处立铜柱。先是唐惧世隆(案原作“隆舜”据下文隆舜条“父为唐患”句校改)为患，妻以公主，察其所为。公主以年庚送唐，武宗命太史推之，知其为龙也(据王崧本)。

由此看来，世隆也可以和他的建国始祖细孥罗先后媲美了。

三 大理始祖的感生说

感龙诞生的传说既然从哀牢流转到南诏，那么，大理国的段氏要想把他的建国始祖造成一个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也非得依样葫芦地抄袭这一套把戏不可。《南诏野史》“大理国”条记段思平之生云：

其母因过江水汛，触浮木，若有感，而娠，生思平，并其弟思良(据胡蔚本)。

大理喜洲镇凤阳村(土名晨登村)三圣灵宫内有明景泰元年庚午(一五五〇)的三灵庙记碑，记载这个传说尤其详细，那上面说：

院塝有一长者乏嗣默祷，其圃种一李树，结一大颗，坠地，现一女子，姿禀非凡。长者爱育，号曰白姐阿妹。蒙清平官段宝瓏(包鹭宾疑即新唐书南蛮传之段媄宝，见民家非白国后裔考十四，十五两页)娉为夫人。浴濯霞移江，见木一段逆流触阿妹足，如元祖重光(按碑文上半蒙诏阁罗凤之子死后显灵，追封元祖重光鼎祚皇帝)化为龙，感而有孕。将段木培于庙庭之右，吐木莲二枝，生思平思胄(案原碑如此作，不知何字。诸书皆作思良)。号先帝先王，思平丁酉立位，国号大理，建兴会寺，追封母曰天应景星懿慈圣母。重创三灵庙，世传三十五代，凡三百九十一载(案《南诏野史》“晋天福二年(九三七)段思平开国至宋理宗宝祐元年(一二五三)元世祖灭段氏，段氏据云南共二十二主三百十六年”。王崧注“案自后晋高祖天福二年丁酉至宋理宗淳祐十三

年癸丑改元宝祐共三百十六年。《滇载记》作三百五十年误。大理作三百十五年，盖除见灭之年不计耳”。计自思平至兴智凡二十四传，自段实至段明又十一传，则碑文所谓三十五代不误，惟自宝祐元年至明洪武十五年壬戌(一三八二)段氏亡，应为一百二十九年，并前三百十六年计之共为四百四十五年，碑文所谓三百九十一载，不知何据)。

照这段记载来看，不单整个的传说和细孥罗的诞生出于同“母题”，甚至把段氏的血统也和蒙氏拉上关系了。

四　猴儿换太子

在《三灵庙记》上面另外还载着一个有趣的故事说：

按白史自唐天宝壬辰(七五二)蒙诏阁罗凤神武王时肇兴神迹，至灵至圣。其一灵乃吐蕃之酋长，二灵乃唐之大将，三灵乃蒙诏神武王偏妃之子也。厥诞生时，中宫无出，阴谋以猴儿易而废弃，埋于太和城之道傍。密遣侍女夙夜视之。冢生一苇而畅茂。群牛往复，有一猳牯先来爱护，一旦斑犉忽食之。女遂报于中宫　宰犉剖腹，出一男子，被戴金盔甲，执剑恨指，腾空而北往吐蕃。后率兵伐太和，至德源城，蒙诏乞和而归。后同二将复举兵，至摩用，大战弗克，回至喜脸，赤佛堂前三将殒命。乃托梦院塝耆老曰：若立庙祀享，能通水利，除灾害。遂定星揆日，不月而庙宇成焉。由是雨旸时若，五谷丰稔，每于四月十九日阖郡祈告。迨异年寻孝桓王追封，号元祖重光鼎祚皇帝，圣德兴邦皇帝，镇子福景灵帝。

这件事《记古滇说》，《滇载记》，《南诏野史》，《白国因由》等书都没有记载，所谓《白史》大概也就是《白古通》案，《南诏野史》阁罗凤的儿子叫做凤伽异，曾与段俭魏败唐将鲜于仲通兵于洱河，又筑省城，破曲靖，未立而死，另外就没有什么事迹了。这个传说和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出于同一“母题”。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在元人所作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杂剧里只说：宋真宗的李美人生了太子后，刘皇后怕夺了她的宠，秘遣宫女寇承御将太子诓出西宫，害死后丢在金水桥下。承御抱太子至金水桥侧，不忍下此毒手。正踌躇间，恰好穿宫内使陈琳奉敕抱黄封妆盒过此，欲到后花园采取时新果品，给楚王赵德芳上寿。二人遂设计藏太子在妆盒里，救之出宫，隐藏于楚王府。十年后，太子继真宗登极，是即宋仁宗．这时寇承御已被刘皇后拷毙了，仁宗询陈琳，备得其情，乃奉李美人为纯圣皇太后，封陈琳为保定公，追封寇承御为忠烈夫人。这个故事演变到《龙图公案》和石玉昆原本《三侠五义》里，便加入拿狸猫剥皮掉换太子，诬李妃产生妖怪一段。再变到海派的胡闹戏，越发乱七八糟不知所云了。论故事的时代是猴儿换太子在前，可是，论他们发生的先后，也许狸猫换太子的传说已经深入民间，这段故事才模仿着孳衍出来的。这一点还得靠继续获得新材料来证实。

五　望夫云

这是一段很香艳的传说。据黄元治《大理府志》卷三十杂异志云：

俗传昔有人贫困，遇苍山神授以异术，忽生肉翅，能飞。一日至南诏宫，摄其女入玉局峰为夫妇，凡饮食器用皆能致

之。后问女，安否？女曰：太寒耳。其人闻河东高僧有七宝袈裟，飞取之。及还，僧觉，以法力制之，遂溺死水中。女望夫不至，忧郁死，精气化为云，倏起倏落，若探望之状。此云起，洱河即有云应之，飓风大作，舟不敢行，人皆呼为望夫云，又呼为无渡云。

又周宗麟《大理县志》稿卷三十二，杂志部，古迹类，也记载这个故事说：

俗传蒙氏时有怪，摄宫中女，居于玉局峰巅。女所欲饮食，怪给之不绝。因山高候冷，女苦之，与索衣。怪慰之曰：河东高僧有一袈裟，夏凉冬暖，可立致。遂夜至洱河之东罗筌寺，将袈裟盗出，僧觉之，以咒压怪，溺死寺西水中，化一大石坪，俗称石骡子。女望之不归，遂郁死，精气化为云，名望夫云。每每岁冬云现，即大风狂荡，有不将海中之石吹出不止之势。航渡者皆苦之。非情非理不经之谈也。

这段传说姑且不管它有没有情理，单就故事的本身说却颇有文学的韵味，所以文人墨客往往喜欢形诸吟咏。例如邑人沙琛颠风频日望夫云起七古云：

缫车圜转丝抽水，蛰龙梦断云窝靡。俯身东望喔天鸡，曈曈日射贝宫紫。虬蓝[illegible]气云乱呼，直撇涛山见海底。黄姑织女河东西，盈盈咫尺甘[illegible]携。嗔痴小婢情凄迷，望夫云起青天低。一声响应石龙子，扬沙走砾无端倪。点苍濛濛青弄色，冰封雪冱藏花窖。园林桃李满空飞，星斗朱幡遮不得。唶唶危巢望岁氛，知风知雨不知云。吹花擘桃曾何惜，懊恼停舟欲济人。（《大理县志》稿卷三十，艺文部）

又赵廷玉咏望夫云七律云:

一缕浮云几度秋，坚心常注海中沤。浪沧涛打蛟龙窟，绰约神明水月楼。卷地难平千古恨，回峰又锁百重忧。可怜夫婿无消息，空抱情根护石头。(同上)

最近腾越赵诚伯欲谱此事为望夫云传奇，儒将风流，颇有骚人的情致。

如果分析故事的来源，咱们可以说:“河东高僧有七宝袈裟”和“河东高僧有一袈裟，夏凉冬暖”云云，是从“饮光迦叶守佛衣以俟弥勒”的佛教故事演变来的(事见《白国因由》卷首和李元阳《鸡足山记》)。现在鸡足山上的传衣寺和袈裟殿，都和迦叶传衣的掌故有关。至于望夫云起何以紧跟着就飓风大作呢?这从气象上也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在苍山顶上如果有云作探望之状，那就可以表现隔山的冷空气渐渐侵过来了，两方面空气的冷热既然不平衡，当然会因交流而起大风。这种现象，常在洱海弄舟的渔夫或梢公都可以凭经验知道它的因果关系，正如常人知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一样。不过他们只能知道当然而不能知道所以然，勉强要找到一种解释，在初民社会里充斥着泛灵的(Animisric)思想，自然而然地就构成这个怪异的传说了。

六 余论

除去这几桩故事以外，像火把节传说里关于曼阿娜妻阿南和宁北妃慈善的故事，都是很有趣的，因为游国恩先生已经有一篇详细考证，这里就不再赘叙了。总之，我们研究民间故事和传说，应该注意它发生的背景、反映的事实，和孳衍的转变，然后才不至于沾滞拘泥被故事给束缚住。像上文所引黄元治争论观音

现身大理的年月先后那一段话，就是不能了解传说性质的一个例。至于他对于“龙子九隆”所提出的疑问，那就更可笑了。他说：

> 感龙生子，古今有之。然岂能一乳生十子乎？或是沙壹先后生十子，独九隆一人是龙种耳。故曰少子也。否则哀牢十女，亦岂触龙而产于一乳，遂年纪之相匹乎？（《大理府志》卷三十杂异志“龙子九隆”条自注）

像这样的怀疑，我觉得还不如老老实实地保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比较好得多！

三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写于昆明青园

五华楼

C. P. Fitzgerald: 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

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Ta Li, Yunnan.

London. The Creset Press, 1941.

这是一部最新出版的研究云南大理的民家的著作。全书共二八〇页，另加序目十二页，还有三十一幅插图，三张地图。

五华楼在大理南门里的五华街（旧名鼓楼街）。据康熙时范承勋所修《大理府志》说："五华楼废址在今郡城中央，世传南诏丰祐建，方广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元世祖征大理，驻兵楼前，重修。明兵燹始废。今城中谯楼曰五华。姑存其名云。"著者拿它当作书名，大概是象征着大理城和它的附近的意思。

全书分十一章，另外有两个附录：

第一章　苍山和洱海

第二章　米是主要的食粮

第三章　大理城

民家的现代分布区域是在滇西环洱海各地方。就是东经九十九度五十分到一百度三十分，北纬二十五度三十分到二十六度四十八分之间。可是西边远到东经九十九度三十分云龙县境的澜沧江沿岸各地；西北远到北纬二十七度维西县境。东边从凤仪县起沿大理到昆明的交通大道上祥云、弥渡、镇南、姚安、楚雄、广通、禄丰、安宁各县，以达于东经十二度三十五分昆明县境，每县都有民家的村落，不过数量不很多。在北纬二十五度以南只在红河流域元江县境的远坝有民家，他们分布的北界也没有超越昆明大理路线的。他们分布之广几乎和云南迤东的罗罗，西南边缘的摆夷，有鼎足而三之势，可以算是云南省内一个很大的部族。关于他们的系属问题，英人戴维斯(H. R.Davies)认为是属于孟吉蔑系(Mon-Khmer Family)，丁文江认为属于摆夷，李方桂认为属于罗罗，凌纯声起初赞成戴维斯的说法，最近在《唐代乌蛮白蛮考》那篇文章里又认为和藏缅的卡伦(Karen)接近。因为中外学人对这个部族始终还没系统的研究，所以有许多问题都还悬而未决。这部书既然是专门研究民家的著作，纵然它的范围只以大理一地方为限，我也不禁不由的很渴望的把它一气读完。

据著者的自序说，这部书是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两年他受Levehulme奖学金补助时所作的调查报告。因为这个工作是他独作的，而且这块田野向来为民族学家所漠视，他自己觉得对于现代民家文化的调查难免有许多省略和疏漏的地方。关于语言的障碍他自认实在没有完全克服，因为在那时候他还不能说很流利的民家话，同时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的民家人也不能毫无困难的把他们所有的思想都用汉话表达出来。附录的词汇无疑的显示着这些困难的结果。至于他为记录民家话所采用的罗马字拼音，是根据英文的而不是根据中国人习用的威妥玛式(T. F. Wade's System)。他恐怕这一点不能得到所有读者们的赞许，于是辩解说，他只打算把民家的读音像他们所念的那样转写过来，那一些词汇也是为他自己学语言时应用的初稿。他只能希望这初次记录民家词汇和语法的尝试，可以引起专家的一点儿兴趣。像这样的措词总算是够谦虚的了。

这部书里的人类学部分，我自己承认是个门外汉不愿意多说什么话。不过，就我粗浅的观察。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记录，算不得精密的科学研究。因为无论从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讲，他所搜集的材料都嫌不够味儿！关于文献上的材料像《记古滇说》，《南诏野史》，《滇载记》，乃至于专讲民家来源的《白国因由》，他简直的没引用过。这还可以说，他的立场专在研究现代文化，无妨忽略历史的考证，可是有些眼前的事实，他也没能考察得精密。例如六月二十四日的火把节，在大理乃至于云南别的地方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却没能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又如四月间的“绕山林”，在大理也算是一个很热闹的节令，他虽然费了许多篇幅和好儿片照像去记载它，却不能了解民家话“Kwer sa la”的真正意思。此外的几章，他自然也费了不少的心思，搜集了相当的材料，然而一个自认是马利诺斯基(B. Malinowski)和西里格曼(C. G. Seligman)两位名教授的学生，费了两

年的功夫，所得的只是些泛常的印象，片段的记载，从责备贤者的观点讲，我总不免有点儿失望。至于他把屈原误作 Chu-Yuan-Ming（117 页）那是一段外国人常犯的毛病，倒无须对他单独的苛责。

语言一部分的不够好，著者已然很客气的交代过了，在我看还有几点得要声明一下。词汇一部分(241-276 页)一共收了一千四百四十个词，数量并不算少。他虽然说这只是为自己学话用的初稿，可是既然印出来公诸当世，如果记录的不够精确，就难免有人以讹传讹辗转误会。他所用的罗马字，我先不管它是英文式还是威妥玛式，我只问他是否能够如他所说的"I have endeavoured to render Min Chia pronunciation as it is Sounded"?咱们现在自然还不便谈到民家音系的细微地方，单就他所记的音来讲，他似乎连清浊音和送气不送气都分不清楚。所以他拿 g d b 来代表(k)(t)(p)拿 k t p 来代表(k')(t')(p')。照我亲自听到的大理民家话并没有浊塞音，从这一点正可以推断它比邓川、洱源、剑川、泸水、云龙等处的民家话较晚，汉化的程度较深，还可以推测出民家迁徙的路线和方向。若像费氏这样以浊代清，岂不把这一点儿启示给淹没了吗？再说：大理民家话一共有八个声调，听起来相当复杂，有许多声韵相同的字专靠调类的不同来区别意义。现在著者根本不标调号，不分调类，试问他怎样处理那一大些同声韵不同意义的字呢？此外还有些不是罗马字所能转写下来的特别音，他也感到相当的麻烦。例如：大理民家话有一个和 u 同部位的不圆唇的舌后元音，国际音标用倒 m(ɯ)来代表它，在中国汕头泉州和河南西部也有这个类似的音。著者既然捉摸不住它的音值，又没有适当的符号来记它，于是有时候写作(er)，有时候写作(ur)；又如大理民家话的 e 音应该分作侈弇两个音位，他没有法子分别，就只好一律写作(ai)。因此我说他所记的民家词汇，不会说民家话的固然看不懂，会说民家话的尤是

看不懂!

语法一部分(229-237 页)只是一些零碎的札记，还没能构成系统。关于词性的区分仍然沿袭印欧语的形式，分作名词、量词、动词、状词、代词、介词、数词几类。语词的顺序普通是“主词——动词——宾词”。可是像“刮风”“下雨”一类的句子，“刮”和“下”也可以放在“风”“雨”的后头。关于这一点，著者把它当作例外，我却觉得这也许是原始民家语序的遗迹。至于状词放在所状者的前边或后边，在民家话里并没有一定的规律。量词(Classifier)是藏缅系语言的一个特点。在罗罗、栗粟，栗子，怒子等语言里，这一类词都很发达。据著者说，民家话在所有名词的后边都随着量词，他所发现的一共有五十多个，可是只有十二个按照普通的规律。其实他所提出的几条规律并不能赅括，他认为不照规律的也不见得全是随便乱用，只要看到的例子多了，自然可以找出他们的条理来。数词混合汉话和民家话而成，颇多讹误。宜从一到三十用民家语词；从三十一到三十九，从五十到一百用辗转传讹的汉话；可是其中的四十到四十九，还有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几个数目，又是例外。一百以上的数目除去一千和一万以外，也用辗转传讹的汉语。像这样揉杂的情形就无从拿数词的比较，断定它的辗转了。

关于民家的研究，从前有 Francis Garnier, P. Desyodins, Lefevre-Pontalls, G. W. Clark, Henrid'orle ans, C.Madrolle, H. R. Davies, d'ollone, P. A. Lietard,几个人虽曾零星涉及，却都不是专门的著作。P. A. Lietard 固然指出了民家和那马人的关系，但是他所记录的语言部分也是错误百出的。现在居然得到一部专门研究民家的著作，在书籍邮递困难的时候真算是空谷足音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我住在大理的时候，承鲍克兰夫人(J. de Beauclair)从 E. D. Holmes 牧师那里，替我借到这本书，但借期只限一天。那天白日里我忙着记音，没得空儿看，晚上在

荧荧如豆的菜油灯底下，一直到夜里一点多钟才把它看完，并且摘记下些要点来。不过因为我希望太切，结果却不免失望！因为它无论在体质、文化、语言三方面都没有彻底的研究，我渴望着要解决的民家系属问题，它简直的没有提到！所得的效果和读一本旅行记差不多！

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即壬午四月十二日
写于昆明宝台山

鸡足巡礼

一　不肯低头便挂冠

壬午的元旦，一个人在点苍山麓的凄风苦雨里度过了，谁料到癸未的元旦我又睡在洱海边上才村的渔船里？然而，鸡足巡礼的愿却终于达到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人还没起身，船已启碇好久，顺风扬帆，不到两个钟头就拢了挖色镇。从挖色朝鸡足，有两条路可达：前山路远而好走，百多里地须走两天；后山路近而荒僻，约七十余里，午前动身，当晚就可赶到金顶。我们仗着人多势众，决定取道后山。

上午十一点钟离挖色，经过官邑村，小长曲，大长曲，再翻过玉亮山，便到了一片积雪的鸡足后山。昨晚在船上刚同小弟弟学会了执缰控送的姿势，今天居然也骑在一匹高大的古宗马上，随众跑了三四十里，并且翻了一道高岭，虽然戒慎恐惧地正襟危坐，透着有点儿紧张，毕竟很侥幸地还没翻鞍落马。

可是，一到后山，那种正襟危坐的姿势就不适用了。一片洁白耀眼的琼崖玉谷，晃得人闪烁迷离；冰雪铺成的石径，滑得马蹄三步一蹶；遍山丛生着蔷薇，杜鹃，青杠的枯枝，杈桠窝刺，也并不因为这批游客而自甘躲避。这在常骑马的人们只要抱住马头，信马由缰地往前走，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的。我呢？因为不懂这个诀窍，顾到下头就顾不了上头，权衡轻重，只要不掉下马，滚到山涧里去，纵然上面挂得头破血出，帽飞衣烂，也没功夫管那么许多了。就这样不肯低头地昂踞马上，果然那些交互纷歧的乱枝不容我强项不屈，竟自毫不容情地把我那顶旧帽子挂掉了三次，并且额角手背也都蹭有微伤。最后，左眼突然像被云雾蒙蔽起来一般，感觉一阵模糊，急忙用手一摸，原来一片眼镜不知被树枝弹到哪里去了！可怜它伴着我二十多年，不料在万里以外葬送在冰天雪地里，那样薄脆的东西岂能像迦叶所守的那件金缕衣一般地点缀名山呢？

峰回路转，居然看见金顶上的华严塔了。催马赶到桃花箐，先到的同伴们已经在茶棚里煮好咸菜饵怏汤在等着。大家看见我那半副丧偶的眼镜都笑不可仰。可是眼镜虽然丢了，“不肯低头便挂冠”的滋味也尝着了，总算比教我骑术的小弟弟还强，的确连一次马都没落过。谓余不信，山灵其共鉴之！

夜幕渐渐笼罩下来，夔公还杳无消息，再等下去大家都要摸不着路了，于是偏劳一位更年轻的小弟弟在茶棚里同两个弟兄守候着，我们便打马上山。一颗晶莹的亮星斜挂在眉月上向我们眨眼欢送，落日的余晖烘托得晚霞泛出几种调谐的色彩来，也似乎献给游子流连，但刚刚转过两个山头，前途已经黯沉沉地，除去白雪的反照，全山几乎一片昏黑。马行生路，趑趄不前，这时我也不敢骑在马上逞英雄了。起初还牵着马走，偏偏那刚刚丧偶的独光眼睛不肯帮忙，在雪埋冰封的山上蒙蒙瞳瞳地，深一脚浅一脚地，简直辨不出哪里是悬崖，哪里是深壑，哪里是平路，哪里

是山坡，稍一失足，就会抱恨千古！幸亏小弟弟连搀带拉地扶着我，才不至于舍身崖际，伴佛长眠！这时的两手除去帮助支持自己，哪里还有牵马的空儿？因为这么一蹭蹬，便和前面的同伴失掉联系，暗中摸索，越发迷失了登山的正途。陈完后人走过夷方，曾经有过迷路的经验，一路上"哈……呜……哈……呜……"地喊着，虽然博得前进者的应声，依然辨不清登山的方向。好容易转了几个弯，蓦地看见石壁上像有字迹。小弟弟划根火柴一照，原来已到"曹溪一滴"。这时上面的接应也到了，几个人鼓勇续登，没多久，隐隐约约地已然望见华严塔。在桃花箐时，本来想在迦叶殿过夜的，谁想误投误撞地会爬到金顶呢？可是，假使有人问我："从桃花箐到金顶的风景怎样？"我的感觉是：昏暗、紧张、恐怖、险阻，除此以外，一概茫然！

山顶风大的很，熊熊炭火，不解严寒，盼夔公不至，盼行李不来，虽然个个困眼朦胧，却有谁酣然熟睡？这一宵便在焦急、盼望、寒冷、疲倦、寂寞里度过了。

三十二年二月六日，癸未正月初二日

二　走马下山兴未阑

鸡足山的得名，由于全山形势好像一个前纡三距后申一趾的鸡脚。昨晚在昏冥中爬上金顶，连方向还辨不清，哪里顾得到全山形胜？清晨绝早起来，披上查阜西兄惠借的皮外氅，冒着刺面的寒风，爬上了华严塔的第三级。凭高俯瞰，所谓"趾""距"所在，也仿佛得之。然而，我最注意的还是"峰顶四观"。

所谓四观是日观、云观、海观、雪观。日观是东望日出，和泰山日观峰的意思相同；云观是南望祥云县的彩云；海观是西望苍山洱海；雪观是北望丽江县的玉龙雪山。为争取时间，第一当

然先看日出，可惜雾气太重，朝霞黯然，不免失望，比起在劳山、黄山、南岳、峨眉所经历来的殊为减色！再转到北边看雪山，远远地倒似乎有两个白堆，恐怕新丧偶的眼镜欺哄我，赶紧再用望远镜看，仿佛稍微清楚一点儿，但也不觉得怎样奇丽。明人王士性的游鸡足山记说："入庙西北指则云间见丽江雪山。余从峨眉望大雪山，在印度万余里，然旭日刺雪，光犹仿佛上余衣袂。此去丽水不千里，乃黯然无色。或云此白石堆成，意近之"。可惜我在峨眉绝顶望贡噶雪山时，恰好赶上日光不足，和此无从比较。至于士性所说"在印度万余里"和"或云此白石堆成"云云固然荒唐，可是"此去丽水不千里，乃黯然无色"的印象，却和我当时的感觉相同。至于西望洱海远不及在苍山中和峰上所见的清晰，南望彩云尤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若云奇观，则愧无眼福！

除去峰顶四观，我还想会会大错和尚所称赏的"鸡足四友"。四友者：华首门为奇友，玉龙瀑为清友，传衣寺古松为老友，华藏洞为奥友。耗到十点左右，夔公欢欢喜喜地步行到顶，大家不禁欢呼起来。他眉飞色舞地谈露宿"打火"的奇遇，餐风吞雪的清福，滑竿伕积瘾过深的老态、清晨独赏我们在昏冥中茫无所见的后山奥景，一宿所得竟自兼备奇、清、老、奥四绝，那么，偕此友而同访四友，岂不更增游兴？可惜老友奥友非我们游踪所及，清友被导者所误，当面错过，幸而和奇友有缘，还算勉强瞻仰到它的丰采。

华首门在铜佛殿西太子阁后，悬崖飞矗二十余丈，上如穹阙环覆，中如双扉紧掩，下则户阈宛然。相传这里就是迦叶守衣入定的地方。它的上面是绝顶观海门下的危崖，崇崇隆隆莫见其巅；下面是舍身岩侧的百仞深壑，窅窅冥冥莫究其底。站在这里俯仰瞻眺，雄奇渊奥的感觉同时并起。凝神默化，又好像置身在一幅万仞苍崖图中，恍恍惚惚地连自己究竟在哪里都似乎辨别不

出来！钱邦芑拿它当做奇友，可谓善于品题了。举一反三，那么，老、清、奥三友一定也该名副其实，虽然没缘面晤，想来大错和尚还不至于欺哄咱们。

在鸡足山的鼎盛时代，据说全山共有三百六十几座庙宇，现在所剩的大小不过二十四座，其中要算石钟、大觉、祝圣、寂光、悉檀、传衣、华严七个寺比较大。我们从金顶下来，沿途看见观音阁、大悲阁、铜佛殿、太子阁、伽叶殿几座，都没什么可称述的。从会灯庵以下走马看山，越发没有从容礼佛的机会了。就我们所看到的说，大觉、石钟、祝圣、悉檀四个庙的模范毕竟宏大：

大觉寺，明万历间无心禅师奉密旨把华严寺的藏经搬到这个庙里来，但现在的庙宇却是新翻修的。门前有桫罗两株，左边的六丈多高，右边一株稍小。中间还有一棵很大的黄桷树。附近有万寿寺，兴元寺，大智庵三个小庙。玉龙瀑便在大觉寺后面一里多地的寂光寺，听怀空说，那里还有元朝的公主坟，可惜导游者地理不熟，竟自让我们把这个清友交臂失之！

石钟寺，相传因为从楼下掘出一块钟形的石头得名；也有人说，当初建寺的时候，侧崖有石，风吹如钟声：这都是姑妄言之的传说，找不到什么凭据。庙宇也是最近翻修的，现在还没竣工。山门后有小西天，塑工尚不恶。韦陀殿上有民国二年中山先生所书“坛云性海”的匾，这在佛寺中颇少见。山门前也有桫罗三株比大觉寺的还要大些。住持亚琋，云南盐兴人，据云治法相宗，但谈话未涉教理。庙里藏有担当、大错、许鸿和临济宗第七十一代中峰和尚的墨迹。许鸿的名字有三分之二和徐宏祖的声音近似，难怪口耳相传，竟会被人误认做徐霞客了。

祝圣寺在钵盂峰下，众峰环拱，形势极佳。从前本来是钵盂庵的遗址，民国初年，当代禅宗大师虚云和尚才创建了这个庙。住持怀空字满照，虚云弟子，盐城人，俗姓李。他的伯父李鹤

宁，字湘谷，是咸丰时候的进士。庙里的龙藏阁有龙藏一部，频伽精舍藏一部。阁下悬有李霞所绘罗汉数幅，神采奕奕，颇为生动，但怀空不肯轻易示人的"镇山之宝"却是清乾隆间屈尔泰所画的墨龙。全幅宽约八尺，长亦如之。头部昂举，右爪前攫，姿态极为雄健。其余半匿云中，若隐若现，惟其见首不见尾，才格外蕴蓄着神奇莫测的韵味。据画上赵藩的题跋，尔泰是提督董芳的幕府，死后葬在丽江。从龙藏阁东边的静室遥望对面的塔盘院，林木深秀中，白塔巍然高峙，彼此映照起来，越发显得祝圣寺占取了很好的形势。

在祝圣寺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步行到观瀑亭去看响鼓坡下的瀑布。可惜天干水少，瀑布很微，涓涓细流，无可欣赏。对面的牟尼庵里有三会柏一株，系由刺柏，扁柏，圆柏三种合成，这倒可以供给研究植物合种的人们采做标本。由牟尼庵曲折东行约二里许，就到了悉檀寺。

悉檀寺是鸡足山最东的丛林，后倚九重崖，前临黑龙潭，是明朝万历间古德本无创建的。丽江木土司世为护法檀越，现在寺里的和尚大部分还是丽江人，所以在客堂待茶的时候，我们能够尝到富有丽江土风的油炸糯米粑粑和胡麻酥油茶。寺内有大佛一尊，是从西藏运来的，弥勒殿前的横匾也是藏文，古宗的气味虽重，但门前又有万历己未年"悉檀禅寺"的匾，因为没有跟和尚详谈，还不敢断定现在的宗派是显是密。最早的碑文有万历四十八年谢肇淛所撰和天启间蔡毅中所撰。几个庙比较起来，悉檀寺的世家气派比较重一点儿，连和尚都不大有暴发的味道。庙里藏有木氏宦谱和图像，谱前有嘉靖二十四年杨升庵所作序文，我另外有一篇文章专论它，这里不再多赘。

从悉檀寺东南行约三里许，登一小坡就到了尊胜塔院。尊胜塔院俗称塔盘寺，寺后有一个印度式的白塔，跟北平白塔寺和北海里的样式完全相似。黄克强夫人拟在这里办一个保育院，现在

虽然添盖了许多平房，但还没有开始收容儿童。

站在塔盘寺前面，隔着一道深谷向北远眺，可以综览金顶天柱峰以下的全景，恰好像峨眉慧灯庵的地势一样。我们这次随着一大帮游侣匆匆地走马下山，既没经历猢狲梯的险仄，也没流连罗汉壁的奇峻，至于袈裟石，虎跳涧，八功德水等等古迹，更是白白放过，丝毫没能徘徊凭弔！在快要离开这座名山以前，幸亏能在塔盘寺前有这一会儿流连，我才领会到崖壁插天盘云，松杉森蔚郁翳的鸡足山何以在四周许多童冈荒阜中秀出众表！可惜夔公不良于行，小弟弟懒病复发，他们都在悉檀寺里休息，竟自牺牲了这一幕胜景。夔公动不动就夸耀他喝过曹溪一滴水，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过后山，得此抵制，我也有反攻的武器了。至于小弟弟那篇笔姿生动，想像丰富的朝山记，只欠在塔盘寺前多挹取一些灵感，也未尝不是遗憾！

三十二年二月七日至八日

三　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离开石钟寺差不多将近三点钟，骑马下山，时常戒慎恐惧地顾到前踹后仰的姿势，并没有多少优游的余裕来欣赏山水。有时走在平坦的路上，偶一回顾，那巍峨的苍崖翠嶂上，一塔危耸，越往下走越显出它的雄秀来，这时对于鸡足不禁有点儿恋恋不舍的情绪。前年游峨眉，我深悔没有取道后山，先欣赏它的清幽，再由前山下来领略它的雄秀。可是，这次游鸡足，却恰好有相反的感觉，因为鸡足的好处只有从前山进来才可以领略到的。假使把我的归程改作进路的话，那么，一过“灵山一会”牌坊便时时有高山仰止的向往心，对于这当前的胜景，迎头瞻仰总比回首顾盼好得多。至于后山呢？那七十里路只碰见三个人的冷僻，姑且不

必管它；单就地形而论，快到桃花箐才峰回路转地望见金顶，一看它的高度并不比自己所在地崇巍许多，那景仰心不由得就减低了大半。再说，遍山积雪，举目都是肃杀衰飒的气象，哪里有前山那一片苍翠的秀色可以涤荡人的胸襟？假如我再度登临，我一定由前山上去，然后找一条不重复的路仍旧由前山下来。这完全从欣赏自然的方便着想，后山的路纵然当年徐霞客两次都没走着，我也不能因为好奇而称赞它比前山好。

这一天我骑的还是那匹古宗马，下山时特别小心，一路上倒还平稳。到了沙子街，赶上香市旺盛，人很拥挤，我渐渐就有点儿控制不住了。过“灵山一会”牌坊时，本应该绕亭子下边走，但是，这匹马既然总想尾随着那匹领队的英国白马走，我又不能得心应手地把皮缰拉转到该走的方向，只好听天由命地任它性儿往前闯。同伙的十几匹都绕道儿走平地了，单单这两匹马偏要从四五尺高没有台阶的亭座上一跃而下。这一来连白马的鞑头都扯断了，而我却仍旧骑在古宗马上安然无恙，同伴们对我这种奇迹怎能不交口夸奖呢？哪知赞声未绝，这一帮马忽然随着领队的白马成群打伙地跑起来，我骑在马上就像狂风吹弱柳般地东摆西摇，跑出去还不到两箭远，身不由己地便从马后面甩下来！幸而皮短衣里还衬着很厚的毛衫，两脚褪镫以后赶紧拿肉粗衣厚的地方找地，好像戏台上武花脸穿着胖袄摔“踝子”似的，跌得响声虽大，皮肉却毫无伤损。

经过这番波折，陈完后人忙把他骑的那匹“老爷马”换给我。这匹马保重极了，走三步歇一歇，打两鞭子跳一跳，犯起性来还有时停住不走，因此走出不远就离群落伍，踽踽独行了。当天晚上我们原定在炼洞镇过夜的，从沙子街到炼洞大约有三十五里，若像这样磨蹭，岂不又得一个人摸黑儿？可是，心里越起急，越觉着马走得慢，任凭你鞭打腿夹，它还是丝毫无所动于中地慢慢儿走着。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忽然经过一个小水沟，一下子精

神没贯注到，没把皮缰带顺，马的前腿陷在泥塘里，我便整个又从马头上栽下来！这一回是先拿右肩头着地，好像杨延辉过关探母时摔的那个“抢背”似的。不过，戏台上是铺着绒毡的，尽管作一次这样的“身段”，衣服上也许粘不着一点儿尘土。烂泥的功用固然和运动场里的砂土相同，但它对于衣服却没有绒毡那样客气。所以当我从泥塘里爬起来的时候，毫没感到伤筋动骨，皮破血出的苦痛，只是右半身“胡为乎泥中”的狼狈现象，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的。

走了不远，赶上了骑术比我仅胜一筹的“陈完后人”和“绍兴老官”。他们看见我这副仪容，一边嘲笑，一边同情，三个人结伙慢慢儿走着，胆子便壮了许多。可是，当我六点半蹭到炼洞的时候，连这两位缓进同志都没追得及。他们像先遣部队一般地把我落难的情形报告给主人，俊陶衔命来迎，我才找到了镇公所。

当晚我在宿舍的烛光底下一边洗涤衣服上的污泥，一边想起《淮南子·人间训》所引的尧戒来：

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这次破天荒骑了二百多里地的马，只在平地上栽了两个筋斗，格外觉着古人这两句话值得回味。

三十二年二月八日

四　记宾居大王庙

到宾居，红日已快衔山了。

那一天早晨骑着一匹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瘦马跟在绍兴老官后面走。老官自从脸上挂彩以后，鼻头虽然肿大，胆子可格外

小了。假使他骑在马上不动，那巴黎绅士式的小胡髭，映衬着方方的大脸，青青的两腮，剪裁合度的深藏青色外氅很飘洒地披拂在马背上，从后边一望，谁不觉得有点儿唐吉诃德的神秘？可是，马刚一迈步，他那两只手立刻作一个凤凰展翅式把马鞍的前后紧紧的抓牢，每逢上下坡，更加惴惴焉有临深履薄的恐惧。抓得越紧，马尾巴揪得越疼，起先它还如怒如诉地嘘呖呖哀鸣，后来索性撂着蹶子转弯儿，无论如何不肯往前进。直到毫没办法的当儿，他只得下马步行，让马在后头跟着。像我这样一个不懂骑术的人，骑着那么一匹瘦马，跟在这样一个前驱者的后头，难怪离开炼洞还不到一里，我们早就落伍了。

这样一直磨蹭到晌午才到了牛井街，大队已经过去好久了。替老官雇到一乘滑竿，因为自己没铺垫，他也只好委身于白虱蠕蠕然的伕子被褥里，我换乘那匹撂蹶子的马跟着三个四川小马伕走，那马居然变得很驯顺，在平坦的公路上有时还能跑两下。下午两点四十分赶到宾川城，并没比滑竿迟到一步。

在宾川会上大队，我仍然骑着那匹不愿意驮绍兴老官的马，随着几位能征惯战、驰骋自如的朋友走。这匹马随上群以后，颇想显两手儿给我瞧。它总想和那匹领队的英国白马并驾齐驱。及至抢到前头，它又故意放缓了脚步，等到落后两三丈远，然后再一口气疾驰上前。一路上总是这样乍前乍后，忽疾忽徐地随着大队走。好像表示它的脚力绰绰有余，尽管让别的马暂时抢一下先，只要它一努劲儿就没有赶不上的，果然，后来那匹白马撒腿一跑，它也施展出蕴蓄着的能力，四蹄翻飞地赶上前去。这么一来不要紧，只吓得我紧勒皮缰，夹住两腿，目不邪视两耳生风，若飘浮云中，若随惊涛漩涌，不知是真是幻是我非我，两三里地的工夫，虽然显得臀部作疼，幸而还没再堕马。昨天从鸡山到炼洞途中，表演一次“踝子”，一次“抢背”的羞惭，纵然还没掬得西江之水，似乎多少也洗刷下去一点儿了。

趁着领队者下马打猎的当儿，我却等到夔公领导的一批缓进派。毕竟研究过社会学再读十三经诸子百家(爱丽丝的名著还没算在里头)的人，修养胜我许多，见面后，他虽然对我伸一伸大拇指紧接着却提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意思，劝我加入他们一帮。也就因为我接受他的善言，到宾居以前才保持住没再堕马的令名。

找到寓所以后，真是人困马乏，不想动弹。可是，一听说镇西一里许有一座大王庙，是当地的名胜，不由得又兴奋起来了。恰好王三公子和一代完人扛着猎枪要到大王海子的边上去打野鸭，陈完后人也愿意陪着我去，于是我们便在一群本地小孩子前护后拥之下，鼓起余勇去逛庙。路上却在想：“宾居大王”，“宾居大王”……为什么那样似曾相识的耳熟？在哪里听见过他的故事？看见过关于他的记载？……正在想着，突然两个顽童逞能地说：

“你知道大王姓什么吗？”

“我怎么不知道！姓张，有什么希罕！”

呕！想起来了。两年前我看一本叫做《白国因由》的小书，是讲大理开辟的神话和传说的。那本书里说：大王名叫张敬，是阿育王后人张仁果的裔孙，隋末唐初作大理暴主罗刹的“希老”，曾助观音大士降服罗刹，以除民害。后来因为天命归细筝罗，观音乃授意张乐进求把大理的土地人民交细筝罗掌管，这就是南诏的始祖蒙奇王。传到舜化真共十三代，凡三百三十七年。观音又因为张敬有帮助伏罗刹的功劳，乃封他为宾居大王。分点苍山中峰桃溪水一派，自洱河东山涌出宾居地界，灌溉一方，着彼处人民一年供奉牺牲三百六十副。又赐庙前金井玉栏杆，并与敬香附子一种，以消宿食。所以他虽僻处宾居享受却不亚于蒙奇王，也就欣然接受了。这段故事当年本来很熟悉的，怎么事隔两年就会渺茫起来了？

既然引起这段回忆，更渴望着瞻仰这位大王的丰采了。走过

大王海子，暮色已然笼罩下来，顺着海子的西堤走进庙门借着落日的余晖，影影绰绰地看见迎面的石牌坊上刻有“仁慈庙”的立额，和“仁风慈雨”之类的许多横匾。正殿中间有一位王者衣冠的神道，长须秉笏，身高丈余，虽然也还慈祥庄严，但在昏暗光线底下，不由人起了一种恐怖的感觉！神座下，供桌上，摆着不少小型的大王像，这大概是本地农民供养的。再看见殿前那些“泽沾广被”，“永镇山川”，“太和元气”，“神威远庇”等等横匾，似乎当地生长在农业社会的老百姓竟把这位仁慈大王当作龙王看待了，照规从“仁慈”两个字上着想，我觉得还和《白国因由》里的传说有关。他为大理人民的福利牺牲了罗刹，为尊重天命所属听凭张乐进求把王位让给细孥罗；宁可把眷恋故主的悲哀深埋在心底，大理人民却得救了；为而不有，利万物而不争，自己情愿僻处宾居，却成全了蒙氏十三代三百三十七年的南诏国。若不是赋性仁慈，岂肯这样豁达大度？假使我是大理或宾居人，我也愿意馨香俎豆地崇祀这位仁慈大王！

从正殿往东走。两股泉水，流成清冽的池塘，曲桥迂回，有亭半圮。旁有三间配殿，中间塑着一位女神，两个侍者。左边的三尊像都赤裸裸的围着树叶，好像传说中的三皇。右边的两尊像，一个虎头，一个多臂，貌颇狰狞。这些究竟是什么神道，也无暇去考证，但在庙门前的一个碑上模模糊糊看见有“灵泽园三教堂”的字样，大概就是这里了？

关于大王海子另外还有一段传说。相传从前洱海上有一个渔夫，一天他看见海东的山脚下有一个窟窿，海水不断地向里面流。他异想天开地在猜：“海水会不会从这个窟窿流到隔山的宾居地界呢？”于是好奇心鼓励他拿一片破鱼网拴着一段木头作标识塞进窟窿里。过两天他假装到宾居的大王海子去打鱼，果然看见那段拴着破鱼网的木头在水面飘浮着。他发现这桩秘密后，赶快回来用一口大铁锅把那个窟窿堵起来。没几天，大王海子里的水

就干了。于是宾居的人心慌慌，旱象已成。那个渔夫便跑了来，假装会求龙王发水，但须祈祷祭祀的银子若干两。银子收足了，他就跑回去把铁锅一揭，海子里的水立刻就涨满了。这样不止一次，宾居的老百姓虽然觉得他的神通广大，可是疑心也一次比一次地增加。最后一次，当他回去的时候，便派了几个人暗中尾随着。果然，他们发现他又去揭铁锅，这才恍然大悟他一向玩的是什么把戏！一赌气子把他往窟窿里一塞，从此这个黑心的渔夫才永远不会再做这样损人利己的勾当了。

这个传说又是从《白国因由》演变来的。拿黑心渔夫和仁慈大王对照岂不更显着相映成趣吗？

三十二年二月九日

五　从乌龙坝到倒挂水

到宾居的那晚，有两位识途的人都说，第二天要翻乌龙坝，下倒挂水，山路崎岖，乱石坑坎，没有骑马经验的人恐怕不大好走，于是商量给我们三个骑术欠佳的雇滑竿。在鸡山香火正旺的几天，滑竿是不好找的。我表示如果找不到三乘，应尽先让给夔公和绍兴老官。夔公鉴于后山露宿吞雪的惨剧打定主意不蹈覆辙；老官却当仁不让，斩钉截铁地表示，就是雇到一乘，他也得坐。

第二天早晨，两乘滑竿雇到了。临出发时，夔公毅然决然地昂坐"老总马"上，老官也很机警地把两个壮丁抓住，老早盘据在滑竿上。剩下两个已过兵役年龄，烟容满面的伕子守着一架毫无铺垫的滑竿，等我去坐。我因为预备骑马，行李已交给驮夫，这时难却主人的好意，便借了一身雨衣垫着，勉强随队出发。赶了一里多地才从驮马上撤出一床铺盖来换上。乍在平地上抬着走的

时候，也觉得没有骑马那么紧张，心境稍一舒展，哪知走出还不到五里，情形就大变了！两个伕子中比较年轻的一个，脚底下开始像拌蒜般地东摇西晃，脸色惨白，汗珠子像黄豆粒那样大，嘴里呻吟不止，还不停地爹妈乱叫。我坐在上面又是可怜，又是可气，心想今天大概要与夔公同一命运了，我们的生肖既然相同，造物岂肯不一视同仁呢？……正在想着，那个伕子的情形更狼狈了，拿出一个烧好的烟泡子用舌头乱舔，也解救不了他的燃眉之急。后面的老伕子被他拖累得不轻，嘴里也不干不净地骂着。我看他实在支持不住，只得下来步行。这时大队已经走得看不见影儿了。勉强走到白头坡，我恐怕上面的坡更陡，落伍太远，时间晚了诸多不便，赶紧让那个烟鬼跑到前面去喊同伴给我留下一匹马。哪知他有气无力地喊了两声以后，忽然无影无踪地“开小差”了！这一下真坑人不浅！我不单没有马骑，没有杖拄，而且还添了一份行李累赘着，在荒山旷野，不见人烟的地方，叫我怎么办呢？不得已，只好咬定牙关，挺起胸膛，叫老伕子扔下滑竿，背上行李，领着我迈开大步，走上前去。一起头儿，仗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脚步也还矫健。不过，毕竟人已经有几十岁年纪了，再加上七十五启罗的体重，越走越觉着有“勇士不能自举其身”的感想。爬上二台坡的时候，汗流浃背，气喘心跳，口渴头昏，差不多也快赶上刚才开小差的那个黑籍伕子了。正在无可如何，幸而挑橘子的担子在眼前休息，赶紧吃了两个橘子，又揣起几个，歇了好一会儿才往前走。翻过梁子上便看见乌龙坝的一片平原，这时天已经正晌午了。平坦的土地上印着许多马蹄痕迹，但同伙却没有留在后面的。在坝子上一家民房里讨了三大碗开水吃，喉咙里润泽了许多，疲劳也稍微恢复了一些。继续在丛莽和泥塘中前进，约摸又走了一个钟头才到了倒挂水。

到倒挂水便开始下坡。不过这七里多的下坡路，却完全是怪石嶙峋，溪涧萦回的泥泞曲径。下来时需要半涉半走，没有手杖

颇为吃力。然而在疲惫艰苦之余，还可以振奋起我的游兴来的，就是这里有变幻无方的许多溪水供我流连。几乎每转一个弯儿都有银练珠帘一般的瀑布从陡壁悬崖上垂下来，激在乱石堆上滚起雪白的浪花，然后在涧底带澈地流着。底下的小石子被阳光从水里折映上来，五色斑斓光彩夺目，和溪里涵泳自适的小鱼一样地可爱。这比起西湖的九溪十八涧，劳山的北九水，峨眉后山的黑龙江来，格外清幽孤峭。假使我骑在马上战战兢兢，或坐在滑竿上转动不能自如，哪里会有这种从容欣赏，畅饱眼福的机会？所以，无论怎样辛苦，我总算勉勉强强地做了半天的徐霞客！

下完倒挂水，山口外边一片碧绿的凤羽坝子便涌现在眼前。走了五十几里路，历尽险途，到这里才算赶上调在后方休息的病马，赶紧找了一匹骑上，顿觉精神百倍，舒适异常，再有多“棒”的滑竿伕来引诱，我也不肯上当了。

赶到凤仪县城已近黄昏，同伴都先回下关去了，只留下几个人守着待运的行李。客人中惟我一人落后，不久俊陶便衔命乘疾扑车(Jeep)来接。比起同行的几位来，除去没来得及到温泉洗尘，我也一样安安全全地在当晚九点多钟返回大理的敷文书院。

三十二年二月十日

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

我，和费孝通先生不同，比较是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我写不出像他那样笔姿生动，想像丰富，情趣盎然的朝山记；我也写不出像曾昭抡先生那样时间准确，里程精详，宛然和在化学实验室称量药品一样谨严的游记。假如我要写的话，尽管怎样事先有意避免，写出来的结果多多少少总有些像胡适之先生庐山游记那一类的玩艺儿。这也是才分所限，无可如何！

可是，这次鸡足巡礼归来，我却不能贯彻我的考据癖了。因为我对于这座颇有佛教掌故的名山，事前既没有翻检志乘，事后也无暇参考前人的游记，除去入山迷路的那一晚，曾经在金顶僧寮，围炉瑟缩，眼倦神昏地，翻检了一会儿鸡足山志以外，再没有对这名山胜迹有所考究。两天半在山上走马观花所得，实在很少可以称述的。祝圣寺的墨龙，怀空和尚认为"镇山之宝"，它是清乾隆间屈尔泰所绘，屈为提督董芳幕府，死后葬丽江。石钟寺有担当，大错，许鸿和临济七十一代中峰和尚等人的墨迹，许鸿竟被谈锋甚健，交际圆融的老和尚当作徐霞客，这种音近而讹的错误，叫我这研究韵学的人当时也不好意思矫正。入山以前，李

印老对光旦兄说，鸡山有永历帝的衣冠和李定国的告示。可是，在我们所经过的几个庙里都没找到这一点儿南明史迹。山上看见的东西比较可以引起我的探索兴趣的，只有悉檀寺所藏的丽江木氏宦谱罢了。

悉檀寺是鸡山最东的丛林，后倚九重崖，前临黑龙潭，是明朝万历间古德本无所创建的。丽江的木土司世为护法檀越，现在寺里的和尚大部分还是丽江人，所以在客堂待茶的时候，我们能够尝到富有丽江风味的油炸糯米粑粑和胡麻酥油茶。寺内有大佛一尊，是从西藏运来的，弥勒殿前的横匾亦为藏文，古宗气味虽重，但未与寺僧详谈，不知宗派是显是密。最早的碑文是万历四十八年谢肇淛所撰和天启间蔡毅中所撰。

木氏宦谱长约一尺六寸，宽半之，装裱甚为讲究。前有嘉靖二十四年杨慎所作序文。底下自第一世“爷爷”起，至第二十四世木钟止，各有图像和世系说明，自第九世以下，装裱次序稍有凌乱，且缺第十，案木氏属藏缅系么些族（自称纳西），第一世“爷爷”宋徽宗时来雪山。第三世阿琮阿良入元。第七世阿甲阿得入明，洪武十五年赐姓木氏，改名木得。第二十世木懿顺治十六年降清。此谱修至第二十四世木钟，时当清雍正间。现在把他们的简单世系列在后面：

1 爷爷——2 年保阿琮——3 阿琮阿良——4 阿良阿胡——5 阿胡阿烈——6 阿烈阿甲——7 阿甲阿得——8 木初——9 木土——10“木森”（注一）——11 木嵚——12 木泰——13 木定——14 木公——15 木高——16 木东——17 木旺——18 木青——19 木增——20 木懿——21 木櫾——22 木尭——23 木兴——24 木钟

据陶云逵先生说：木氏宗谱共有四种：（一）木氏历代宗谱碑，在今丽江县治东南十里蛇山木氏坟地，清道光二十二年所立。（二）杨慎木氏宦谱序，藏丽江木府。（三）《续云南通志稿》南

蛮志么步诏附注之木氏宗谱，志稿系光绪二十七年修成。(四)木氏宦谱图像世系考。图谱前有道光二十年海南陈钊钟所题“木氏归命求世之图”，今藏木府与杨序合装一册，但杨氏所序的谱并没有图像而且世代也不同（注二）这四种里当然要算第一种的史料价值最高。碑上说：自汉代至唐武德间之叶古年，凡十七世，又六世乃至秋阳。从秋阳以下至清乾隆间之木仁，共三十九世，皆有名爵可考。原碑是陶氏民国二十四年从丽江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拓来的。二十六年董作宾先生作爨人谱系新证(以下简称董文)，二十七年凌纯声先生作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以下简称凌文)均曾引用。现在我把它重列一下，以便和悉檀寺的木氏宦谱比较：

1 秋阳(唐高宗上元时为三甸总管)——2 阳音都谷(唐玄宗天宝时，南诏阁罗凤授为总督元帅)——3 都谷剌具——4 剌具普蒙——5 普蒙普王——6 普王剌完——7 剌完西内——8 西内西可——9 西可剌土——10 剌土俄均——11 俄均牟具——12 牟具牟西——13 牟西牟磋——14 牟磋牟乐——15 牟乐牟保——16 牟保阿琮——17 阿琮阿良(元世祖亲征大理，以功升茶罕章宣慰司)——18 阿良阿胡——19 阿胡阿烈——20 阿烈阿甲——21 阿甲阿得(明洪武十五年赐姓木，故又名木得)——22 阿得阿初(木初)——23 阿初阿土(木土)——24 阿土阿地(木森)——25 阿地阿寺(木嵚)——26 阿寺阿牙(木泰)——27 阿牙阿秋(木定)——28 阿秋阿公(木公)——29 阿公阿目(木公)——30 阿目阿都(木东)——31 阿都阿胜(木旺)——32 阿胜阿宅(木青)——33 阿宅阿寺(木增)——34 阿寺阿春(木懿)——35 木櫰(清康熙时)——36 木松——37 木润——38 木榯——39 木仁(乾隆时)

这两种材料的不同之点有五：(一)宦谱的第一世相当于宗谱碑的第十五世，惟所谓“爷爷”是否就是牟乐牟保，尚有疑问。杨

序和宗谱碑都没有“爷爷”这个名称，而世系考上说“爷爷”是“西域蒙古异人，乘大香树，浮入金沙江，至北浪沧，夷人望而异之，率众迎之登陆。时有白沙，羡陶阿古为夷人长，妻以女，生一子曰阿琮。牟乐牟保抚以为嗣”。那么不单“爷爷”和牟乐牟保是两个人，牟保阿琮也是牟乐牟保的养子而不是亲子了。(二)宦谱的第二世年保阿琮应据宗谱碑校改作牟保阿琮。(三)宦谱自第八世木初以下均改赐姓，宗谱碑则并列么些原名，直到清康熙时才不复列。(四)宦谱的第二十一世至二十四世和宗谱碑的第三十五世至第三十八世命名不同。(五)宦谱没有和宗谱碑第三十九世相当的一代。由此可见宦谱是从阿琮的本生父修起，现存鸡山悉檀寺的一部，从清雍正以后就没有续修。

杨慎的宦谱序也托始于叶古年，以下所列相当于宗谱碑的第一世秋阳至第二十八世阿秋阿公。《续云南通志稿》列有十八代，除叶古年外，相当于宗谱碑的第一世秋阳至第十七世阿琮阿良。这两个本子所列各代名氏都是减称，而且译音用字也不全同，详见陶氏的比较表。木氏宦谱图像世系考列有二十九代，自宗谱碑的第十五世起至第三十九世木仁止，又增加木秀、木霄、木汉、木景四世但把牟乐牟保改作“爷爷”，把第二十二世阿得阿初改称木初，以下皆从木姓，不列原名。这最后的一种，我认为和悉檀寺所藏的同出一源，不过从木仁起续修过五代罢了。

在这宦谱里顶惹人注意的，就是“父子连名制”(注三)例如：牟保阿琮的儿子阿琮阿良，用父名的下两字作己名的上两字，而他的儿子阿良阿胡，又把他的下两个字用作上两个字，好像文字游戏中的“顶针续麻”似的。这种制度在么些族里很早就有。在丽江流传的么些多巴字经典里，也载有洪水后的六代宗祖名氏，那六代是：

1 宗争利恩——2 恩亨糯——3 糯本培——4 本培呙——5 呙高劳——6 高劳趣……(注四)

可见这种制度的起源是很远的。余庆远的维西见闻录上说：么些族"无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为名递承而下，以志亲疏"。照他的说法应该得出下列的公式来：

祖父　　　父亲　　　自身　　　儿子　　　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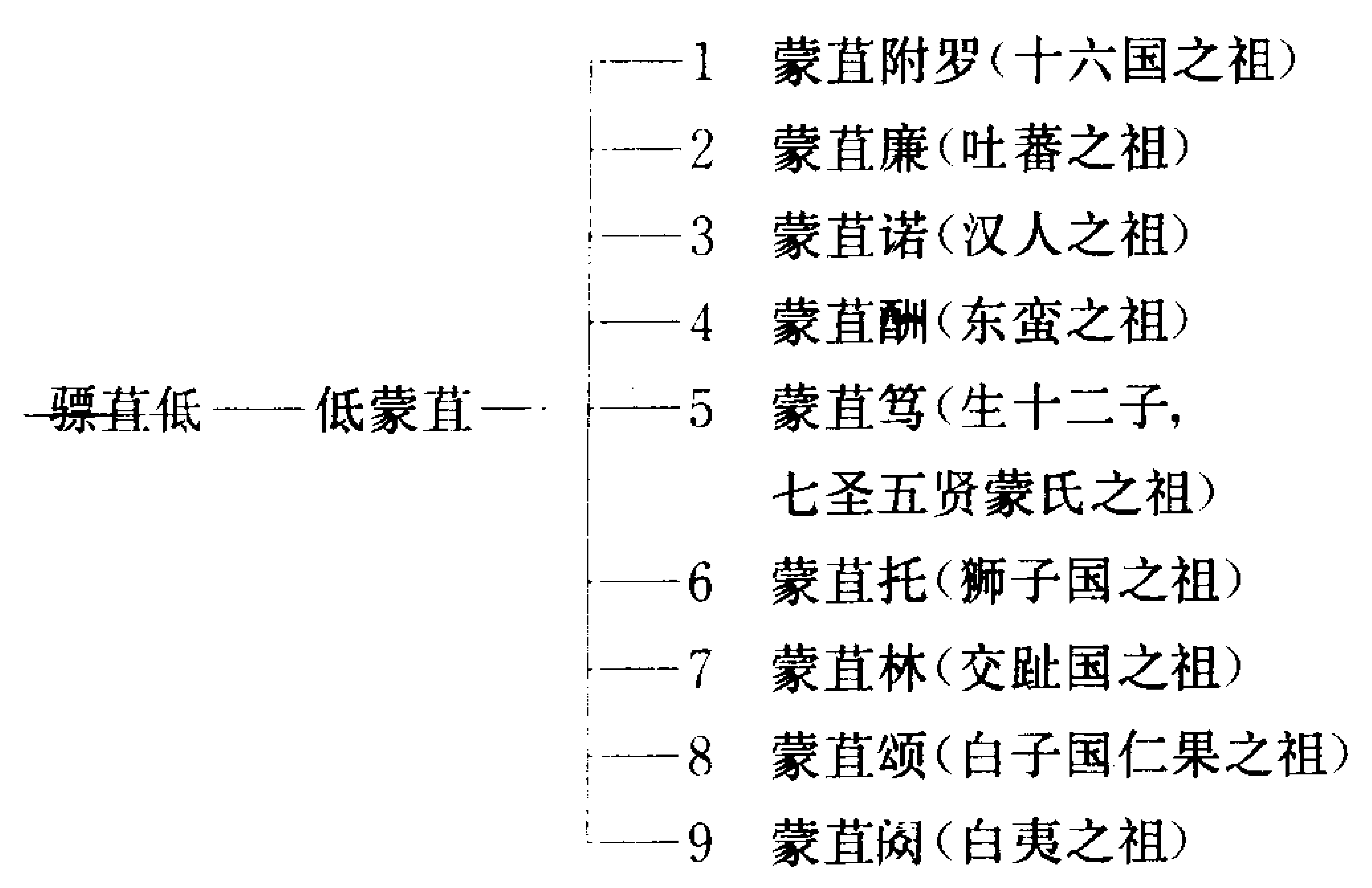
甲乙丙——乙丙丁——丙丁戊——丁戊己——戊己庚

但事实上并不如此。且拿洪水后的六代作例，便可得出下列的公式：

宗争利恩（甲乙丙）——恩亨糯（丙丁戊）——糯本培（戊己庚）——本培岗（己庚辛）——岗高劣（辛壬癸）——高劣趣（壬癸子）

这只是拿父名的末一字或末二字作子名的首一字或首二字，并不承袭祖名。就是在木氏宗谱碑的三十九代里也没发现过这种现象。余氏的话似是而非，不可不辨。

父子连名制并不专行于么些族，在所谓爨族，乃至于其他藏缅系的各部族，都有这种文化特征。据胡蔚本《南诏野史》引《白古记》所载南诏历代源流，当得下列的谱系。



其中的事迹虽不可尽信，但由骠苴低到低蒙苴，再到蒙苴附罗等九人的连名制却显然无疑的。又据《樊绰蛮书》、《新唐书·南蛮传》、阮元声《南诏野史》、杨慎《滇载记》等所载六诏世系也可以

和上面所说的互相发明，兹再谱列于下：

（甲）蒙舍诏世系　自细奴罗至舜化真十有三世，立三百十年：

1 细奴罗——2 罗晟——3 晟罗皮——4 皮罗阁——5 阁罗凤——6 凤伽异——7 异牟寻——8 寻阁劝——9 劝龙晟

劝利晟——10 晟丰佑——11 世隆——12 隆舜——13 舜化真

（乙）蒙巂诏世系　凡四世为南诏所灭：

1 巂辅首

2 佉阳照——3 照原——4 原罗

（丙）浪穹诏世系　凡六世为南诏所灭：

1 丰时——2 罗铎——3 铎罗望——4 望偏——5 偏罗矣——6 矣罗君（一作罗君）

（丁）邆赕诏世系　立五世为南诏所灭：

1 丰咩——2 咩罗皮——3 皮罗邆——4 邆罗颠——5 颠文托（一作颠之托）

（戊）施浪诏世系　立三世为南诏所灭：

1 望木

望千——2 千傍——3 傍罗颠（新唐书合二、三两代为千旁罗颠）

（己）越析诏世系　或称么些诏，立仅二世，为南诏所灭：

1 波冲

□□——2 于赠（波冲兄子）

照这六诏的世系看起来，除去蒙舍诏的世隆，浪穹诏的罗铎二人尚待考订外，其余都没有违背父子连名制的。专就这一点文化特征来讲，我们就可以断定六诏应该属于藏缅系而不属于台系。

这种制度后来在倮倮和窝泥族中仍旧保存着。据毛奇龄《蛮司合志》卷八中说：“诸甸本土，罗罗和泥人好相杀，死则偿以财。家无姓名，其有名者或递承其父名之末字，顾无姓。弘治中知府

陈晟以百家姓首八字，司分一字加于各名之上，诸甸皆受，惟纳楼不受。”（注五）又丁在君先生所编的“爨文丛刻里有帝王世纪一种”（或称人类历史），内容是记载贵州水西倮倮安家的世系。书中从宇宙开辟，人类始祖讲起，到吴三桂灭安氏为止，共一百十四世，世代相承，都是父子连名。兹列表于下：

（甲）水西倮倮安氏世系一

1 希母遮——2 遮道公——3 公竹诗——4 诗亚立——5 立亚明——6 明长夬——7 长夬作——8 作阿切——9 切亚宗——10 宗亚仪——11 仪亚祭——12 祭迫能——13 迫能道——14 道母仪——15 母仪尺——16 尺亚素——17 素亚得——18 得洗所——19 洗所多——20 多必益——21 必益堵——22 堵洗仙——23 洗仙佗——24 佗阿大——25 大阿武——26 阿武懦——27 懦侏渎——28 渎侏武——29 武老撮（注六）——30 撮朱渎

（乙）水西倮倮安氏世系二

1 渎母吾——2 母齐齐（注七）——3 齐亚红——4 红亚得——5 得古沙——6 沙古母——7 古母龚——8 龚亚陇——9 陇亚告——10 告亚守——11 守亚美——12 美阿得——13 得阿诗——14 诗美武——15 美武梦——16 梦蝶多——17 多亚质——18 质吾勺——19 吾勺必——20 必一梅——21 梅阿亮——22 亮阿宗——23 宗亚补——24 补亚勺——25 勺亚讨——26 讨阿常——27 阿常必——28 必益孟——29 孟吾守——30 守亚典——31 典亚法——32 法一宜——33 一宜尺——34 尺亚主——35 主亚典——36 典亚即——37 即亚登——38 登亚堵——39 堵阿达——40 阿达多——41 多阿榻——42 榻阿期——43 期阿否——44 否那知——45 那知渎——46 渎阿更——47 阿更阿文——48 阿文洛南——49 洛南阿搕——50 阿搕一典——51 一典即期——52 即期忍一——53 忍一卜野——54 卜野一尊——55 一尊老勺——56 老勺渎在——57 渎在阿宗——58 阿宗一衢——59 一衢下宜——60 下宜阿义——61 阿

义阿洛——62 阿洛阿冬——63 阿冬大屋——64 大屋老乃——65 老乃老在——66 老在阿期——67 阿期老帝——68 老帝下直——69 下直那考——70 那考崩在——71 崩在老知——72 老知老铺——73 老铺不足——74 不足直巴——75 直巴安作——76 安作直吾——77 直吾老成——78 老成洛西——79 洛西非说——80 非说老古——81 老古老得——82 老得老颠——83 老颠一分——43 一分明宗(即阿客安昆)

得到这一批材料参证，咱们更可以相信这种制度在倮倮族中是很通行的了。并且它不单通行于贵族，也还通行于民间。凌纯声先生民国二十四年在云南遇到一个四川大凉山附近的倮倮青年曲木藏明，据说他的父亲能背家谱，上下世连名，数十代相承，丝毫不爽，凌先生曾托他回去笔受一份，可惜后来并没有寄到。(注八)

不过，这种民间口传的倮倮家谱，凌先生虽没得到，我最近却无意中得到两份茶山人的家谱。今年二月间我从大理回昆明，带来两位茶山青年，一个住在片马的叫董昌绍，一个住在噬戛的叫孔科郎。他俩都在密支那英国人所办的中学念过书，能说茶山、浪速、山头三种语言，兼通缅文，略懂英文。有一次我请他们讲茶山的故事或历史，孔科郎毫不费事地很快就写出他自己的四十六代家谱来。我当时喜出望外，颇为惊讶。再问董昌绍，他也背出九代来。这两份家谱完全是父子连名的。现在分别抄在后面：

(甲)孔科郎世系

1. Ya be Bawm
2. Malshaw Bawm(弟)
3. Bawm Shaw Chung
4. Chung Shi Nin
5. Shi Nin Hkying

6. Hkying da ək
7. Da ək Saw
8. Saw Yaw Chu
9. Chu Fu Fek
10. Fu Fek Hkum
11. Hkum Kwe Zik
12. Zik Hku Lam
13. Hku Lam Pe
14. Shaw Gyaw Laxang
15. Xang Zaw Byu
16. Byu Zaw Te
17. Te Mau Yau
18. Rau Yau Hpyau
19. Hpyau Byaw Yang
20. Yang Lawm Lik
21. Lik Ding Chit
22. Chit Kang Yau
23. Kang Yau Gwi
24. Gwi Chung Chik
25. Chung Chik Yaw
26. Yaw au Ding
27. Ding Law Waw
28. Waw Law Jang
29. Jang Law Bawm
30. Bawm Law Nu
31. Nu Kyang
32. Kyang Bau
33. Bau Myaw

34. Myaw Htuk

35. Htuk Bawm

36. Bawm Zing

37. Zing Yaw

38. Yaw Bawm

39. Bawm Hkaw

40. Hkaw Ying

41. Ying Sau

42. Sau Ying

43. Ying Yaw

44. Yaw Ying

45. Ying Hkaw

46. Hkaw Lang(孔科郎)

据他自己说，第十三代以上还没真变成人，他们和牛狗草木都可以讲话。第十四代起才是人。

(乙)董昌绍世系

1. Yawn Sau

2. Sau Chang

3. Chang Lang

4. Lang Bau;　Lang Gying

5. Bau Zung; Bau Ying; Bau taik

6. Zung Ying

7. Ying Sau

8. Sau Chang

9. Chang Sau(董昌绍)

据他自己说，约在四百年前第一代初来片马，披榛莽，启山林。现在下片马有他的坟和碑，碑上刻着他的像和汉字。第四代的坟在下片马 Gyung Gyang 山上，没有碑。第五代的坟在下片

马 Aw Yaw Bau，也没有碑。孔董两个人比较起来，董的先人似乎搬来的晚多了。

茶山和么岁倮倮不同，他们自己没有文字，现在借用的罗马拼音还是韩森(O. Hanson)给山头人造的。然而他们把家谱记得这样熟，那就可见父子连名制的构成，恐怕就是帮助没有文字的部族记忆世系的。

茶山人属于藏缅族的缅人支，足征父子连名制并不以么些倮倮为限。凌纯声先生根据 Phayre 的缅甸历史(History of Burma)第 279 页说："在二世纪至四世纪的时候，缅甸有孔雀王朝 Moriya，其王亦父子连名，如 Pyu-so-ti，Ti-min-yi，Yi-min-baik，Baik-then-li，Then-li-jong，Jong-du-yit 等名。所以父子连名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广义的藏缅族的文化特征。"(注九)现在我既得到茶山的两种新材料更可以给凌说添一个佐证了。又据陶云逵先生说：他曾亲见栗粟，阿卡老人，背诵他们祖先的名字可以到四五十代之远(注十)。我企望他赶快把材料拿出来，供我们比较参证的资助

大凡人一有了癖好总是没法子救药的。朝山拜庙不知流连风景，欣赏自然，看见人家一本断烂的家谱有什么希奇？然而竟自下笔不能自休地，小题大作地扯了六千多字，岂不是那点儿考据癖在作祟吗？话又说回来了，既然费了那么大的劲，跑了那么远的野马，还得勒住丝缰，有个交代。于是总结上文，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鸡山悉檀寺所藏的木氏宦谱从牟保阿琮的本生父"爷爷"修起，和木氏宦谱图像世系考同出一源，但缺修木仁木秀木睿木汉木景五代。比丽江蛇山的木氏历代宗谱碑上面少了十四代，下面缺了一代。

(二)父子连名制是广义的藏缅族的文化特征，就我们已经得到的材料来讲，在唐代的乌蛮或爨人，么岁，倮倮，窝泥，阿

卡，栗栗，茶山，缅甸都通行的。

（三）这种顶针续麻式的父子连名制是帮助没有文字的部族，乃至于有文字的部族，记忆他们自己的世系的。

至于费孝通先生是否嫌我积癖太深，当代的文学家是否骂我给名山减色，且自由他，何暇计及。

三十二年五月四日，昆明青园

（注一）原缺，据木氏历代宗谱碑校补。

（注二）见陶云逵关于么些之名称分布，与迁移一文后所附丽江木氏宦谱比较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一三五页后。二十七年——出版。

（注三）此名采凌纯声说，见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一卷第一期，六十六页，董作宾称此作"以父名为子姓的制度"尚待商酌。例如，皮罗阁与阁罗凤皆属蒙氏，皮与阁都不是姓。

（注四）见董作宾爨人谱系新证，中山文化教育馆民族学集刊第二期，一八三页，一九二页。

（注五）见前引凌文七〇页。

（注六）武老撮兄弟共十二人：(1)武朱只，(2)武朱佗，(3)武朱仪，(4)武朱帝，(5)武朱义，(6)武朱明，(7)武朱觉，(8)武朱朋，(9)武朱通，(10)武朱替，(11)武朱执，(12)武老撮。

（注七）母齐齐兄弟共六人：(1)母亚考，(2)母亚怯，(3)母亚奢，(4)母亚卧，(5)母客客，(6)母齐齐。

（注八）前引凌文七〇页。

（注九）前引凌文七三页。

（注十）前引陶文一二五页。

跋

罗常培先生写下十多部语言学专著，一百来篇语言学论文。而且，他教出许多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也有的在国外，从事语言工作，卓然成家。他继往开来，不断开拓，是我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这些，大家都知道，都认可。除了语言学之外，他还写过两本文艺性的游记，《蜀道难》和《苍洱之间》。这方面，许多人都不知道，一些谈罗先生一生业绩的文章也没提起。这也难怪，这两本书印数少，又是在抗战期间的后方印的，流传不广，连当年给《蜀道难》写序的"世纪老人"冰心都说，"如今这本书也找不到了。"她说这话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罗常培纪念论文集》401 页，一九八四，商务）。我保存的一本还是解放前在一个学生手里偶然见到，向她要来的。《苍洱之间》似乎流传更少。

罗先生在《蜀道难》自序里说，"生来不是文艺天才，更加缺乏素养。"认为自己即使有点文艺"灵气"，也被积年的研究语言的辛勤工作给窒息了，并引鲁迅当年亲自对他说的"创造研究是不能同时兼顾的"自身经验为证。是的，罗先生不以文学创作名世，但只要读过他写的《中国音韵学导论》和《汉魏六朝文研究》（整理

刘申叔遗说》这两本书，就会知道他用文言说理叙事是何等严整精练，音节和美。他写的许多通俗性谈论语言文学问题的文章晓畅明白，举重若轻，口语化的程度又完全像他平日的谈话或讲演(有些本来是演讲的笔录)。罗先生有深厚的文学修养，驾驭文字有匠心独运的功力。在研究典重的语言问题之余，给我们留下这两本文学著作，特觉珍贵。

其实，这两本书也都跟罗先生的学术研究相关，是他学术研究的投影，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的记录，只要一读就清楚了。《蜀道难》固然写了旅途的艰难曲折，写了峨嵋胜景等等，也写了抗日战争大后方学术界的许多事，文化界的许多人。如果要了解抗战期间我们学术文化界的情况，其中有不少第一手的难得材料。罗先生四十年代初期曾三次从昆明去苍山洱海之间的大理小城(最后一次是一九四四年夏秋之间，同去的众人中有我)，主要目的是调研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那里秀丽的自然景物，独特的风土民情，动人的民间传说，丰富的历史遗迹，触发了他因搞研究而并未窒息的文艺"灵气"，给这现如今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写下一份半世纪前的人文写照。

罗先生自小有写日记的习惯。我看过他十六七岁时的整本日记，也看过他四十年代日记的散页，都是用墨笔工整书写的，记叙详尽，兼有笔记性质。因此，他写这些游记性的文章不光凭记忆，而是从日记里生发，演绎扩充而成，所以写来头头是道，有凭有据，却又不是干巴巴的流水帐，而是文质交映，挥洒自如，真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使人读来不觉终卷。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罗先生为人朗爽耿直，胸无城府，曾有"文直公"之称。他写文章不故作高深，不矫揉作态，不玩弄辞藻，正如他自己说的，"有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说到底，这是对读者的真诚，是品德的体现。相形之下，现在常见报刊有特别标出"散文"的，其中不少以扭曲语言为创新，以故

弄玄虚为深奥，有似梦呓，不知所云。这是“文心”不诚，“文德”不直，把假冒伪劣货色混入精神产品领域。说到底，也是作者品德的体现。

罗先生逝世快四十年了，读其文，想见其人。他的风范令人深切怀念。

周定一

一九九六年六月于北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苍洱之间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１８２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５／ｄｉｓｋｉａｃ／ｉａｃ４１／０８／！００００１．ｐｄｇ